

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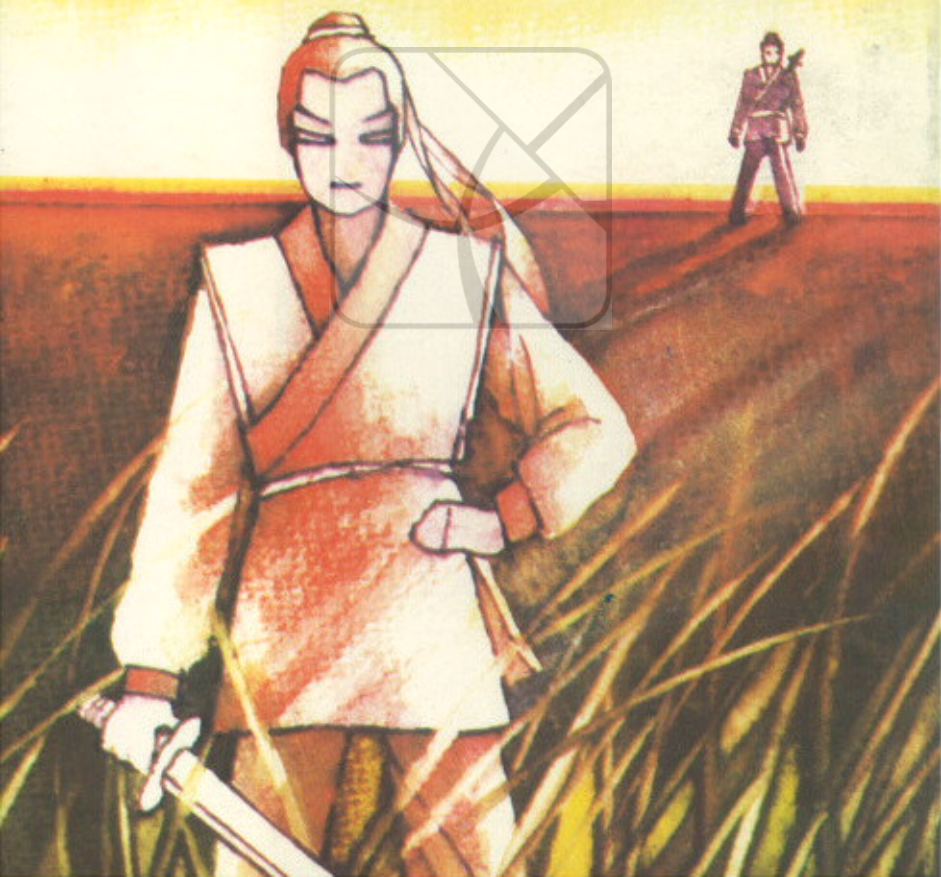
多少

豪傑

神州文集

第三號

陳劍誰等著



林亭延劉愛相見
2011年3月21日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一 時 多 少 豪 傑



傑豪少多時一

號三第集文州神

風勁吳●嘯清周●弓長張●居新林●誰劍陳
烟飛陳●楚君蕭●任天胡●安瑞溫●鵬海羅
惠碧黃●治國張●輝濟楊●珊佩余●燕輕秦
舟墨方●華子洪●愜家徐●棣蘭陳●鳳幼徐
樓小戚●平雁廖●秋邊雁●陽秋江●眞娥方
星昏黃●平任溫●閨雲林●昇虹忍●源添王
還鳳曲●錚鐵李●恭昆謝●珍美楊●塵激鄭
安秋●而涯●旅鵬●雄正銀

目錄

天(小說創作)

陳劍誰

■ 掃花

.....

七

林新居

■ 六合

.....

毛

張長弓

■ 雙曲紋

.....

毛

周清嘯

■ 違警記

.....

壹

吳勁風

■ 看晚霞滿天

.....

壹

羅海鵬

■ 重生

.....

貳

地(神州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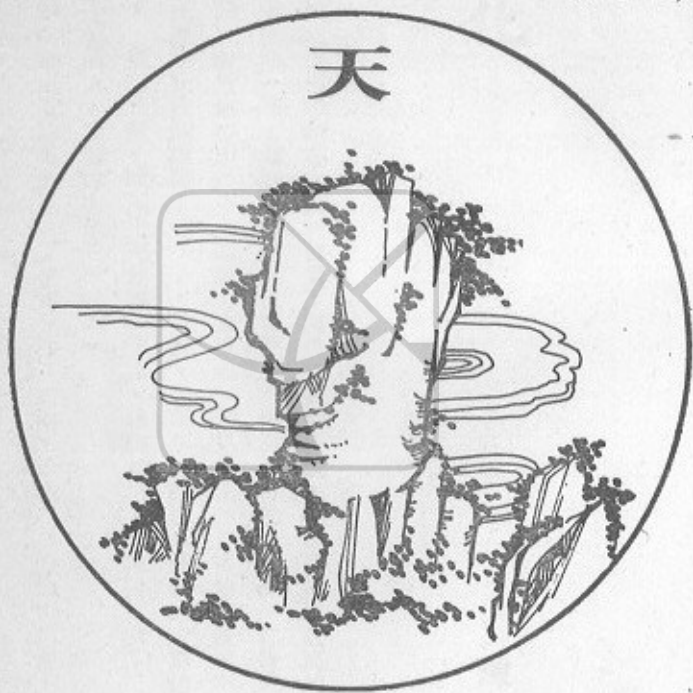
師（文學論評）

秋安 ■ 北定中原……………	三九
鄭激塵 ■ 亮麗的神州……………	三三
楊美珍 ■ 語無倫次……………	三六
謝昆恭 ■ 大丈夫當如是也……………	三〇

神州編後

李鐵錚 ■ 江湖寥落爾安歸……………	三七
曲鳳還 ■ 座中人物三傑……………	三二
周清嘯 ■ 去了天涯的白衣……………	三四
吳勁風 ■ 宜用鄉音讀鄉愁……………	三五
銀正雄 ■ 解開鄙視的結……………	三九

天



掃花

陳劍誰

有時候我很怕和趙在一起。每當下課最擁擠的時候，他總喜歡以最高的速度踩腳踏車，只聽腳踏車『唧』地一聲，趙的身影便隱沒在我見不到看不清的人堆裏。然後我一個人失魂落魄地騎腳踏車，却又著慌地穿過最多人的地方去找他。却見他怡然自得地扶着車把在不遠處的路口看我，又一本正經字正腔圓地說：『小子，妳看。我騎車的速度永遠快妳十萬倍。』

這一天，風和日麗，我剛上完最後一堂課，趙突然很嚴肅地告訴我：

『小子，明天，我帶妳去見我母親。』

我和趙彷彿已認識很久很久了。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系裏的迎新晚會上。那時我大一，他大二。很必然地，他學成了我的兄。

在填學長意見欄上，我是這樣寫着：『男生，愛好文學，江南人氏。』在想像中，唸中文系的男孩若帶着吳儂軟語背古文，應是另一番風致。

趙是江蘇人，說話是一口標準的京片子，站在繽紛的人潮中，他就像黑夜裏一尊發亮的鐵塔。

『我像我母親，她在東北松花江畔長大。』第一次見面，他便這樣對我說。

我喜歡江南人氏，因為爸媽便是來自那令人綺思的江南，江南的風光彷彿永遠是天麗水藍，爸媽便在夕照中走過白堤與蘇堤。而趙說起東北的松花江畔，那黑山白水的中國，便成了我們日夜流連的話題。

『我外公在十四歲時就開始出來闖，到四十歲時半個東北的鐵廠和礦廠幾乎都是由他經營。所以人人稱他洪半城，在東北提起「洪半城」三字，咳，連小孩都不敢夜哭。』

他總是很誇張地說這些，就像他騎腳踏車一樣——

『當年我外公在東北，有一匹又高又駿的大白馬，那匹馬只有我母親會騎，而她總是喜歡在夜半騎快馬出城郊遊。』

有好幾次我幾乎要衝口對趙說：

『你帶我去見你媽。』

但總覺得很難出口。因為充其量我也不過是他要好的女同學之一。他總叫我『小子』，在我面前，我是覺得自己渺小又渺小了。

我不知自己為何會和趙很熟悉，總覺得我們有某種血緣上的相近，他是江南人，我也是。但他還來自冰雪的家鄉，而我却是道道地地的南方兒女。我們志趣相投，在校內，趙彷彿還是很出名，有很多刊物，在他手中才告創辦，很多言論亦由他率先發表，只是在功課上，他却一直落後，而在這方面，我却永遠是爸媽最驕傲的好女兒。

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問他說：

『你家裏不關心你的功課問題嗎？』

『功課！功課！我家裏跟我的功課有何相干？』他突然暴躁了起來。

每次總是這樣，我主動地提起他家裏，他就會變得很暴躁。但是若由他談起，話便像東北的松花江一波掩過一波。

『我外公在東北的礦場，是騎快馬跑半天也跑不完的。我媽媽是長女，我外公最喜歡她。在東北，就只服侍她的女僕就有二十位之多。我媽常說，她在東北的房子好大；就一個後花園，就比我們學校的傳圖大上二三倍。』

『我母親自小喜歡唱戲，我外公便自關內請了一位名師來家裏教她，直到有一天——』

我靜靜地聽着，但是趙却好像觸到什麼最痛的隱瘡似地，嚥口不提。

我想追問，但是他却一字也不肯多說。那神情令我好畏懼——臉色鐵青，厚鏡片後的雙眼眨也不眨。從我的角度看去，趙更像一尊鐵塔了。

趙喜歡穿深灰色的襯衫配上黃卡其的學生褲。他永遠也不許我穿牛仔褲。但我實在不能接受他這無緣無故的觀念。

現在，他要帶我去見他母親，我心中却有些憂懼不定。我不清楚他母親是個怎樣的人物，只知道她曾經是風靡東北的名媛。單只這一點，我便十分想見她了。我喜歡那些在我嚮往的河山中生活過的人，他們令我更懷想美麗的中國，更何況，趙的母親很喜歡唱戲。但是，我不知自己為何開始担心。我害怕，趙伯母完全是我想像之外的模樣，那時我是怎樣也無法平衡心中的失望。

『妳知道嗎？在東北我媽有多出名。在她十六歲時便有許多人追她。有俄國軍官、日本空軍，還有上海的名公子。但是幾經挑選，我外公和我母親對他們沒有一個中意。甚至還有一位日本空軍爲了追我母親，每天駕着飛機在我母親上學的學校上空低飛三圈。』

講起這些，我便又落入了深深的遐思中。身邊的花，路旁的樹，匆匆而過的行人，便像流水般流逝，流到市潮的最底部。我和趙便彷彿走在無人的椰林大道上。那遐思令我愈陷愈深，我幾乎要無法回到現實的世界來了。

但天空的豔陽依然高照，天橋下的車輛依然急馳而過。我依然擠着公車上學、下學。依然和趙騎車狂嘯在椰林大道上。趙依然活躍在校園中，今年他又當選了畢聯會的主席。他依然時常找了許多長稿要我重抄。

『妳見我母親，千萬要穿長裙，而且要穿雪白的長襪。』

『有沒有搞錯，要穿雪白的長襪！這是什麼時代，你乾脆要要我穿旗袍好了。』我忍不住大聲抗議起來。

『我母親喜歡這樣，妳就順從她一點。』

『你瘋狂似地騎腳踏車也是爲了順從她的意思？』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這是三年來，我第一次覺得他瞪眼很怕人。雖然外面天氣溫和，而我却覺得不寒而慄。因爲我從來就覺得他是系裏戴眼鏡的男同學中最文氣的。

『記著，見到我母親千萬不要提起唱歌的事情。』

不知道爲什麼，提起唱歌的事情，他總是嚴厲地禁止我談下去。彷彿唱歌的事情隱隱牽動著他和他全家的脈搏。而我却瞞著他，在每週三的夜晚偷偷地到師傅的家裏學唱崑曲。師傅時常贊我有唱曲的天賦，我又豈肯讓我的天賦因趙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荒廢。

*

*

*

這一天也不知怎的。天突然寒了起來。我依趙的要求穿了一身藍色的長裙，但我却是怎樣也不肯穿上一雙雪白的長襪，而代之以新買的一雙絲襪。

趙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帶我默默地上了擁擠的零南公車。一路上我看也不看他一眼，他也是直直地望著前方，就在『古亭市場』，他拉鈴，我跟他下車。

就在那座古老却滿飾紅色小燈的土地公廟後，是一條又黑又窄的長巷，巷口還挪出了空位擺賣香火煙燭。我隨著趙走在彎彎曲曲的窄巷中，像是走在微有亮光的迴廊。迴廊盡處是最低處，是一條僅有在我家居的小鎮中才有的大馬路——兩輛車的寬度，却行著三輛車。

走過了這條大馬路，我們來到了一排日式的矮房子前——其中有部份已開始拆除了，外面橫著一塊赫紅色的鐵匾，上面用白色的美術字寫著：『蘭馨家園——國有建設公司。』

天突然黑了起來，彷彿就要下雨了。趙喃喃自語說：『千萬不要下大雨。』我忘記了和他的不快，不解地抬頭問他：

『爲什麼？你害怕下大雨啊！』

『嗯！要是下大雨，不到十分鐘，我們家便要流水了。』

然後，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地說：

『我們走吧！我家快到了。』

彎了一個彎。這地方彷彿比剛才那地方又低了幾公分。可能也是因為長巷的關係，這地方像是終年陽光不足而顯得有些難堪。

而我們現在就停在一間看不出大小的日式公寓前。因為在紅色木門後好像有一塊空地，那空地上有一株很高的榕樹，幾乎遮去了木門後的房子，我不由有些緊張起來。

『誰啊！』這聲音好脆好細緻，雖是有些蒼老却帶著童稚的嘹亮。

『媽，是我，二哥，帶同學來看您。』

從踏入玄關起，我就幾乎不知如何說話了，眼前這位女人，是我早就想見的趙媽媽。在她面前，我竟有些愕然訝然以及不知所措。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高大、白皙、蒼白却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的女人。長長的頭髮有太半已灰白就鬆鬆地圈在腦後。她好像剛自廚房出來，雙手油漬却忙碌地在圍裙上擦拭著。而最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這樣一間陰暗的房裏，她却穿著一雙黑得發亮的橡皮雨靴。

『哦，妳是李小姐啊！請坐！請坐！』

才脫下皮鞋，趙媽媽又忙著張羅我的座位。我順從地跌坐在藍色沙發上，啜了一口熱茶，慢慢定下神來。

趙快步地走向他母親，低低地告訴了她母親不知什麼話。在這樣的屋裏，我彷彿有一種被攔

置的感覺，只是把雙手緊緊地埋在褶褶裏。趙仍低頭講著，他看也不看我，那樣子好陌生。趙媽媽頻頻點頭，又不時地望了望我。終於我的眼神和趙媽媽相碰了。趙媽媽突然對我咧嘴一笑，那笑容像是一笑便永遠掛在她臉上。趙媽媽原本多皺紋的臉，此刻因笑容而顯得有些扭曲了。我有些不敢抬頭看她。因為趙媽媽黑黝黝的眸子中，彷彿有兩簇不定的火燭在明滅，我真的不敢抬頭看她。

趙媽媽親切地拉著我的手說：

『李小姐，今兒個就在我們家便飯。不要客氣啊！』

我突然發覺，若非歲月的滄桑，趙媽媽應是擁有一張令人嘆為觀止的臉。那深邃的雙眼若沒有刀刻似地魚尾紋，應是一雙瀟水般地秋水。

在趙媽媽面前，我真的有一種說不出話的悸動。

想是室內的空氣緣故，它令我頭暈。趙家的天花板好低。客廳僅容四張沙發，一扇紙門便隔開了客廳和廚房。趙媽媽高大微佝的身影在窗外忙碌著，煙霧瀰漫了一室，趙若有所思地望著我，然後對著窗外幽幽地說：

『當年大陸淪陷時，共匪就在我們家前院的大門圍攻著，我外公一家在匆忙中自後門逃命出來。億萬家財是一分也沒來得及帶出來。昔年叱咤風雲的東北洪半城竟是老死、病死、窮死在台

灣南部的小鎮上。臨死前他還苦苦唸著東北的老家。』

我一直靜靜聽著，趙的聲音似一則緩而低沈的二胡，就奏在日暮的黃昏裏，我覺得我們又像從前一樣熟悉了。

暮色四合，屋外有垃圾車的音樂聲響起，這時正是趙伯伯回來的時候。見到了趙伯伯，我心中便踏實多了。趙伯伯是標準的心寬體胖型的公務員。笑起來臉紅通通的，直像一尊彌勒佛。才回到家裏，放下公事包，趙伯伯為自己滿滿地斟上一杯熱茶，便坐在我對面和我閒聊起來，趙伯伯的國語和爸爸一樣，有著濃濃的江南口音，和他講話，有一種很自然的親切。

『暖，這樣的天氣真是很不爽，早上還挺溫暖的，現在却開始下雨了。』

若非趙伯伯這麼一說，我真是不知道外面已開始下雨了。我豈首望窗，窗外正是那株高大的榕樹，榕樹外的景物看不清楚。依稀彷彿間有『唏噓！』『唏噓』的雨聲傳來。看來雨勢是不算很大。

趙對他父親總是不太愛理睬的，有時趙伯伯隨便問趙一句，趙總是充耳不聞，趙伯伯的聲音就濃濃濁濁地在幽暗的屋內蕩開，我只得不著邊際地代趙回答——『是的。』

趙媽媽炒菜下鍋的聲音就在身際，大廳上的趙，我和趙伯伯誰也沒再說話。而窗外那『唏噓』『唏噓』聲却愈來愈響了。

趙長身立在窗前看窗外的景，在這樣黯淡的燈下，趙那身灰襯衫更是如織一般的顏色。我想走到窗前，和他併排站著，總覺得一舉一動都不自如。

也不知多少次了，我幻想趙的家應和趙媽媽一樣，是最具中國北方風味的。而這樣的一間小矮屋，彷彿一年四季不分晝夜只亮一盞昏黃的燈，而趙媽媽就坐在藍色的舊沙發上，用最脆最細緻地聲音講起她從前在東北的故事。我甚至還想，若是在落雨的夜晚，趙媽媽吊嗓的聲音，就伴在幽幽的琴弦中如泣如訴，那是否也正如師傅教我唱的一段詞：『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幾乎就在同時，趙的警告突然又在我腦中迴響——『不要提起唱戲的事情。』但是，我却開始想像趙媽媽現在的模樣，若是上起戲來，真不知是個怎麼樣的情景。

『開飯囉！』趙媽媽高大微佻的身子就立在我的面前，她微微地對我說：

『不要客氣哦！在這裏就像自己家一樣！』

我笑笑地點頭，望了望身旁的趙。

『噯，我最不會做菜了。以前在大陸，連廚房的門檻兒都沒進，來台灣才開始學做菜。做著做著也做了三十年的菜，但到現在也只會燒幾樣北方小吃，李小姐是南方人，只怕今天的菜會不合妳的口味。』

說完話，趙媽媽竟對我歉意地笑笑。又忙著在我的飯碗裏加菜，忙得我只得低頭吃飯的份。

『趙伯伯不也是南方人嗎？』我幾乎忍不住要加上這一句，但又覺得有些不妥，因為從上飯桌開始，趙伯伯是連一句話也沒說，和我一樣，也是低頭吃飯。

『李小姐也是中文系？』

這是飯後，趙伯伯問我的第一句話。

『當初二小子考大學的時候，我原本是不贊成他唸文科的。但是他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願望——進大學中文系，而且他媽媽也支持他——』

『哎呀！雨下得這麼大，等一下又要淹水了。』趙媽媽穿著黑亮的雨靴，站在落雨的窗前，不安地說。

隨著趙媽媽不安地喊聲，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望向窗外，只是窗外一片黝黑，我什麼也看不到，只覺得雨絲綿綿密密，像是在黑夜裏織就一副令人看不清的網。

我就坐在窗前的沙發上，趙媽媽就站在我身側，突然和趙媽媽這麼接近，我覺得有滿腹的話要和她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趙媽媽，您坐下歇著，這雨不會下太久，待會兒就停。』

然後我又問了一句明知故問的話，因為趙媽媽現在就坐在我左側的沙發上，披上了一件厚而黑的羊毛衣。

「趙媽媽，您是東北人？」

「嗯，東北，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現在這個季節，東北就開始飄雪了，松花江也開始結冰了。」

爲了看雪，去年冬季，我瞞著趙，偷偷地報名參加合歡山健行隊。生長在四季如春的台灣，我真希望這一生也能度一次有飛雪的冬季。當然，我最希望的還是，趕快反攻大陸，讓我再回到那三月鷹飛草長的江南。

「趙媽媽您來台灣多久了？」

「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們就住在這裏，三十年後我們還是住在這裏。」
我看了一眼坐在對面看報紙的趙伯伯。他彷彿對我們的談話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媽，我曾經和她談了好多關於您在東北的事情。我還跟她談起了外公。」

聽了趙的話，趙媽媽似乎很欣喜，那蒼白的臉孔，此刻因興奮而緋紅。她微微地笑著，臉上的皺紋似一道道輕輕劃過的弧線，就和諧地安適在最恰當的角度。

「沒什麼嘛。那都是年輕時代的事，現在，唉，都老囉！」

趙媽媽說話總是拉很長的尾音，細細地，再慢慢消逝，唉，我又想起了師傅說起平劇裏唱流水的聲音。

『李小姐，在學校參加什麼社團，我聽說你們學校有很多社團。』

真不知趙伯伯竟會突然問起這問題。而我似乎還沈思在趙媽媽的說話裏。

『嗯。有好多社團，像舉聯會等等均是。對了，還有國劇社、崑曲社。』

最後的話，我是興奮得忍不住想告訴趙媽媽。

『妳有參加唱戲啊！大學裏有專門教唱戲的啊！』趙媽媽咬了咬下唇，然後竟似無限感慨地說：

『唉，又是唱戲。好久好久了，我……』

趙媽媽彷彿在喃喃自語，而我此時的心情，竟像突然奔却的黃河，一瀉不止。我因為這樣的心情而興奮。

『不，我才不參加學校的。我自己會唱。趙媽媽，您唱戲一定很好聽……』

『不好聽，一點也不好聽。』

幾乎就在趙媽媽要起立奔向屋內時，我突然發覺趙媽媽臉上也不似先前的緋紅，而且是愈來愈蒼白。真像那年沒有燈的黑夜，家裏點的一根白蠟。然後，趙的警告似大鐘雷鳴地又在我腦中

敲響。

『記著，見到我母親，千萬不要提起唱戲的事情。』

天呀！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怎會提起這事？

我暗暗告訴自己：『糟了、闖禍了。』但是，禍在那裏？我有些不敢抬頭看趙，但是我知道現在我一定是很平靜很勇敢地回視趙。我的心一寸寸往下沈，似我常在夜裏做的惡夢——我被擲入一個黑不見底地深淵，然後『嗤』地一聲，我被刺穿在不知名的尖石上。張著嘴大呼，但是連最後一絲的氣力都被割斷。鮮血就滑著石縫一寸寸地流乾。

趙只是很冷靜很陌生地看了我數秒，然後我就再也看不清他了。彷彿他已走到我身前，依然是灰襯衫黃卡其褲。

『我告訴過妳的。』

所有的意識彷彿都已離開我而去，我只聽見趙狠地留給我這句。

『好孩子，唱齣戲給趙媽媽聽。』

趙媽媽像從不知名的地方而來，然後對我細聲地說。

『我……』我再看一眼趙。

『我唱「掃花」。』

再不唱，我是一輩子也躲不開趙那雙令我墜入惡夢的眼神。

『……秋色蕭疏／下的來幾重雲樹／卷滄桑……』

薄薄涼涼，似兩片最細亮的鐵片在鏗鳴，這不是我的聲音。我睜眼望向身邊的趙媽媽，才發覺趙媽媽是流著兩行清淚在唱。她忘記了她在流淚，也忘記了原來唱曲的我。

趙伯伯不知何時已離開了室內，而趙也不知在何時竟找來了一隻笛，爲趙媽媽和曲。笛聲時斷時續，隨著趙媽媽圓潤細脆却含淚的聲音在轉折。趙會吹笛，這事情來得好意外，但我却不知如何吃驚。

我在雨下得最大時，悄悄地離開了趙家。想起了趙說過的一句話：

『要是下大雨，不到十分鐘，我們家便要淹水了。』

*

*

*

或許是我們彼此都不想再見面。我已經有一星期沒見到趙了。有時，我會爲自己找一些理由，騎車經過我們常常閒聊的地方。

『小子，妳怎麼這麼矮，我猜中文系的女生，大概是妳最矮吧！』

『什麼矮？這是嬌小。』

我實在不願再想過去的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却往往要重回記憶來，甩也甩不掉。

以前和趙在一起，總覺得自然得像喝水。因為太清淡，所以我喜歡和他拌嘴。但是，大多數時，還是，他談我聽。他編稿我抄稿。我下課他到教室外等我。這便是天地間最自然的事。他教我騎快車，我却永遠也跟他不上。而現在有好幾天見不到他。我的生活便像踏錯了方格子，怎麼樣也走不到適中的位置。

終於，我決心要去他家找他。因為，我還是有太多的疑問和不甘心：為什麼提起唱戲，趙媽媽會變得那麼反常？為什麼唱戲的事情會使得我和趙之間最自然的感情變得最不自然。

『我知道妳會來，我一直在等妳。』

我無暇問趙為什麼不先來找我。因為眼前的景象已令我震愕得不知所云。

『師傅說我的嗓子像春天解凍地松花江。松花江的春天。』

我真的無法相信，這是我僅見過二次面的趙媽媽。在完全未見趙媽媽時，我想趙媽媽一定是全世界最美最嬌怯却最憂鬱的媽媽，她一定梳著光潔的髮髻，穿著最素色的旗袍，腳底下是一雙手縫的綉花鞋。二次見趙媽媽，我不再想什麼，只想見到趙，然後和趙一起聽趙媽媽講從前的故事。

但眼前的趙媽媽，是一個灰白長髮零亂地披在肩上，穿著黑色雨膠鞋跪在窗前的女人。

『妳不要來看我，妳是來看我落魄的。看我流落在這裏的可憐相。求求妳，不要來看我。』

我一步步地往後退，才發覺我已無路可退了。而趙媽媽的哀求聲，變成了狂吼聲。我又看見了趙媽媽那雙黑黝黝的雙眸有著兩簇不安地火苗在閃爍，而這火苗是越漲越高了。

『三十年了，她還是一樣瘋。唉，提起唱戲，她就瘋！』

趙伯伯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年。趙伯伯憔悴了，這份憔悴使他看起來很顛頂。我突然發覺，幾天不見，不僅趙媽媽，連趙伯伯也是添了好多白髮。

這時，有人在我肩上一拍。不用回頭我知道，那是趙。以前他總是這樣拍我。

『走吧！我送你回家。』趙的聲音就響自我身後。

『你走！你走！你不要這樣看我。我不要過這樣的生活，住這樣的小屋子。在東北——』

趙媽媽突然站立了起來，揪著趙伯伯的衣領，在距趙伯伯臉不到三吋的地方大聲地吼。

『妳離開東北已經三十年。我們現在在台北。妳看看，我們的二小子，就站在妳面前。李小姐也來了。』趙伯伯左手輕拍趙媽媽的手，柔聲地說，右手指著我和趙。

趙媽媽放開了趙伯伯，慢慢地走到我們面前，雙眼直直地注視著我們，也不眨。我突然好害怕。

然後她似乎很清醒地握著我的手說：

『我，這一生就是給唱戲耽誤了。』

然後她再看著趙，看著趙媽媽竟開始流淚了，我顫顫地拿起手絹在趙媽媽蒼白地發青的臉上拭著，像拭著一幅最沈靜的女神石膏像。

『二小子。你行。不像你父親，』趙伯伯偏過頭去，看著窗外那棵高大的榕樹。趙媽媽繼續講著，趙低頭聽著，然後他沈靜地對趙媽媽說。

『媽，您歇著吧！』

『外公若在這裏一定最喜歡你。記住！要跟外公說，你是東北洪家的好男兒。你只會唸書，不會唱戲。外公不喜歡唱戲的男孩。』

若是他外公喜歡，趙的媽媽今天又是如何呢？

『從小我母親喜歡唱戲。在十三歲時她便登台唱了一齣「百鳥朝鳳」。我外公也喜歡聽戲，就在自家的後花園搭了一座大戲台。那時正是東北最吃緊的時候，但是不論是蘇俄還是日本，聽到「洪半城」三字也要敬長十分。我母親便時常夜半駕著我外公的汽車在松花江畔遊逛。就是日本、俄國大兵見到這步車，也要對它行禮致敬。』

趙送我出來，我們又走在長長的巷子中，趙家的事、趙媽媽的淚、趙伯伯的搖頭嘆氣，已離我好遠好遠了。

『在東北，十一月雪便下得好深好深。就在一個深夜裏，雪下得正濃，我母親因為心情煩悶

，獨自駕車又往松花江畔。那個夜裏，是我母親一生最大的轉捩點。因為就在那夜之後，我母親這一輩再也見不到她一生最愛慕的人——她的師傅。」

我想起了趙媽媽捂着臉，跪在地上大力地敲地板大聲地哭，哭到聲嘶力竭：

『爹——我不敢恨您！但我好恨啊！』

『趙，這件事我很抱歉！』

我低頭講著，聲音低得彷彿只在我喉嚨裏打轉。而眼淚却不由得也要掉下來了。我真怕趙現在拍我的肩膀，因為我怕快噙不住淚了。

『誰對？誰錯？我是早該知道妳來就會如此的。』

我還是強噙著淚，隨著趙走出了長巷。

已經十一月了，台灣的十一月，天氣好清爽。立在站牌下候車，有風拂面，吹亂了我一頭短髮。

『妳還是不愛戴髮夾。』

我搖頭微笑著。以前騎快車時，趙總是笑我一頭亂髮，然後他一本正經還似模似樣地研究我說：

『戴髮夾，會使妳更整齊、更端莊、更可愛。』

而我總是別過臉去，然後甩一甩亂髮，最誇張地笑著。

『回家？』

『不，不是。今天是週三，師傅答應教我唱一齣新戲。』

趙沒有再說話，只是又拍拍我的肩膀。今天他還是穿著灰襯衫黃卡其褲，在車未來時，他還是像一尊發亮的鐵塔，立在我身旁。我想起了他閉眼吹笛的神情，彷彿有許許多的淚珠就自他緊閉的雙眼中簌簌落下。那時，我竟沒有想到爲他拭淚。

六合

林新居

(天)

說實在的，當我第一眼望見他時，並沒有特殊的好感。

那年三月，我入伍當空軍。訓練基地在虎尾。

剛報到完畢，過沒多久，就開始『落』髮。不到半分鐘，一頭漂亮的黑髮，就落盡了。只見一個個光頭和尚，摸摸腦袋瓜子，望望地下的髮屑，不禁相視苦笑。

晚上又來了一批新兵，是剛從北部來的。我一眼就望見了他——又矮又瘦的身子，穿上過大的土黃色的軍常服，就像鑽到麻袋裏，極不合適。他一個人坐靠在牆角上，蠟黃的臉，無精打彩的表情，却嵌着炯炯有神的眼睛。

明天，他們就要遭到和我們相同『命運』了。睡前，他們忍不住愛撫着留了十幾年的頭髮。

(地)

『嘩！嘩！起床！』

一陣緊急懾人心魄的哨音，夾雜着值星班長黃飛鵬響亮的聲音，劃破了長夜，驚醒了美夢。一陣懶洋洋的伸懶腰聲，此起彼落，彷彿晨光進行曲。

『起床！起床！』值星班長的聲音又響起了：『三分鐘之後，穿好衣服，帶着盥洗用具，連集合場集合；快的小心，慢的倒楣！』

昨天晚上，陸隊長集合大家，介紹隊裏的長官和班長給大家認識。黃班長是這個星期的值星班長。隊長是看他領導有方，在隊裏最是負責盡職。要知，一大羣剛打從社會進入軍中的伙子，在外邊過慣了自由放任的生活，一進到軍中，要他們唯命是從，不是件容易的事。

黃班長也向大家表示：大家都是好兄弟，只要和他合作，不犯規、不投機取巧，這個禮拜，保證大家過得舒舒服服。沒想到，才第一天就厲聲急呼；看來這星期也好不到那兒去。

『真倒楣！頭一天就碰着了黑煞星。』

『真是的，騙人沒當過兵，下馬威也不是這麼下法。』

『倒楣……』

『歹命囉……』

黃班長走了之後，四周一片怨聲載道。我發覺裏頭也夾有他的聲音，——他，雷劍鳴，台北人，初中肄業。瘦巴巴的像病了幾世紀似地，令人見了就不舒服。

『喂！喂！集合——』

雖然滿肚子不高興，大家還是不敢怠慢。

『集合——向中看齊——向左右齊——向前看——』

黃班長站在指揮台上，軍令如山。

『各班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第一班班長！十二號是誰？』

『班長……』聲音有點顫抖。

『不會喊報告嗎？重來！』

『報……報……報告班長，是雷劍鳴沒到。』

第一班班長，叫高雄，是台北人，又高又白又瘦，像溫室裏長大的花朵。這時，雷劍鳴連奔帶跳的跑過來，手裏還提着一隻球鞋，直闖入隊。

『過來！』班長喊住了他。『把鞋穿好。放下臉盆。伏地挺身開始。握拳。伏地挺身二十下。』

伏地挺身。握拳。在水泥地上。二十下。那多難受呀！

只見他，咬緊牙根，吃力地，做完了二十下。

『歸隊去。以後集合不准遲到。才第一天就學會摸魚，投機取巧！』

全隊的眼光都集向了他。他低垂著頭，一副不耐又厭惡的表情。

(女)

『又是你！雷劍鳴！告訴你多少次了，集合不准遲到。遲到了也不會報告才進去。伏地挺身開始……』

幾乎每次集合，他都要遲到。遲到了，免不了又是伏地挺身。

『下一次集合遲到的，青蛙跳跳連集合場三週。』

班長又下了一道命令。沒有一個人敢吭氣。我不覺又望向他；我是第五班，排在他左後方，因此可以清楚地看見他。他仍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雷劍鳴！集合又遲到。青蛙跳跳連集合場三週。』班長毫不通容，言出必行。

他跌跌撞撞的，終於跳完了三週，站都站不穩。見他那麼瘦小，爲什麼不守規矩點。班長也

是人，也是來當兵，何苦折磨他。

『雷劍鳴！下次再遲到，要你爬連集合場三週。』

班長的命令，像一記悶雷，打在每一個人心上。雷劍鳴的表情更僵化了；他似乎有被虐待狂；但我相信黃班長決沒有虐待狂，只是他職責所在，不得不如此。

『做一個革命軍人，最重要的就是服從！』黃班長的話有聲有色。畢竟是年輕有為的好軍人。『一個軍人，要是不服從命令，就沒有軍紀可言，根本談不上訓練，更談不上打仗。反攻大陸的重責大任，要靠我們去完成。但最基本的要求你都做不到，如何去打勝仗，如何去光復國土！』

一聲聲義正辭嚴的聲音，像一股浪潮，不斷衝激着我的血脈。這次，垂首的，不僅是他了。但，像他這樣倔強的人，這麼容易就臣服了？可是在『反攻大陸』的大義之下，誰人不心動！誰人不慚愧！

『雷劍鳴，早餐後到我辦公室來。』這次班長的聲音柔和了；但仍有一股令人不敢抗拒的力量！

*

*

*

我們正在上早自習。雷劍鳴不聲不響的走進了教室。班長沒來。教室一陣騷動。他默默的坐

下來；臉上仍是慣常的表情。

我開始同情他了；但我不欣賞他的態度。

(黃)

『雷劍鳴！』我忍不住要找他好好談一下了。

晚餐後，有一段休息時間，我碰到了他。

他望了我一眼。『什麼事？』

『我覺得你不該……』

『好了！好了！』他沒等我說完，一揮手便打斷了我的話。『我的事用不着你多管。』說着，轉身便走了。

我呆住了。我沒有惡意呀！雷劍鳴！你何苦呢！三個月的中心訓練，雖然苦一點，一眨眼就過去了。何況，這是基礎教育呀！

*

*

*

『雷劍鳴！說過你多少次了，班長的話你當耳邊風！集合遲到，內務不整，打掃不盡責，站衛兵打瞌睡……』

班長像法官般宣佈了他的『罪狀』。一個星期不到，他已是惡名昭彰，有些人已開始鄙視他

，在背後說他不是了；尤其劉大偉和齊欣明，兩個大個子更是看他不得眼，一有機會便找他麻煩，給他難堪。他不言不語，也面無懼色。

*

*

*

晚餐後的一段時間，是一天最悠閒的時刻。虎尾的空軍訓練中心位於鎮郊村莊上，遠天一片彩霞，晚風徐來，輕送陣陣美麗音樂。我順着隊旁的小徑走着，舒展一天的勞累。

『雷劍鳴！你自己找挨揍！』是劉大頭（劉大偉人粗頭大，有『大頭』之綽號。）的聲音。

『我老早就看你不得眼。媽的，像你這一副尊種，想在道上混混都不夠格！』

『雷劍鳴！好漢不吃眼前虧；有種的就給咱哥兒倆瞞個頭，賠個不是。要是沒種……』

『一』

句話——隨你便！』雷劍鳴打斷了齊欣明的話。

我趨前一看，在一叢樹叢中，一左一右，劉大頭和齊欣明正夾圍着他。

眼看就要發生格鬥了。我跑了過去說道：

『大家都是同隊的，有事好商量，犯不着動拳腳。』

『這小子欠揍！我看他皮在癢，揍一揍舒服點！』劉大頭一副氣勢凌人，又是一副流氓氣。

『袁太極！沒你的事。快走開，不准你去報告班長，否則有你好看。』齊欣明也是一副流氓

像。

我並不是怕事，我只是不想惹麻煩。都是自己隊上的，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袁太極！』雷劍鳴面向我。『沒你事。我看今天是非打一架不可了。你退開一步。』我不敢相信，這又瘦又小的雷劍鳴，會說這樣的話。

劍拔弩張，一場格鬥就要發生了。

雷劍鳴突然一矮身子，雙指如爪，雙目如虎。劉、齊兩人不禁同時一震。

就在這一震中，他已擊出了一拳，踢出了一腳。

『唉唷！』幾乎同時，劉齊兩人痛苦的叫了出來；一個按着胸部，一個抱着小腹。

『媽的！看不出你這瘦小子還有兩下子。』劉大頭忍着痛。『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劉大偉是什麼角色。』

我忍不住了笑。你劉大偉也『大尾』不到那兒去，人家只打了一拳，這麼一個大個連一拳都挨不了，還充什麼英雄好漢。好漢不提當年勇，想當年，你也不見得風光到那兒，說不定還是以大欺小，以衆欺寡呢。

本想看雷劍鳴一不支便過去勸阻，若是不聽勸，我只好管這檔閒事了。

雷劍鳴不理不睬，轉身便要走。

『他奶奶的，雷劍鳴！有種的別走。』齊欣明一手撫着肚子，一手指着他破口大罵。

雷劍鳴沒答腔，突然拔高了身子撲向齊欣明，右手一個巴掌揮向齊欣明的臉頰。齊欣明舉手格架已是來不及。『啪！』一聲巨響，齊欣明臉上多出了五個手指印。這只是一眨眼之間發生的事。齊欣明倒退了幾步才站住了腳步。搗着已經紅腫的左臉，嘴角已滲出了血絲，還弄不清楚，是怎麼挨了一腳又挨了一巴掌。

『齊欣明！劉大偉！』雷劍鳴的聲音一如雷鳴。『我生平最痛恨強欺弱，更痛恨滿嘴講話的人。你罵我雷劍鳴沒關係，你侮辱到我親人，我就要教訓你們。這只是小小的警告，你們要是執迷不悟，下回再犯上了我，可沒這麼便宜。』

此時的雷劍鳴，不再瘦小；看起來比任何人都高大。

劉齊兩人對望了一眼，同時欺身撲上，拳打腳踢。

雷劍鳴似乎成竹在胸，早已防到了他們會有這一着。也不知是怎麼閃避的。只見他從他們兩人中竄了出來，然後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回過身，兩掌分別擊向兩人背心。

『碰！』一聲。兩人同時跌了出去，足足有五六步。

劉齊兩人也是吃過風浪的，雖然敗了，仍是不屈。然後，兩人又掄拳衝了過來。這次，雷劍鳴不閃不避，雙爪如鉤，抓向兩人手臂。又是慘叫聲。雷劍鳴手下不留情，又抓向他們的臉上。

劉齊兩人已吃過他的苦頭，不敢硬擋，連忙避開。但那裏躲得開。又是兩聲慘叫，他們臉上都掛了彩。爪痕並不深，顯然他手下留了點情。

這時，兩人已噤若寒蟬，再也凶狠不起來了。

『看我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份上，今天的事就此了結。』

雷劍鳴說話了。這是我認識他一個月不到以來，聽過他說過最多話的一次。

然後，頭也不回的走了。走了幾步，他停了下來。

『今天打架的事，誰也不准告訴班長，誰說出來誰就是王八蛋，而且大家都不會好過。』

(字)

這件事之後，雷劍鳴對我友善多了，見了面，雖然不多話，還是點了點頭，笑了笑。

這件事班長並不知道；但隊裏都知道，雷劍鳴和劉齊兩人打架的事。一定是這兩個王八蛋傳出去的，兩個大個子打輸了一個矮個子，還有臉宣揚出去，真不害臊。而且我聽人說，雷劍鳴像女孩子，不會打架，專門亂抓人，抓得他們兩人臉上，手上都是傷痕累累。如果我不是親眼所見，我真會信以為真；這也難怪，像他這麼瘦小的人，能輕而易舉就挫敗了兩個大塊頭，說什麼，誰也不信。

*

*

*

雷劍鳴，仍是孤傲的，獨來獨往；無視於旁人的閒言閒語，對於別人的鄙視也不加以解釋。雷劍鳴還是依然故我。我真不懂，他看來並不笨，也沒有特殊的表現。他會是天生的叛逆性？我實在不解。

體罰，在軍中是司空見慣的；尤其三個月的新兵訓練，碰到好的隊長和幹部，三個月簡直在度假。若是不幸碰到了『魔鬼隊』，有你受的。我們中心就有一個『魔鬼隊』，聽說那些新兵叫苦連天；處罰、開禁閉，屢見不鮮；因而，逃兵也層出不窮。

在我們隊上，這梯次的新兵，處罰雖是家常便飯，開禁閉倒是還沒人犯上。

雷劍鳴却是第一個。

打架的事，不知如何傳到輔導官耳裏。我們輔導官是出了名的老狐狸；整人方法聲聞鄰里。聽說上梯次新兵，有人被他罰，由寢室爬到餐廳，滿地的泥濘，有將近五十公尺的路。還有，臨到結訓了，好不容易才留了幾分頭髮，一有人犯錯，總是以『理光頭』處罰。因此，說到他，莫不談『狐』色變；正如他的名字：胡任天。

輔導官是我們隊上的權威者，就連隊長也要聽他幾分。輔導官決定的事，隊長只能在旁勸解，從不敢強加阻止。這也難怪，輔導官是官校正科班畢業；而隊長却是『老兵』出身。或許是自卑感吧；或許還有隱情。

雷劍鳴開禁閉之事，是輔導官決定的。隊長曾婉言勸解，他仍是堅持己見。

在中心，開禁閉是最重的懲罰。禁閉還有輕重之分。輕者關兩天一夜，第二天一早，隊長便可保釋。重的關三天，不准帶蚊帳，只能穿內衣褲，蓋沒有被單的棉絮，還要理光頭。好不容易，『小』平頭留了一點，誰也會覺得可惜。

雷劍鳴倔強的進去又倔強的出來，好像就沒發生過一樣。

這期間，我曾送過幾次飯。看到我來，他看也不看；幾次找他談話，他總是避開了。我對他，是既同情又納悶！

(宙)

他是無可救藥了。無藥可救，還有奇蹟出現的一天；無可救藥，是自尋死路；縱神仙降臨，亦是回天乏術。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雷劍鳴，你簡直不可理喻。

人都有自尊心，都有羞恥心；爲什麼你不多爲自己的作爲想想？

*

*

*

雷劍鳴：

我不知你怎麼認爲；至少，在我認爲，你已是我朋友；也就是說，我已將你當作朋友。

一個多月來，我們在一起的機會很少，談話也不多，了解也不夠；可是我認爲，真正的朋友

，是不用多說的，最主要的是彼此認可的一顆心。

我不知道你的過去，也不明白你的遭遇；但我相信，你不會是個自暴自棄、無情無義的人。我的朋友無多，這不是我自視高，而是我的選擇。我當你是朋友，既不是同情你也不是憐憫你，更不是有所目的。朋友的可貴，在於能相知、互助！我真的想幫助你，我實在不願你繼續墮落下去！知道嗎？那是我確信你本不應如此。或許你曾受過很大的刺激；或許你有異於常人的遭遇。告訴我，當我是你的朋友，我願意為你分担！

中心訓練，雖然苦；可是你若禁不起這小小的考驗，那往後更大、更重的考驗，你將如何來担当？如何來肩負？再說，班長的要求，縱有不合理，也是在於磨練你。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就是磨練；禁得起訓練，耐得住磨練，你便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軍人！

至於劉齊兩人，我們可以慢慢改變他們。我看他們，並不是大惡之徒，只要耐心去勸告，一定可以化敵為友。在軍中，若存有私怨，是絕對不容許的。而且，身為中華民國軍人，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匪俄，怎能不攜手合作，而又自相殘殺呢？

我言盡於此。我的一片真誠，希望你能振作起來。
來，握手。

*

*

*

『袁太極！』是雷劍鳴在叫我；像自遙遠的國度傳來的話語，我幾乎不敢相信。

寫了那封信之後，他並無特別表示；就連回我一聲都沒有；見了面也是淡淡然的。我實在傷心至極，對於他，我幾乎已經絕望了。現在，他主動的找我講話，怎不令我驚奇？！

是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輪到我們隊上站大衛兵。大衛兵的哨站，位於中心靶場附近；這一帶都是墳場，在這樣的晚上，倍覺淒厲、可怖。

『袁太極！』這次我嚇着了。只見他炯炯的眼光在黑夜中閃爍。

『如果不是被罰了衛兵，我們也沒有機會共同執行這任務。』

他終於主動對我說話了。是否由於氣氛太淒厲，他也想驅除心中的恐懼感。

『入伍一個多月來，我可以知道，你是唯一真正關心我的朋友。』他繼續說，幽幽的聲調中帶有堅定。『也許我不夠格當你的朋友；我的所作所爲，一定使你失望透了。我辜負了你真摯的友情。我從沒有過朋友，你是第一個。』

這會就是他性格孤傲冷癖的關鍵嗎？我似乎一下子明白過來了。

『那次打架，你挺身而出時，我就當你是朋友了。事實上我是忍無可忍才和他們幹了起來。他們不知惹了我多少次了。我不想滋事；並不是我怕，我只是不願意。打從入伍時，我就下定了

決心，不再打架，也不以武功傷人。唉！可是我却做不到……」

他告訴我，他是個孤兒。一生下來，父母便雙亡。『是被仇家幹掉的。』他悲憤的說。後來他小叔叔收養了他。小叔叔是個不務正業的浪蕩子；但很疼他。小叔叔還學了一身好功夫。從小叔叔便教他武功，教他打架。初二那年，小叔叔在一次鬥毆被圍攻中受暗算重創身亡。自此，他成了真正的浪子，無親無故，無依無靠，只能在『黑社會』裏混。但他生性仁慈，每次打架，只要挫敗了對方便罷手，從不趕盡殺絕。因此他得了一個外號叫『玉面虎』。老虎，人見人怕；但對於『玉面虎』，人人敬而遠之。

『我是當「打手」長大的。』他自我解嘲的說：『五六年來，我不知打過了多少次架，也不知傷過了多少次。打架，對我來說，已是不算稀奇。由於我的功夫底子好，單打獨鬥，或是五六人圍攻，很少敗過，從沒有不能全身而退，但我十九歲那年……』

『十九歲那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也是我脫離黑社會的一年。那年的冬天，好不容易，我才擺脫了幾年來的黑道朋友。（我說朋友，那完全是利害關係，互相利用的朋友。毫無道義可言。）就在我剛過完十九歲生日那天晚上，我碰到一件生命中最棘手的事——我遇到了剋星，三個功夫很好的傢伙；正圍着一位女孩；她也不算大，頂多是二十歲左右。我生平最痛恨男人欺負女人，而且又是三個大男人；我那羣亡命的弟兄，沒有人敢對女孩子無禮，要是讓我知道有人欺負一

個弱女子，有得苦吃。我已忘了這不再打架之事；我已覺悟到，只有靠着雙手去幹有意義的事、去開創自己的前途，才對得起逝世的父母和養我長大的小叔叔。但眼前的事，容不得我袖手旁觀；我是爲一個「義」字再度出手。結果，我打敗了他們，但自己也受了重傷。我足足在醫院裏躺了將近一個月。自然都是她照顧的。她是一位孝順的女孩。父親早逝，家裏有一位老母和幼小的弟弟，使得她年輕輕的就要負起家的責任……。」

就這樣，在「愛」的薰陶下，他變乖了，上進了，也有了正當的職業。他告訴我，他發覺自己偷偷愛上她了。但她對他，只是姊姊對弟弟一般。後來在他入伍之前，她結婚了。

「這就是你之所以自暴自棄的原因吧？」我的推測如此。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想不想看我打一套拳。這是我小叔叔自創的一套拳，叫「六合拳」。」
他將槍枝遞給了我，這在執行任務上是犯法的。

「取名六合，就是截取各家拳路之所長。比如南拳的拳術，北拳的腿法；包括少林、武當、太極三大名派之所長，配合五形、八卦拳法，外加鷹爪等等，因爲凡是拳法之精華，盡都融於此套拳法，所以就稱爲「六合拳」。我學到的僅是小叔叔的七八成火候而已。但只要學得三四成，防身自衛，就足足有餘了。」

說完，一抱拳，氣凝神注，宛如天地六合與之合而爲一。全身罩滿了無比祥和的氣勢。這和那次打架之劍拔弩張，成了強烈對比。

天地謂之乾坤。上下左右四方謂之六合，六合之拳，可見其包含性和廣深性了。

端地，一忽兒如猛虎出岬；一忽兒又似遊龍戲鳳。一下輕忽若遊絲；一下又是沈穩若泰山。輕、重、快、慢、緩、急，無一不具，無一不備。攻中有守，守中有攻；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拳中有腿，腿中含拳。有時拔高作鷹衝豹撲狀；有時低身作虎踞龍盤狀。虎虎生威時，氣壯山河；溫和柔曼時，又似春風駘蕩。甚是精彩絕倫。在暗夜中，雖不能完全看清其拳路，但仍感覺其咄咄逼人之氣概！

一套拳法下來，他臉不紅氣不喘。一抱拳，對我一笑。接過槍枝。

『佩服！佩服！！雷劍鳴！看不出你深藏不露至此。小時候我也學過幾年國術，跟你比起來，真是差得太遠太遠了。』

『別忘了我是打架長大的。』

他中氣十足的聲音，迴蕩在夜空中，也迴蕩在我心中。

（洪）

『袁太極！』是劉大頭和齊欣明在叫我。

『什麼事?!』我對他們並無好感。他們一定見我和雷劍鳴較親近，故意來找碴的。

『太極!』少跟那姓雷小子在一起。』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們對你並無壞印象，你不要把好心當驢肝肺!』

劉大頭說話的樣子真叫人厭惡。

*

『太極!』雷劍鳴真的當我是朋友了。

『什麼事?小雷。』我也改變了對他的稱呼。

*

友好的力量真的這麼大?!一下子他便完全判若兩人。或是他已體悟到『軍人』的天職了;在國仇未雪之前，豈可再結私怨。一個月前問題重重的他，現在却是處處為人模範。內務環境、操作和勤務，樣樣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幡然改變，已是令我驚喜的事。接着，他說出了一句令我驚訝半天說不出來的話。

『我決定結訓後，自動申請調到金門。』他斬釘斷鐵的說。『你一定很驚訝，是嗎?這些日子來的種種遭遇，使我覺得，過去的我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從小我便失去了親人。幸虧小叔叔的收養;而他却不幸身亡。自己心愛的女孩也離我遠去……』

『小雷，他們並沒有遠離你，他們永遠活在你心中。如果你是因為你不幸的遭遇而做此想法

*

，是值得同情……」

『不！不！』他急切的說：『我承認，他們在我心中的分量；可是，我覺得，將我心中深刻的懷念化作前進的力量，這在我的「新生」，更可以安慰父母、小叔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慰秀秀姐姐。過去，我曾迷失了那麼多年，現在該是浪子回頭的時候了。』

他堅定的意志像一座平地陡然拔起的山；他閃爍着熱切的希望，就像他炫人的眼神。我不覺緊握住他的雙手。

『小雷！』我興奮得聲音都發抖了。『你這個朋友我沒白交。我為你感到驕傲！小雷。』

『現在，我覺得，我活得很踏實，很有意義！』

『小雷！我再次為你感到驕傲！希望你如願以償！』

『好！』雷劍鳴有力的點頭！就像他舉出的一拳。

（荒）

雷劍鳴，就像他身世一樣的『謎』。結訓之後，他申請到金門獲准。之後，便失去了聯絡。退伍快三年了，也一直沒有他的音訊。不知他『流浪』到那兒去了？

他是需要一個家的。雖然他說天涯海角何處不是吾家；但畢竟是不同的。什麼地方，能有『家』的溫暖！

我實在很懷念那一段在一起的日子。如今，他是否安好？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千字文流傳千古。
六合拳，他的六合拳呢？



雙曲紋

張長弓

講台上李田仍奮筆疾書，口沫橫飛的陶醉在他的數學裏，黑板上或躺或臥的畫著幾個二次曲線的圖形，粉筆仍來往穿梭於橢圓、雙曲的軌跡上。

凌明的雙眼只是盯著那雙曲線圖形，很瀟灑自然的兩道曲線，向漸近線的邊緣滑行，朝著一個理想滑行，漸近線有意無意地隔開彼此，兩旁的曲線愈滑愈近，却永遠沒有相碰面的一日。

李田仍繼續講解著橢圓，廿四年來的教書經驗已使得他只須一提筆就能畫出一個非常漂亮的橢圓形，他特別偏愛此種形狀，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覺得它沒有圓形那般討人喜歡、那樣盛氣凌

人，也不像正方一樣，總是刺痛幾個人，而且也不夠正方。

凌明還是望著黑板一隅的雙曲線，他覺得台上這位老先生實在奇怪，每次上數學課講到二次曲線時，總會莫名其妙得撫摸一下那像鴨蛋一般的橢圓形。

李田終於將他那注視黑板的眼睛拉回來望望台下，他覺得實在痛心，為什麼讓這些小孩子來受這些罪，這些和他過去一樣的罪。前排的幾位同學。很專神的凝視黑板上的橢圓，然後又『翻版』一次在自己的筆記上。唉！這些同學真的喜愛他的橢圓嗎？還是爲了明天的模擬考呢？

其實李老師也並非很老，凌明想，尤其看他在台上飛舞的情形，簡直像個年輕人。只是有時候看到他那偶爾回眸的雙眼，帶著一點悲愴，一點無奈。有些時轉過身去，後腦袋上一把比粉筆還白的白髮，又覺得他已老矣，看著他在那忙碌，爲什麼？教育英才？凌明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實凌明只是喜歡他在黑板上畫出來的雙曲線罷了。

李田看看台下的同學，又轉身望望黑板，很不滿意地宣佈：『同學們自行溫習功課。』

李田整理整理散滿一講桌的講義，要前面的一位同學，搬一張椅子上來，逕自一人坐在那裏，看著外面日暮的黃昏，灑上樹梢、玻璃，金金的亮麗，透過鏡片，舞在鏡片上。

凌明望著前首的老先生，「不知他瞧著外面的夕照，有多少感觸」，凌明覺得李老師倒是頗該教國文抑或歷史，只是覺得他身上流露著某些特質，深邃、情敏，不應該是徘徊於數字圖形裏的人才。

但是這位先生，這位早上曾經和自己有一段爭執，始終不同意自己看法的李老師，為什麼呢？

「父母親辛辛苦苦的送你來求學，就願意這樣休學嗎？對得起爸媽嗎？」

「我沒有絲毫對不起父母，在學校兩年，成績名列前茅，拿獎學金，有何愧對？而且我休學後，在家裏仍然是讀書。我父母是送我來讀書，不是送我來考大學、補習，我在家唸書，並不違反讀書意義，更沒有愧對父母。」

「你不考大學做什麼？高中沒畢業的孩子，你能做什麼。」

「誰說我不考大學，我考大學那是一年後的事，在大學，仍有我要追求的理想，但是我現在不願意唸高中。說更清楚些，就是不願意像老師及其他老師所教的那些，那些書、那些方法。」

「高中是你進大學的必經階段，這些書，都是一個人必備的基本知識，你知道嗎？」

『哦！是嗎？必備知識，我想請問老師，您上課時是在教一些必備知識嗎？抱著這樣的心態嗎？同學唸書也是抱著必備知識的態度來唸嗎？都沒有，都是騙人，每一個人的心理只有一個意念，那就是考大學，要考大學。』

早上的爭吵，隨著上課鈴聲而結束，凌明又得回到教室聽必備知識，李田仍須繼續販賣他的必備知識。

李田自顧的點了一根莖光的烟，思緒在飄渺著，火紅的烟頭、金麗的夕照，同樣令人迷戀。台下的這羣孩子，相處兩年了，每個人的個性，都有八成以上的瞭解了。尤其那個叫凌明的，打心眼裏就喜歡他，這個頗清秀的孩子，兩眉之間不時流露出個傲的神采，兩年來，有時候在昏暗的燈前，有時候在細雨的黃昏，能夠隨著自己暢談往事，洞庭的碧波、野坡的放牧、小舟畫舫、夕子舟歌，真驚訝小小的心靈裏，怎有如許多的故園夢。

自己著實喜歡這個孩子，可是今天早上竟然向自己提出了要休學，實在不解，論功課，佼佼者，品行優良，只是和同學間較少談話罷了。唉！不知他為什麼突然要休學？

凌明還是望著前面的李老師，這位曾經告訴自己『不知為何迷信莖光烟』的老師，『莖光』

，難道有著很多很多的往事嗎？常與老師夜談、賞茶、聊南話北，對老師的身世却並不多解，只知道他和自己同是湖南人，都是來自那個『兩湖熟，天下足』的地方，其他的就不知曉。

看著李老師，孤寂的吸著烟，『莒光』，『莒光』有著特殊的意義嗎？

『這個孩子為什麼要休學呢？』難道不願意再多陪陪自己嗎？唉！煩躁的又吸了一口烟，香烟的消逝，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答案。

『我可以選擇一個更適合自己唸書的方法。』

『讀書本來就不是要一個人學著去適應環境，而是應該更積極的去改變它，使它更為美好。』

『我不會放棄我唸大學的機會，也不應該放棄，但讀書的過程，就可以選擇。』

『我並不是要放棄高中，而是不喜歡這樣唸書的方法，也就是將來或許有辦法後，我同樣的可以去改良它。』

『現在我力量有限，但是相信自己仍然是有辦法替自己安排一些自己願意走的路，自己的一些理想。』

唉！這個孩子，這些話語。這些話其實又有什麼錯呢？誰又有權利要求他人做著和自己同樣的事呢？

『李老師不知道瞭不瞭解自己所說的話？』唉！爲什麼每一個人都要求自己一定要循著大家的方向，那個安安靜靜，像一個方格一個方格的方式，一齊考大學呢？

爸爸就非常瞭解自己，但爸爸還是要他考大學，其實爸爸要他考大學的意思，是要他多讀一點書。因爲他老人家，從小就因爲戰亂的關係而失學，所以心裏總是希望孩子能多讀點書的。

媽呢？媽就不然，媽不會清楚很多很多唸書的深意，媽只知道讀許多書，就能夠直起腰桿來，不必像她一般，終日在街旁，彎著腰，掘地攤，不管風吹雨淋。

凌明想著費盡唇舌的與爸媽解釋，看著爸爸欣然的點頭，媽的不以爲然搖頭，實在很憂心。在媽的心裏認爲她的寶貝兒子，不讀書了，不上學了，要變壞了。心裏焦急的若火焚。凌明實在不願意如此的啊！

凌明這個孩子，怎在那出神的望著自己，不溫習功課呢？明天就要模擬考了。

唉！他怎麼一點也不瞭解做師長的苦心呢？

他不知道這樣休學的話，有多傷老師的心嗎？

憑他現在的功課，要考上一所大學絕非難事，可是平白無故的却要休學，自己雖然知道這個

孩子在家仍能夠督促自己唸書的，可是如此後，自己不是減少了許多和他見面的機會嗎？他難道一點也看不出來，自己實在需要他的陪伴嗎？

唉！下課後非得跟他好好再談談。

凌明望著吸烟的老師，這個非常關愛自己的師長，怎樣才能夠讓他瞭解呢？

爲什麼兩個人的思維總是無法拉在一起呢？

其實自己要休學，本無須他的同意，但自己總覺得應該讓他瞭解的。但是爲何兩個人的想法總是不相同呢？

唉！其實也不必多談了，有什麼可談呢？

自己過去不是也曾不贊成這種教學，這種考試嗎？

班上那個叫吳朝英的不是就曾向自己抱怨過嗎？這個孩子，有著非常高的畫畫天份，唯獨對其他的數學、英文，一點興趣也沒有，考試一團糟。但是一談到佈置教室、畫畫，就高興得直笑。同班同學有大半的美術，都是出自他的代筆，却依然能夠順著每個人的個性，做不同的畫法，而不被美術老師發現。

而凌明，這個孩子，不是過去也曾向自己說過，將來唸大學一定要唸歷史系，將中國的大好河山，過往英雄，一一蘊藏於心底，這樣的孩子，自己又有何話可說呢？

唉！快下課了，下課後還是回到自己的小屋裏，陪陪自己吧！

凌明下了個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李老師明白自己的想法。相信李老師也一定能夠明白的，一定可以的。

瞥一眼黑板旁的雙曲線，凌明相信只要靠人爲的力量，一定能夠使它相逢的，一定能夠，讓兩個心願彼此溝通的。

凌明滿意的點點頭，不自禁的笑了笑。

下課鈴，『鈴……鈴』的響起，李老師匆匆的拿起講義包，快步跨出。

凌明從後門迅速追上。

李老師無言的回頭望望，看著欲追上自己的凌明，滿足的笑了。

兩人無話的朝小屋而行

夕陽拉著兩條長長的影子

違警記

周清嘯

『就在這裏擺吧。』亞黃站在天橋附近的人行道上，放下沉甸甸的背包，打開拉鍊，拿出摺疊的花格子塑膠布。小胡也放下手中的提袋，幫忙着把塑膠布攤開，我把書一本本從提袋裏拿出，高高的幾疊，分別一本本排列起來。亞黃把寫着『全部新書，八折優待』的海報釘在人行道旁的一棵樹幹上，小胡已拉開他的粗嗓子招呼路人來看書了。

寒假一開始，我們三人便聚在一起動腦筋籌下學期的學費。但寒假只有短短一個月不到，中間又逢着年節，一時真找個工作可不容易。而最重要的是，年前我們三人都參加了一個文學社團，每天下午要在社裏負責一些社務，乘着寒假，也想好好把握時間讀些文學書籍和寫些稿，時間上都不允許找份全天的工作。亞黃的腦筋動得最快，說他看過不少學生擺地攤賣東西，我們也

來擺一個吧。好是好，但要賣什麼呢？做買賣都要有筆錢啊，亞黃說我們不用，因為他認識幾家出版社的老闆，可以先拿書後結賬，賣不出的書還可以退回。賣一本賺一本，順便把年初亞黃和我合出的詩集推銷推銷，雖然利潤不多，可不用冒風險，就利用早上的時間去賣書吧。我從來沒擺過地攤，也想去試試看，但小胡却說近來警察抓街邊小販抓得很緊，萬一被抓就慘了。亞黃哈哈一笑說：『不會的，警察來我們就跑嘛。』想想公館那一帶，每夜不是也有許多小攤販嗎？也不見得全被警察抓去，而且該不會那麼霉運，警察會抓到我們吧！亞黃說：『我們是在推廣文化哩，有很大意義的。』『對！推廣文化，我們只賣好書，那些亂七八糟的統統不要！』亞黃在我們當中是最有詩人氣質的，常會說些意義深遠的話，樂得我們哈哈大笑。

小胡拿起圖筆設計海報，亞黃帶着我去各出版社拿書。兩人精挑細選，花去整個下午，選定了廿種我們認為的好書，每種各拿十本共兩百本，由計程車載回來，堆佔了大半間房。又花了近兩小時把書價定好，三人興致勃勃的，準備明天開市了。

我們賣書的方式是與衆不同的。一人負責引路人來看，另兩人便分別介紹書給他，告訴他書的內容和我們賣書是在推廣文化，只賣好書的目的，並耐心地回答顧客提出的問題，有時還會分析一首現代詩給他們聽。通常看書的人都會買一兩本。我們主動介紹書給顧客，喜歡小說的就推選他買本『今之俠者』，讓他知道這本書的價值在發揚俠義精神，作者把武俠放到現代來從新肯

定。告訴他『空手道』一篇是寫幾個空手道的中國年輕教練，因看不慣日本人在中國道館裏囂張跋扈欺凌學員，破壞空手道的規條而憤出挑戰，結果以國術擊敗了日本人，肯定民族的自信精神，其他四篇『石頭拳』『鐵線拳』『天台』和『廳風』都在寫打抱不平、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的爱心和積極的精神。喜歡現代詩的就介紹『高山流水·知音』，一羣年輕學生的作品，他們不標新立異，詩風明朗易讀且繼承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有喜歡散文的，則介紹他看『日子正當少女』，一個年輕女詩人從異鄉回到祖國來，以她過人的敏感和橫逸的才華，以她清靈淡飛的文筆寫下她的生活和感情……當然我們還介紹其他書籍，而最落力介紹的是這幾本，因為我們很喜歡，顧客也買得最多。因此幾天下來，生意很不錯，也沒遇到警察來取締，三人很高興的計劃一直賣書到開學為止。亞黃更充滿信心，還向出版社多添了四種武俠小說。他說：大學生不看武俠小說因為爛的武俠小說太多了，因此我們有責任要把好武俠小說介紹給大家。那四本武俠小說我都已看過好幾遍，寫得真是好，摒棄了時下一般武俠小說滿紙血腥打打殺殺的弊病，實實開拓了武俠小說的新途徑，書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淚活生生的現實中人，不是神仙一般的飄忽虛幻。只是我仍担心別人一聽是武俠小說不會去接受它。小胡呵呵笑着說：只要我三寸不爛之舌介紹一番，一定有人買的。亞黃也笑道：『天才與精神疾病』那本書本來也不是沒什麼人看嗎？我們却賣得相當好咧。他們那麼有信心，我倒也想試試看。

『喂，先生，來看看書！』小胡不停招呼着經過的行人，亞黃正在向一位小姐介紹一本散文集，講得得意非凡，口沫橫飛！我蹲在地上，用報紙把書上的塵埃掃掉。今天有風，灰塵特別容易撲上書面，我們擺書的位子不好，一邊是毫無遮蔽的曠地，一邊靠近大馬路，曠地那邊有風連連把泥粉刮來，馬路上車輛來來往往，塵塵也不留情地撲過來，剛剛把灰塵掃除掉，一轉身，又蒙上薄薄的一層，只好一直蹲着專事掃除塵灰，讓書本保持原來光澤的彩面。

『這鬼地點！』小胡賊了一會，生意還是清清淡淡，禁不住怨起來，也拿起報紙幫忙我掃掉討厭的塵埃。

『明天我們要起得更早，把昨天的好位置佔回來！』亞黃狠狠說着。可不是，昨天的位置好多了，在一列店舖的前面，風吹不來陽光也照不到，過路的人多，不像這兒車聲放肆吼叫着，拉着嗓子講話也聽不清切。我就起來，舒展一下蹲久了有點麻痺的雙腳，心中陣陣懊惱。

『奇怪，怎麼今天會冒出那麼多人賣東西？』我望着街那端人多而熱鬧的情景問道。早上來到，看見那段地帶已擺列了水果、衣服、腰帶、襪子、皮包、雜貨的各色各樣攤販，琳瑯滿目，正在忙碌地做生意。

『快過年了嘛，這些人都要乘機賺筆外水過肥年啦！』亞黃吮吮嘴，清清喉嚨，又喊起來了：『來看書嘍，新書大優待。』小胡也隨着喊叫：『好書介紹，好書特別介紹……』兩人的叫

喊在隆隆的車嘈聲中彼落此起的唱和着，有點像大樂隊演奏中兩管高亢的喇叭。

喊得久了口燥唇乾，見沒什麼人過來，亞黃和小胡就一起去喝水。我獨自招呼起路人來看書。那些路人都是匆匆而過，偶爾瞄來一眼又繼續趕路了。好容易才有一位中年人停下來，我馬上把握機會向他介紹武俠小說『白衣方振眉』。

『……方振眉一口氣衝上六層石塔，制住十四名守塔的敵手，在最緊急時，「塞外雙盲」正出手殺我是誰和沈太公，忽然「嗤——嗤——」兩聲，雙盲的二杖被兩道勢道凌厲的指風攔歪！』我正在滔滔地說着故事情節，那中年人眯着眼睛看書，嘴角浮升微微笑意。忽然前面起了一陣騷動，小販們推着車子，抱着貨物一下子往四處散去。一個年輕人抱着一隻大包疾走過去，拋下一句話：『警察來啦！』慘！亞黃他們怎麼還沒回來。我奪過中年人手上的書，急忙把擺列的書往袋子塞，塞，塞！

『不用收了。』冷峻的聲音。一抬眼，警察正雙手叉腰站在前面。怎麼來得如此快？

起立，陪笑，希望他能放一馬：『警察先生，我……』揮手不給人說下去的機會，聲音冷冷的：『現在不用多說，跟我走一趟！』說完，把塑膠布四角拉起，書本嘩啦啦掉落在中央，迅速地打兩個結，提了就走，看去像隻大水梨。

天橋上，亞黃和小胡正從那端過來，看見我跟在警察後面，知道出事了，奔過來，我壓低聲

量向兩人說：『他要我們去派出所。』亞黃三兩步追上前面的警察，向他解釋求情，那警察心無旁騖的，望也不望一眼直朝前走。聽說抓到非法小販是有記功的，他現在正要回去領功啊，當然是不會放我們一馬的囉。

*

*

*

脫下帽子，喝口茶，從抽屜裏拿出紙和筆，才抬眼看站在櫃台前的我們，問：『誰是負責人？』亞黃必恭必敬地答：『我就是。』還舉了舉右手。

『你叫什麼名字？』

『黃哲白。黃昏的黃，哲學的哲，黑白的白。』

記下名字，又問：『住在那裏？』

『木棚。』埋在桌面上的頭驕然浮升上來，一縷黑髮落到額前，也不去撥它，凌厲的眼光瞪着我們，語調帶着些微的驚訝：『住在木棚？怎麼會跑到這兒擺攤子？』

亞黃陪着罪，小心翼翼的說：『警察先生，我們是學生，不知道那條街不能擺……。』

『哈！是學生，學生就可以隨街亂擺攤子？告訴你，這裏是沒有特權的，誰犯法都會被抓！』氣勢汹汹的，一點人情味也沒有。

『是，是！很對不起，我們並不曉得這樣做是犯法的，很對不起啦，請原諒一次。』小胡連

連哈腰，那警察點點頭，望我一眼，再問：「你們是一起的？」

「是！是！我們是同學。」

點點頭，「那間學校的？」

「政大。」

「哦，學生證拿來看看。」

連忙朝口袋掏，竟然都沒帶在身上。亞黃把公車月票遞過去，小心地請求說：「我們沒把學生證帶着，車票可以嗎？」

丟開手中的原子筆，又兜起來了：「沒有學生證如何能證明是學生？」

小胡忽然問說：「我可不可以回去拿？」

「快點回來。」小胡答是，和我們揮揮手，一個箭步向外衝。「你們在那兒坐着等他回來。」

警察指着靠牆一排空木櫈。

我坐在那兒，看着那警察在忙着公事，心中悶氣久久不去，開始先是氣自己不夠機警，接着氣亞黃和小胡偏偏在那時候跑去喝水，然後連那警察都牽連着連帶氣了，要是他有點人情味同情心，就不會抓我們了。亞黃頭靠在牆上閉起眼像是睡覺，這時候他還有心情睡覺！不知小胡是否已回到宿舍？警察為何要看學生證？看他那付嚴正無私的模樣，罰錢絕免不了的，但他要學生縮

幹嗎？會不會也要向學校打個報告？我愈想愈生氣，眼睛也不願瞧他一下。

亞黃並沒放棄他的努力。等那警察的公事告一段落，亞黃就跑去求情，向他說我們賣書是爲了推廣文化，把好書介紹給大家。

拿起一本武俠小說，揚一揚：『這本也是好書？』

亞黃笑道：『哦，這本武俠小說很好的，寫的是忠義仁孝的故事，不着重在打打殺殺。我們介紹這本書是希望大家都能向書中人物一樣爲國盡忠，爲民出力，拋頭顱洒熱血皆在所不惜！』停下來，見那警察正在翻看，便說：『你先看看。』回到我身邊，坐下。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口渴肚餓，可是我不敢離開。亞黃依然閉起眼睛，可能是在沉思吧。那警察專神灌注地看着手上的武俠小說。車聲烈烈衝擊過來又過去。

一個小時左右，有條人影如風閃進來，小胡滿頭大汗喘着氣，把學生證交給警察。亞黃和我連忙站在櫃台前讓他核對。

出乎意料的，他只看幾眼，就把學生證還給小胡，說：『這次姑且原諒你們，下次可不能再亂擺攤子了，要罰六百塊的。』

剛好有位警察走過來，揶揄道：『看到我們來就趕快跑，再抓住就要罰了！』

我們滿心感激，道謝連連。亞黃指着桌上那本武俠小說：『這本書送給你，警察先生。』

擺擺手：『不，我不能接受。』停一停，掏出錢包，拿出一張百元鈔票：『我向你們買。』真出乎意料之外，這警察是這般好人士，白白的我氣了他，實不應該。我們臨走時，他還指着牆邊那堆像大水梨的書，叫我們不要忘記帶走。

千謝萬謝，提着書出來，把書一本本收入袋中。然後步上天橋，去車站搭車。風一直刮着，陽光比早上亮烈了許多，人行道上空曠曠的。詎黃說：『現在搭公車最好，穩有座位的。』小胡和我都點點頭。

看晚霞滿天

吳勁風

這件事，也是我不久前在我姊姊那裏聽來的。在我姊姊婆家那裏有一座月津橋。那是一座平常鄉下的小橋，造得並不怎麼漂亮，可是在橋附近看黃昏的情景，真是一絕。說多美就多美。不管下雨或晴天，還是陰霾的天氣。各有令人心神嚮往的特色。因我每到姊夫家必到橋上去看看晚霞。姊姊後來就告訴我早在兩三年前有一對新婚夫婦因先生教書的關係搬到這裏來。時間很快的過去，他們搬來這裏已快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他們兩口子常在傍晚，先生教完課後一齊到橋上來坐一坐看一看晚霞。先生說些教課時有趣的事，或是班上那羣學生怎樣把他當成余光中來崇拜欣賞。他們倆原是在大學寫作協會上認識的。結婚後先生教書之外也寫詩。太太則是大部份時間都是寫稿。一方面是賺點錢不讓先生太過操勞，最重要的還是她對文學的那股熱愛。日子就在他

們黃昏裏談楊牧、溫瑞安和神州社、林懷民跟雲門舞集中過去了。

秋冬相交時。他太太懷中的小孩已快要來臨了。先生整日裏不是準備奶瓶、小孩衣服，就是猛趕稿。想要多準備點錢以作生產後一些多出來而必要的開銷。在每天的夕照暇談裏，總是不禁會講到當孩子加入他們的生活時種種的情形。常常兩個人笑成一團的互相調侃著。要不然就是兩個人面對著金黃黃的秋陽，傻傻的想著做父親、母親時那份快樂。嘴角一定飄滿了笑容。

一個午後，先生陪著他太太到醫院檢查。醫生先是想單獨告訴先生檢查的結果，但先生却要他直接當著太太的面講。他認為他太太應該知道，而且有勇氣接受壞的消息。醫生只好把情形說出來。他太太一聽暈了過去，先生全呆了。

回程的路上。兩個人都在想著剛剛醫生的話：「你太太心臟衰弱，身子又不適合生產。需要開刀取出孩子，但開刀是要上麻醉劑的，這又怕你太太的心臟因麻醉過久而休克，導致生命危險。而且根據檢查你太太不管這次生產如何，她再也不能生育了。所以除了奇蹟出現，要不然就只有決定要孩子或母親?!」當時先生想也不想就說：「要母親。」他知道他太太不會拋棄這一個新生命，雖然危及她自己。又過了好幾天。太太陣痛頻頻，已快生產了。在晚上太太終於找他先生詳談這件事。先生一口回絕不談這事。他太太忍著痛說：「我們一齊生活過，可是那孩子尚未出生就被遺棄，對他來說太不公平，而且，我的身子就算這次不生產留下我也沒有用。」講完這

些話，她汗如雨下。先生不忍的忙著替她擦汗，再請鄰居走一公里多的路去叫輛計程車。先生還是不肯的搖頭著，雖然他知道這麼做才是對的，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訴她說：『孩子尚未出生，我對他還沒多大的感情，而妳跟我已生活這麼久了，我實在不忍心妳走。如果以後不能生育，我們可到兒童村或孤兒院領養一個也是一樣。』後面這些話是在車上說的。他太太只是拚命的搖頭，掙扎著說話。他知道他太太的脾氣是外柔內剛的，要是再不答應，可能會因激動而流產死亡。他暗一咬牙，狠狠的點了頭。

手術房裏的寂寂在他是一項腐蝕，不安的在走廊上踱來踱去。黑夜雖長，總是過去了。先生看著剛出生的孩子，很久很久，才緩緩慢慢的走到太平間，去看看他妻子。他的手冷冷，身子也冷冷，連心裏、腦海也是一片空白、冰冷。迎來了一條生命，也同時送走了一條生命。這是怎樣的日子？他想起她太太小說裏的女主角，勇敢堅強。在他呢？同時面對死亡和新生後該怎樣？他感到什麼都離他好遠，好遠。世界很漠然。他想起妻未進產房前的一番話。『我真的不知該怎麼說。像別人詩句中的「那麼明媚過後才死吧」。我已是不明不白了，孩子你一定會把他帶大的。』生活和感情的默契使他們的話總是簡短扼要，和能從對方的眼神及動作看出意思來。他相信他自己一定會記住他太太臨走之前的話。他要把孩子養大，好好教他，讓他知道生命之愛。

又過了一年那位先生調走了。他把他太太葬在一座小丘陵上，小丘陵正對著那座橋。本來那

座橋是沒有名字的。大概是從隔壁的老阿婆在講這件事給人聽時，加上他太太的名字而開始叫起的吧？以後就用了他太太的名字：『月津』。



重生

羅海鵬

放下電話，他心裏跟著一沉，又是這個患者，他匆匆披上外套，瞥了一眼桌上雜七雜八的文件，心頭很煩，便不顧一切走了出去。他走得很急，像在逃避什麼一般，才跨出大門，晚風迎面吹來，他不由自主得打了個冷顫，頭腦清醒了許多，立刻察覺到忘了帶公事包，又匆匆步入，這一進一出，他才有機會好好打量一下這間他經常不歸的住所。這間門口掛著『羅寓』門牌的大房子，外表上看去似乎是很豪華，但房子四周却雜草叢生，顯示出一種許久未有人管理的樣子，一進門便聞得一股異味，很像醫院開刀房的藥水味，屋子裏堆滿了各類書籍，各種文件及各式藥品，桌上、床上、地上，到處都是。有些東西放置久了，上面已佈滿一層厚厚的灰塵。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擺設得十分整潔、乾淨而略顯老舊的供桌，案上新換了一柱香，隨著煙霧繚繞

，仍可清清楚楚地瞧見兩張已泛黃了的照片，照片裏有兩位老人家慈祥和藹的神情，其中一位瘦瘦的臉，掛著一絲勉強的笑容，眼神中卻流露出一股無奈和淒涼，他深深望了那照片一眼，隨即避開去搜索要找的東西，終於在一堆藥材中發現到，他摸了摸鼓鼓的公事包，來不及檢查便又趕了出去，這樣一弄，就攔了近十分鐘，他迅速攔了輛計程車，飛馳而去。

晚風不斷地從車窗縫中鑽進來，銳利而刺骨，他身體微微顫抖，但却無意關窗，只是木然地坐著，夜已十分深了，周遭盡是一片漆黑，突然他感到一陣冷意，那是一種異常的冷，陰森森的，錐心刺骨，那張帶著勉強笑容瘦瘦的臉，再度在他眼前浮現，漸漸擴大，又一次將他陷入那痛苦殘酷的回憶中——他幾乎是跑著衝出去，然後迅速跳上一輛公車，他只想快快離開，他不相信這是個事實，他不能相信，他不能啊！他剛放假回來，滿心想和家人團聚，誰知見到的竟是一張張爬滿淚水的臉，他楞住了，今早那個不祥的念頭又湧上來，他害怕得想掉頭就走，然而他看到了靈位，和那幅鑲著白花邊框的照片，照片裏的神情仍是那麼親切，依稀還是前些日子股股的叮嚀——『小瓦啊，天氣冷囉，多帶點衣服，我給你打的那件毛衣有沒有帶著？要多穿喲。我年紀大囉！眼睛也不管用了，恐怕沒有機會再給你打毛衣囉！』誰料到這句話竟成真，他雙手緊握著身上穿的毛衣，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顆顆落下。從小外婆就最疼他，打給他的毛衣有一箱子那麼多，紅的、綠的、花的，琳瑯滿目，他長了那麼大，就從來沒有買過毛衣，這是他一直引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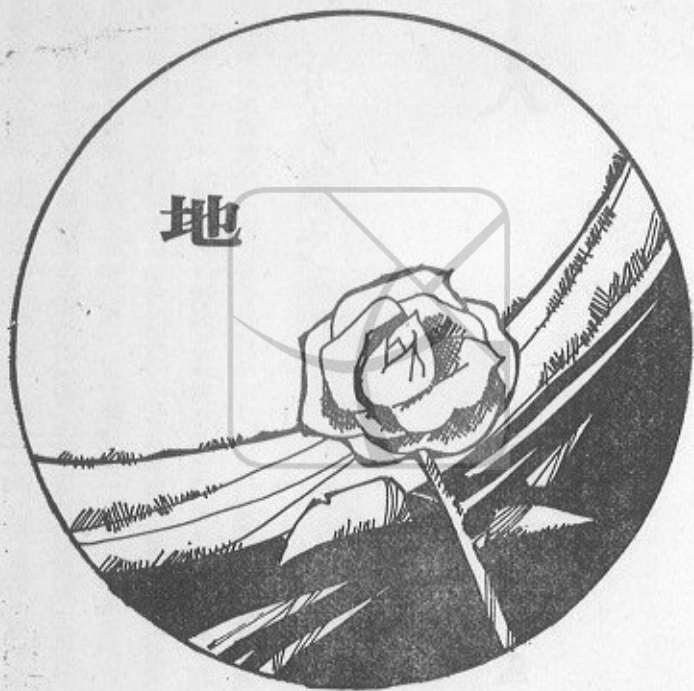
做的，但是現在呢？毛衣還一件件在他的行李箱內，而打毛衣的人呢？那慈祥的神態，那親切的叮嚀，都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他看到的只是一幅照片和一口冰冷的棺木，爲什麼不等他回來？爲什麼不讓他見最後一面？『爲什麼？』他幾乎要喊出來了。外婆出殯的日子近了，這幾天他隨著舅舅忙進忙出，外婆的去世給舅舅太大的打擊，他望著那日漸瘦削的身影，這幾年的變化真大，舅舅一生助人無數，到臨頭却給他最要好的朋友拖垮了，欠下一身的債，但他却從來沒有聽舅舅抱怨過那個朋友，有時他也覺得舅舅太厚道了，他們都對這點不能諒解，甚至連舅媽也是，但舅舅總是一笑置之，生活雖過得清苦，但舅舅仍歡笑如常，一天忙到晚，有好東西總是拿回來跟孩子們一塊享用。舅舅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幾個孩子身上，所以才染了病，也不肯花錢去好好檢查一下，只是胡亂地服些藥，而每當表妹要買書錢時，舅舅是毫不考慮的。但舅舅却越來越瘦了，才五十剛出頭的人，已有不少的白髮了，清癯的臉龐沒有一點光澤，一看就知道健康情況十分糟糕，但舅舅仍事事佔先，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親自處理，像這次外婆的後事，幾乎從頭到尾都是舅舅一人在料理，南下北上，整整忙了一個多月，等到一切辦妥後，舅舅也病倒了。我再看到舅舅是在我們學校的附屬醫院裏，前些日子，舅舅的病情加重得很快，腹部腫脹，幾乎無法進食，只能吃點流質的東西，但舅舅仍不肯去檢查，爲了外婆的後事，舅舅已用完了他所有的積蓄。於是，經過我的申請，學校的附設醫院答應免費爲舅舅檢查一次，但一切仍太遲了。『送來太遲了

，病情已到了末期，已經沒有辦法了。」他望著主治大夫冷冷的表情，那種職業性的冷漠，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便宣判了病人的死亡，他恨透了那種無可奈何的神情，他也恨透了那種無能，他不相信已經沒有希望了，他像發瘋似地搜尋有關的資料，到處打聽名醫，甚至去問卜。後來，他的一位好朋友提供給他一個祕方，據說這個祕方是由一個臨刑的死囚所提出來的，希望這個藥方能救治些人，也好藉此贖罪。他年輕的心靈一下被感動了，又聽說這個藥方治「肝癌」尤其有效。他一興奮，便不加考慮地拿去給舅舅服用，剛開始，還真靈驗，舅舅瀉出許多污物，據說明書所寫是正常的現象，舅舅瀉了幾次後，腹脹的情形竟大有起色，而且可以稍微吃點東西，當下大家都對那帖藥滿懷希望起來，舅舅還當面誇了他幾句，「小芄啊，多虧了你，這藥真靈，你不愧是醫學院的高材生。」然而他這位醫學院的高材生對這藥方却是一無所知，雖然平日他也研究中藥。「就當那是一種冥冥中的安排吧！」他心裏不住地默禱著。那晚風雨大作，電話鈴驟然響起，父親聽完電話後，雙眉深深皺在一起，立刻叫他一同趕到醫院，他心裏那股不祥的預感又再度湧起，一路上，父親一言不發，空氣沉悶得像有大事要發生，他腦中不斷閃著舅舅瘦瘦的臉，和臉上那股勉强的笑容，舅舅始終對病情十分樂觀，尤其對他的藥深具信心。「放心好了，我的病沒什麼，何況我還有這麼一個好外甥，他的藥靈得很，雖然他現在還只是醫學院的學生，將來他必成爲名醫師的。」舅舅總是這樣講。他越來越惶恐了，那奇怪的藥，他真的不瞭解那藥的功效，他只

好把這一切視為冥冥中的安排了，但那股陰影始終纏繞著他，甚至午夜夢迴，他夢見那死囚猙獰地拿著那帖藥，要逼迫他吃下去，四周儘是服下藥後死去的屍身，他大叫醒來，冒了一身冷汗，他真想通知舅舅不要再服那藥了，但那藥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啊，連最權威的醫師都對舅舅的病情搖頭，他痛恨那種無能，他一定得設法治好舅舅，他是舅舅心目中醫學院的高材生呀！但為什麼舅舅最近的病情不見起色呢，而且好像更瘦了，瘦得有點反常，照說能吃東西了，就不應該再瘦下去，大概和不斷地瀉肚子有關吧，他也不知道個所以然，他真的不瞭解那帖藥啊！車子在醫院前停下來，他和父親趕了進去，發現病房已空無一人了，又匆匆趕到急救室，只見舅媽、表哥、表妹都守候在外面，急診室的門緊閉，看不到裏面的情況，舅媽一看到他，像看到救星一般，哭著告訴他，舅舅突然昏過去的事，他也被弄得不知所措了。只能在門口來回的踱步，心裏不安到了極點，要是舅舅有個三長二短，他豈不是成了罪人，他偷偷抬眼望向衆人，正好接觸到父親嚴厲的目光，他連忙避開，氣氛越來越凝重，也不知過了多久，「砰」的一聲，急診室的門緩緩打開，那個討厭的主治醫師走了出來，對舅媽和父親搖了搖頭，當下舅媽便昏了過去，父親也神色大變，身子不住搖晃，他一邊哭一邊幫著表哥扶起舅媽，只見舅媽無力的抽搐著，忽然舅媽大聲哭出，然後衝進急診室去，他們也都跟著進入，只見舅舅身上覆著長長的白布，他兩手顫抖著掀開白布，驚見舅舅兩眼仍睜著，臉上仍掛著那個勉强的笑容，仍是對他講話時的神情，他一陣激

動，不忍再下去，便用手緩緩將舅舅的眼睛閉上。那晚他失眠了，眼前盡是舅舅那張瘦瘦的、帶著一絲勉強笑容的臉……驀然一輛救護車疾馳而過，將他自沉思中喚回，他望著那輛絕塵而去的救護車，耳中似乎聽到許多人的哀泣，他緊握著那鼓鼓的公事包，舅舅過世後，他就休學了，他並沒有成爲大家所期望的名醫師，却一個人躲進實驗室，埋首研究，這樣一晃十多年，他的屋子裏，早晚都有煙霧繚繞，供的是兩位老人家在他心目中不滅的形象，就在這種精神支持下，他研究了近十年的抗癌藥物，近來有極重大的突破，最近更在動物身上試驗成功，一時使得他聲名大噪，許多人更慕名來訪，請他救治，但他始終不願輕易將這藥物用在人身上，他害怕失敗，他總是會想起舅舅的含恨而終，於是，許多人在失望之餘，便紛紛向他人身攻擊，說他冷酷、無情、自私，但他真的無情嗎？他對著自己笑了起來，笑得那麼無奈，但他今天怎麼會動了情，他說不上來，這家人已找了他十幾回，每次總是哭哭啼啼的，而且最讓他動心的是這家人的遭遇，竟和當日的舅舅十分相彷彿，今天他心情激動的聽完電話後，便決定了一件事，他將牆上的兩張照片撫拭了一遍，換上新的香，他向兩位老人家祈求保佑他能成功，他決定要挺身而出了，舅舅的笑容在他眼前更濃，更爲擴大，他緊緊握著公事包，心裏清楚地感覺到，一切都已過去，一個新的世界已經不遠了……。

地



天下人

溫瑞安

有南威之容

七六年神州在福隆第一聚時，張秀珍發話問提到我們讓她感覺到黃浦灘上杜月笙和他那羣門人子弟的風湧雲動；兩年後的今天，羅淑芳來信，也是在信上提到，她在讀完『杜月笙傳』的滿紙風塵、狼煙席捲的大時代後，再給我們寫信。最近我讀章君毅先生為杜先生所作的傳記，杜先生當時是鷹瞬虎視，詭譎狡詐，春申江邊，黃浦灘頭的一方巨人，赤手空拳，崛起滬濱，門生子弟數以萬計，仗義俠林，力挽狂瀾，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軍閥政客中周旋，却慷慨尚義，一諾千金，而且虛懷若谷，有容乃大，為綠林俠道上，保留一角燭照自明，正氣浩然。時人皆稱杜先生

而不名之。想起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與四大金剛的四一二上海清共豪舉俠風，心中激動無已；又想起杜先生悲憤中的一句話重心長的話：『不論做官的或者老百姓，大家一條心，就跟民國十六年一樣，軍民合作，政府絕對不會失敗。你看現在那幫「民主人士」，講時髦，談和平，我看他們終有把頭痛哭，後悔來不及的一天！』這句話反映今日的時局，真是令人心焦如焚。台北市雖不是黃浦灘，但是大陸億萬被暴政壓榨的子民，幾時、何時？那裏、何地？再出一個上海三大亨，再來個杜先生，一夜間集天下英雄好漢，為人民的權利自由，打出一片民國的江山來。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廿四日（十二日）

方可以論淑媛

前幾個月豪興大發，作了幾首曲子，唱起來也有幾番意興遄飛，幾番哀涼感傷，自己也覺得意。後來聽了『萬里江山』、『四季花開』、『烏蘇里江』等幾首歌後，如冷水澆背，如見真人，便不敢亂譜新曲。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常自覺才高藝絕的，閒來也譜幾首，因不懂樂理，嗓子低沉，難發高音，作的幾首曲子，沒有高音階，多半快板迴圈，一波追一波的迴唱下去，連『短歌行』、『荊軻』如此橫槊大江的詞，譜的曲子也是這樣。如果唱得大聲，乍聽仍令人震撼，唱久了便覺無味，使我覺得天縱奇才固然重要，但學養胸襟，却牡丹綠葉，缺一不可。

以前我閒來也喜揮毫，因從未嘗習字，抓起毛筆，一筆蓋下去，不管浮上來是墨點還是黑團，心裏意氣風發，記得寫『黃河小軒』四字，黃河萬馬奔騰，傾瀉而出。有一晚到亮軒兄處論畫談書，聽他品酒長談，從字字頂天立地到筆筆無求無怨，華開滿枝，天心月圓，談到清晨五時，亮軒身著長袍，平膝跪坐，徐徐舒捲字畫，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一再提起『平淡中求真摯，簡樸處見繁複』，正如他正心養性觀弘一大師的『南無阿彌陀佛』字一樣，我也在一面寂靜中有所悟。

壯士磨劍，英雄繫馬，喋血長街我不怕，我只怕寂寞。書畫詞面，既見真人，我即修心養性，不敢胡爲；只待一天登萬山之顛，萬水之濱，我仍要仰天長嘯，作我那驚波震天的歌曲，寫我那直氣長飛的毛筆字！

有龍泉之利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

劍誰說話快速，以霸氣取勝，當然弱點很多，但是很神州。有次她與林盈詔說了一輪話，說到神州不僅止於文學，其他對美術、經濟、政治、建築、軍事也有一番志趣；說了之後她又趕快改口；軍事當然還沒資格談到。我聽了氣一沉，想當時喝止她說：軍事也沒什麼談不到的！隨後

一想，也就算了，畢竟像政治、軍事之類的東西，有人是避之則吉，談虎色變的。

我自小讀兵書，與朋友好談武功，自己愛修劍氣，而凡王者所至之處，我認爲是祥氣兵氣並出，而且兵氣還在祥氣之先。是故甲兵之道不可不修，軍氣更可以正心養性，磊落如山石，跌宕沈博，方爲大氣。其實現下青年，從軍報國，十萬青年十萬軍，更是壯士風範，英烈千秋！王師旌旗，無兵則不成軍；王者之氣，也需要熱血男兒。仁者先哲，每論及國家前程，確仁義俱在，但要世界大同，也要如 國父 總統蔣公，懂得用兵之道才行。兵者實乎不戰而勝，在我們沒有把握住勝機，把中國人民都變成我們的軍力，對方自然瓦解，這是最爲機要的。兵事可以談，軍事可以論，神州若把家事國事天下事作己任，當然不必諱言不談的。

稿於一九七八年元月卅日

方可以論決斷

『有南威之容，方可以論淑媛；有龍泉之利，方可以論決斷。』這次赴港前夕，再讀到這一段話，心中很有一種慨然。自從五月自馬蹄台後，才三個月，又要赴港了。這些日子，雖不似年初時的『南征北伐』、『打仗夜襲』，但也在利甲堅兵，好好做出劍前的磨劍工作。最近爲文，任筆揮灑，縱橫放肆，無法守詞章之律。這有好處亦有壞處，好在雄奇奔放，天馬行空，壞在發

不能收，雜亂無章。任平兄來信謂我『時值鋒銳』，不能體味他的心境。其實，『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這種是非成敗，在我十三歲始出道江湖以來，無師無索，甚至無依無靠，當亦曾感悟過的。但他不知是不是昔日的他，還是『莫道垂龍老矣，決策尙悠悠』，更是『知我者，二三子』。今年社慶，遠赴梨山，一路上往過飛瀑流水，處處勝境。娥真喜悅地呼喚：『你看、你看，你看那水多麼白！』我仰首一望，心中千呼萬喚的聲音：『這水可是從山上歷盡無垠泥濘後沖下來的呵。想到去年社慶。想到絕情而去暗箭傷人的兄弟，想到江湖上對我的嫉妒流言，爲什麼高山沒有讓流水飛越的心境呢？在羣山羣峯間我却猛想起文天祥的絕筆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頓時面對天地，心中坦蕩，與日月光華肝膽相照。只是此去，爲的是神州社第二週年社慶，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真取神州。還我河山，桂林獨秀峯上一枝獨秀，天壇圓丘上傲嘯皇穹，壯士情懷，俠士情操，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上窮碧落下黃泉，我也要但笑終見九州同！

嘉義記

這次神州遠赴嘉義，坐了八個鐘頭的車，沒料到在晚上第一個節目第一個座談會裏，大家就

直線奔沖到了高潮，直接進入了主題。這主題是中國。中國的美。中國的悲。中國的日月。中國的年歲。中國呵我的家。中國呵我的鄉。大家的主題，越談越亮烈。海鵬一拳擋在桌上，談他已飲恨的祖母；黃昏星一掌拍在檯上，道出他被祖殺的父親。秋陽從北門談到我們的山莊；國治從台北談到前線的金門。老一輩的空盼河山，少一輩的舉目瘡痕。無論是誰在談，都是虎目含淚，雙眉難舒，忍不住要長身而起的。最後鵬真說：我的前程有千軍萬馬在鎮壓。我們一定要回去呵，要是在這有生之年，還回不去……。還回不去便怎麼？我自己一想，驀然一震，彷彿一生就為了一個大變動而活，要是反攻不回，我活來做什麼？……

我趕快止住大家的談話，這席話似應在聚會最末，煮酒論天下時說的，況且，我們的人還會一直來參加，等到我們上了阿里山，人就會有近三十個。下一次大聚會的氣象又是如何？『我的前程有千軍萬馬在鎮壓』，這次聚會裏，小鵬真尚且要出如此大氣大魄的話，兩年前我在詩裏寫道：『我身邊左穿右插有英雄者／有萬山崩而動亂者／有擒鷹的素手，英秀的巾幗／我們像是一個王朝／在大漠中，不受人原諒／却仍有面對天地驚變的勇色豪情！』的風湧雲動，此刻也在她的心裏成了型。其實要談就談下去吧。『唱到悲歌慷慨情節激昂／發人深省無限感傷／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可泣可歌人世炎涼』這不就是我們社歌的宗旨嗎？散會後，半夜二時，部份的人已經睡了。我和二弟、九弟分頭去召集人馬，開臨時緊急會議，神州就是這樣，瞬息萬變，但

萬變不離其宗。原則是不變的。神州是生命的、生活的、生意的，她不是一潭死水，任你溺斃在其中，而是千丈銀濤，考驗你風雨危舟的志魄！

反反

我把題目分成兩個：——文學報國是不是神州人的最佳途徑？反共文學何去何從？——然後又把兩個題目合為一個，即而把黃昏星劃為龍組組長，領廖雁平、林雲閣、陳劍誰、戚小樓、李玄霜、廖和美，臨時加蘇瑞姝八人，把周清嘯劃為蛇組組長，領方熾貞、曲鳳還、秦輕燕、林新居、楚勁秋、陳非烟等七人，馬上進行研討辯論大會，要他們兩組在三個分鐘之內，找到佈防地點，立刻組織整理，歸納出針對那兩個總題的四個要點提案。四個要點提案經我呈送兩組交換，又用半小時的工夫，分析研究，以正確的論點反駁對方的提案。

時間一到，兩兵相接，會聚於小木屋中。龍組嚴陣以待，守株待兔，一律穿白衣制服，高唱『我要笑』以迎敵；蛇組領兵長驅直入，臨時製造了一面『青天隊』社旗，以『中國青年』為隊歌，有條不紊攀上碌架床，與敵對組雄停嶽峙。單止這一下兩軍相遇，便互擊出了火花，等我主席位子一坐，把龍蛇二組執法棍各交組長後，凌厲的辯論便告展開！這一辯，由下午直至半夜，原訂好在六時入席的晚餐，也要到十二時左右一面激辯一面疾行到市區去，匆匆吃了了事。

文學報國是目前神州人最能把握的——但當然不是報國的唯一途徑。反共文學不應太注重形式，反共本來就是反反人性，我們應少喊口號，多作人性的刻劃。這本來是簡單的結論——然而這大辯論又有何意義呢？在激辯的過程中甚至還有人應太劇烈而哭了。只是，這意義不在結論上的，也不在形式上詭辯、反駁、直詞、責疑，而是整個過程，這是一種生命的體驗，一種生活上的可珍可貴的認知，這認知是活的、生動的、有感情的，像一場戰役，而且是反共的，反反人性的。

稿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

繁花如雨，落了滿地

『娃娃谷』裏的幾個女孩子都很漂亮，一個高貴純潔、一個才華出眾、一個性感動人。三個人在影劇界混了一陣子之後，一個傷心退隱、一個神經失常、一個服毒自殺，造化真是弄人，只有一位已上年紀的過氣紅星，因為已經習慣了，專業化了，受盡了凌辱還是撐得住。由於這部電影幾個主角演得很出色，相貌憂悵的、爽朗的、美艷的，都清甜可人，鏡頭裏連一杯清水倒在幾片紅藥丸上也拍得很美，況且從頭到尾還有一首歌、在唱著：『我在找什麼？我到那裏去找？』聽得人心弦很感動，真像一滴露在草莖上欲滴未滴，因為它已不是上天所賜的，而是草的淚珠了。

這部電影裏，幾個女孩子遭此下場，重者喪失了生命，中者斷喪了活力，輕者也碎了夢，雖

說影藝界卑污、社會醜惡，但多少皆因她們結識的男人所致。這些男人碎了她們的夢，扼殺了她們的生命力，然後揚長而去，雖也有追悔的，但只是在冬雪裏雇一部車子去木屋再尋訪他曾不告而別的女友而已。兩次看這場電影出來，我似乎都感覺得到小娥對我有敵意：她是個敏感的女孩子，所以她為銀幕上的倩影悵惘，不希望變成她自己，青春消逝，紅樓夢碎；所以她寫『日子正當少女』。而我呢？長街燈寒，每次都是我陪她去看電影，每次都是我陪她從電影院回家。

憂從中來

稿於二月一日

以前周聞問每次醉後來山莊，在黑板上抄下『甘蔗和高粱』的歌詞，就放聲大唱，他的聲音低沉而雄放，跟莊裏的社員唱出了淚光：『高粱高來啊甘蔗長，甘蔗和那高粱一模樣，看到甘蔗想起高粱，因為生長高粱的地方，也有我底爹和娘啊（田和莊）！』唱到這裏，真是悲沉到了極點，然後一揚聲又放歌那懷想：『一樣的星星一樣的月亮，星星啊！月亮啊！是誰搶走了我底爹娘，是誰霸佔了我底田莊』，真是唱到了田野牧莊，鷹飛草長的家鄉。聞問兄每次臨走前都向我說：『放肆了。』我還逗留在他的歌聲的激情裏，沒有意會到他所說的話。

我有兩次在大霸山莊唱『故鄉』、『請你告訴他』，也有這種心境，這種心境可以叫做『還

我河山」。洞庭波兮木葉下，長太息兮以掩涕，是人生長哀中的短悲，只是極目山河，亦時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豪壯！記得第一次到朱家去，他們母女四人合唱『祖國頌』等幾首曲子，那真是一種憂國愛國的多情，輕歌繞樑也可以斷金碎玉的！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交替間，出莊隨時響起慷慨激昂的『神州社歌』，節拍爽朗的『草原之夜』，一唱一和的『燕子』，快樂歡暢的『春天裏』，溫馨寧謐的『我在船上等你』，真把神州詩社試劍山莊唱成了可以高歌的地方！

不可斷絕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廿五日

小時候第一個好兄弟叫張偉龍。他高挑個子，孔武有力，是『公司』裏的小領袖，黃木機等人都是他的小嘍囉。『公司』是我家後面一大羣錫礦華工集處的地方。他很重義氣，很喜歡聽故事，我講三國演義常山趙子龍，他笑嘻嘻咧大了嘴，原來他自喜名字裏也有一個龍。後來李龍出道的時候，偉龍已死了近十年了，不然他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個高興法。

我未入學前就畫連環圖，編故事，由於家裏很少讓我出去，一年級上課時，很不習慣，姐姐就在課室外陪著我，從上課到下課到放學，足足陪了一年，我還是未離開過教室，未上過廁所。二年級我就開始獨立了。與劉滿堂、吳章漢、康富寧結成了『四兄弟』，然而我第一個最要好的

朋友還是三年級時才認識的張偉龍。他爸媽也很賞識我，讀我年紀小小到他家去就懂得送兩粒家裏結的番石榴。放學去小溪捉蜻蜓，抓到美麗的他會讓給我；我成績好他替我高興，別人想欺負我就拚了。他喜歡打架，但很怕喝咬，一喝咬就笑個不停。我時替他補習功課，講故事給他聽，講到長空神指桑書雲與大漠神掌車占風的友情，兩人聽到一首悠揚飄來的中國音樂，就在藤子樹下自然住了，久久沒有話說。而他在唸四年級時就過世了。

偉龍臨死之前，跑來看我，全身腫得像個粽子，我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笑說他發胖了。又有一次他替我採紅毛丹，擦傷了膝蓋，小小一塊皮，卻血流如注，我問他怎麼一回事，他用砂子硬塞住傷口，說『沒有事』，好像有心事。過兩天他說去看病，卻『失蹤』了兩個月，有一天再回來找我，隔著籬笆相見，他連嘴唇都腫得說不清楚話了，但見到我，還是很高興，說他的病快要好了，又可以跟我一起了。我也很興奮，問他生什麼，他說壞血症。我說明天我去看你……，晚上黃木機就來到我家門口，悲叫一聲：『阿偉死了！』我聽了猛是一驚，也不知是喜是悲，因為我根本沒有考慮過死是什麼。去到他家，也沒見著他的遺體，他母親一面哭一面跟我說：『阿偉死時還要我們找出你借給他的圖畫故事看，他說你叫他一定要看的……』聽到這裏我才懂得悲傷，多麼志未酬啊！多麼好的朋友啊！多麼一個微弱卻悲壯的要求，可是上天卻不給他跟我一齊在藤子花樹下看書的機會。我回去哭了一個晚上，才決定要好好唸書，對得起他，幫他多唸一份

未完的書，幫他多做一份未完的事。十幾年後的今天，也許我是唯一一個還紀念他的人，我把他寫成了文章裏的人，只要我的作品能流傳，他的名字也該流傳。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六日

不為所動

二月廿二日清嘯敲門入振眉閣，表示了他不管一切，決定隨我和黃昏星三人于五月間回馬一趟。我估量一下經濟，單止三人回馬，以及在馬的旅費，需要近八萬塊錢，想以前三度回馬，有時三人有時四人，合共花了少說卅萬，心中調侃了自己一下，要是把這些錢都存起來，都要變成富翁了哇！想著想著，心中真的有些支吾起來了，又是幾萬塊錢啊，詩社要是有些錢，便可以裝電話、付房租、清押金、訂制服、開道場、買家具了，而每次用來回馬，所求所為，大馬的他們知道不知道？受苦含辛，別人曉不曉得？想到這裏，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反而不知大雁人字飛回的氣壯！

後來心裏一澄清，想到前幾天黃昏星勸說清嘯的話：錢財算得了什麼？做事卻要及時，別人知不知道算得了什麼！我們花掉了錢，換來了一身是膽的記憶：三人從新加坡闖到香港，第一流的街道和最骯髒的小巷都赤手空拳踏進去過，不管是鐵柵外的哀哀求見，還是餞行會上開懷痛飲

，異域唱台灣的民歌，半夜斟酌明日的會戰，在在都是人生一快。年紀輕輕便什麼都放不下，真笑煞了天地人。人握一把拳頭，握不了多少錢，卻握住了多少氣力和權，該當做的事，一千次也該當去做！除此以外，對得起天地良心，親友妻朋，天下的『不可以』都可以把『不』字刪掉。項王烏江前盡失子弟兵，氣極自刎，是一飲恨終身的快事，要是心有不甘，回江東收拾兵馬再打，更是一快。天下快事，不是凡夫俗子猶疑婆娑躊躇躑躅的歲月韶光中一一虛度。想到回去又可以跟在道中人交手，心血奔騰，何況還可以見到任平兄，別人棄忠義如糞土，我偏要衆裏尋他千百度，想到此處，得在馬年可以天馬行空回馬，一個翻身就可以振衣直去，用不着靜待歸期。

長風破浪會有時

胡天任

馬尾松在漸涼的風中抖起細細碎碎的濤聲，一起一落，六顆朝聖的心亦是感慨萬千的澎湃潮湧。這便是日夜期盼的勒馬洲，怎麼心情卻一點也不雀躍歡欣……一路上軍中的融洽笑談來到這裏却成了沉寂。遠處的山水靜靜的站在慢慢黃昏的天色裏，翠藍的峭山，一字的防風林、縱橫的阡陌、翡綠的深圳河、板橋人家，景物是由淡化濃一層比一層清晰。余老師突然用手遙指攏在山麓的防風林說：『那一排種得密密的樹林後面該是一條馬路，這裏都望不到了。』是的，那林子把一切的探視都切斷了，所以，我們管它稱為防風林，因為它防的不是風，而是林後面的風景。黃昏星恨恨的大聲的說：『有一天我把它們澗為平地！』娥貞姐也說：『把我們的靈秀河山都隔斷了，真是！』語氣中顯然也是忿忿不平。記得在那首『上樓』，她一開始就說：

愛在燈下對我談夜雨，畫江湖

一燈照青史

一紙畫中原

劍客俠女成了我們

嚮往是風蕭蕭裏的馬蹄

蹣跚的奔向北方的城門

有一回，我們全社在嘉義協同中學大聚，那次大哥稱它爲『神州南北大會師』，我們在七天七夜的第一天晚上第一個座談會裏從『坦蕩神州』談起，一直談到了中國，而這個話題一直燃燒著我們每個人的心，就在大家最慷慨激昂的時候，娥真姐站了起來，劈頭第一句就說：『我的前程有千軍萬馬在鎮壓！』當時全場嘩然，大哥也詫異的說連平日胸無大志的娥真姐也說出了這樣雄心萬丈的話，真是要另眼相看了，誰說她沒有大志呢？別看她水袖蕩漾，神州的女孩總是秀氣中帶着英氣的。後來大哥披着白衣朗誦『蒙古』：

我要衝出去到了蒙古飛砂的平原

妳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連空間都是殘忍的

我要到那兒找我的兄弟

因為他是我的豪壯

因為他是我的寂寞

大哥十三歲那年便在馬來西亞創起『綠洲』，爲了傳遞中華文化的炬火，十年來多少的誤解和打擊，多少的血淚跟奮鬥，終於淬成了今日的『神州』，『神州』要像岳武穆的利劍，要收拾舊山河，要揮劍便教我們的敵人授首！而他真是像極他筆下的大俠白衣方振眉，平日對國家、人民、朋友都有濃烈的關愛，對山莊裏的弟妹更是不必說了。連西門阿狗都向他訴苦呢！但他從來沒有呵護過誰，誰要是跌倒了，他便要他再爬起來，自己去迎擊風雨！他說過神州不是躲風避雨的溫室，每個人來到試劍山莊都得扎實自己的腳步，面對打擊，在風雨中成長。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來到神州不是感受到強大的壓力呢，它像一個不斷往前飛滾的巨輪，你稍一鬆懈便要落後好遠！

遠處山巒的盡頭有一輪欲落未落的金黃，映照著幾朵殘霞，那朵最大的雲絮怎麼那樣眼熟呢？它好像是……像是，啊，這不是那教人魂夢縈繞，蕩氣迴腸的海棠圖嗎？我像找到了什麼似的大叫一聲。黃昏星跑了過來，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指著那霞光燦爛的雲告訴他。那是失去的瑰麗河山啊，我們望向它，像找到了最親切的人，激動得要把我們飄泊的心情傾吐。從什麼地方

訴起呢？太多太多的鄉愁總教人一下子無從說上來。風從那邊的山頭吹來，我頰上一片冰涼。清嘯走過來把望遠鏡遞給我，我急急拿起眺望，一瞬那便接近了山光水色的地方。那愛唱『少年中國』的張長弓，還在山莊裏引吭高歌嗎？那寫詩『給海棠』的江秋陽是不是在寫着詩？那個子不怎高大却壯志凌雲的羅海鵬呢？那允文允武『三環套月』的水紅帶們，那鎮守山莊的雁平，他們現在怎樣了？要是大家都來了多好啊。我們便可一同鑒鑒這靈秀的山川，並且望神州而『滿江紅』，那該是多麼的壯懷激烈，氣壯山河！

我四顧此處，只見羣山環抱，遠處農莊上炊煙裊裊，邊界的深圳河靜靜躺在崖下的平原，像一條青碧的玉帶。遠遠的地方有一黑點緩緩移走，漸漸變大……『噢，那不是船隻嗎？長久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在這河裏見到行船呢，』耳際傳來余老師頗為詫異的語聲，我側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只見才踏入中年的他鬢髮都快被染上霜了。心頭猛然湧上那首『獨白』：

縱我見青山一髮多嫵媚

深圳河那邊的鬱鬱壘壘

還認得三十年前那少年？

料青山見我是青睞是白眼？

回頭不再是少年的烏頭

白是新白青是古來就青青

王祭上高樓極目平原，望着他長年未歸的故鄉，悲憤的寫了『登樓賦』，蘇軾泛舟遊赤壁，興起思古幽情，感慨的著了前後兩篇『赤壁賦』；而我們來到勒馬洲，看到的是回不去的祖國山河，古今多少事一起在胸中沖激，今天我寫下誓要直掛雲帆濟滄海的這一篇！



高山流水由我任性

蕭君楚

不現實中的現實

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我跟阿誰說：『我到現在還覺得很不現實。』她一臉訝異的轉過頭來望著我，隨即很瞭解的說：『哦——要是我去了香港，一定也會有這種感覺的。』我聽後頓覺安心。其實，一直到了最後一天，最後一刻，我獨自提著行李走下山時，心中還是很沒有現實感；我一面咒罵太陽和計程車，一面想著剛才那幕：你們擠在挹翠山莊的門口與我抱拳道別，我想轉身走去，却不知如何轉身，總覺時刻未到。後來阿感說：『十四妹，再見。』溫柔得教我感到又心慌又溫暖。我急急掉頭走下山，耳中還聽見你們叫『開工』。那時自己好像是行人，恰好路過『挹翠山莊』，如果叩門而入，應該也會見到蕭君楚，或在煮飯，或在清掃。然我不是過客，我正

去飛機場。可是，才下飛機，怎麼又要上飛機？上那一架呢？TG六〇〇抑是TG六〇一？真真弄不清了！提著的行李不時絆著腳，抬眼望去，四周有青山有流水，甚至還有小橋，孩童在正午的烈日下嬉戲。但是現在誰要這份雅閒的情致呢？

上了計程車，『啓德機場』四字衝口而出。我很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司機望著額前的反光鏡，皺皺眉頭問我到底去那裏，我才急忙將臨行前在抱翠山莊唸了好幾遍的『松山機場』說給他聽。

怎麼到處都是你們的聲音？

到了機場，我到處找泰航的辦事處，有點舉目無親的感覺。本來一向都獨來獨往慣了，一個人辦事從不覺得什麼的，可是今天在匆忙中找不到泰航辦事處，竟然心惶得想回抱翠山莊找你們，又希望清嘯說笑中的意外事件真正發生，那我就順理成章的留下來，好讓你們再驚喜一次。三天前初回台北時那種回家的心情已不復在，而就連離家的心情也掉在旅客羣中，烟消雲散了。沒有心情的心情是一片空地，我站在中央，看旅客擁擠在遙遠的機場大廳的那頭。

正不知該走去那兒，赫然發覺泰航就在我面前，只是櫃檯前一個泰航的乘客也沒有。我問辦事人員何時才開始辦手續，他說：『早就開始了呀！』那麼，為什麼一個旅客也見不著呢？我望著其他櫃檯前的人龍，幾乎有點憤怒了。

辦好手續才十二點半，離起飛時間還有一小時又二十分鐘，我只好到處遊蕩，很像那些孤魂野鬼半夜出來逛人間，世事與自己無關，却又嚮往去和人間扯上一些關係。進了入境室，因手續全辦妥了，心情和平下來，就開始仔細的想你們，覺得你們皆在我左右。我想起大哥，大哥的音容就出現，再清晰不過。到我真要四處去尋時，又沒有一張面孔是大哥。如此一個個水中撲影般的想過去，想起才結義的十三位兄姐；每一篇誓言，每一杯酒，每一拳，都是才發生的，而我此刻怎會一個人坐在偌大一個機場的候機室中呢？恍恍惚惚，又聽到大哥與娥真姐在閒聊，細細密密像流水流過我耳畔；胡天任和黃昏星在抬槓；阿誰阿燕馬不停蹄的絮著八卦派的八卦事；阿戚說：『十四妹，再見。十四妹，再見。』你們在候機事的每一個角落裏和我說再見。

在美麗的累中睡去

上了飛機，只覺疲憊不堪。陽光從機艙那些小小的窗隔中射進來，把周遭都照得透透明的很不真實。整個上午都是如此，透明得酥軟，彷彿一彈就會碎，

吃過點心，我閤上眼，朦朦朧朧將睡未睡時，所有的記憶却醒過來，在夢中演一齣已看過的一齣：挹翠山莊的最後一天，你們累了都去睡，我因為快要離開你們，總捨不得把時間讓給短短的一覺，就起身找人去聊天，然你們這些熟睡的人啊，怎麼不會醒醒呢？整座屋子靜得走出了時間，冷清得教我什麼也抓不住。我走到草坪上，看見台北在我的清閒中忙碌，突然不知所措，奇怪

自己怎麼浪漫漫到台北來了。又想起昨晚我們趴在欄杆上看遠處飛機場上飛機此起彼落，亮亮的機燈是你們欣見的明星，却是我懼見的流星。口中跟著你們一陣亂歡呼，心中悵悵的就想跨出欄杆去。整個台北市的水銀燈和霓虹燈都在召喚我，我要邁向那一叢呢？

還有結義。我們剛擊道十四個兄弟姐妹在曦微的晨光中結了義。因為是生平第一次，所以心裏很緊張，都知要怎麼做。我排在最後一個，聽兄姐們十三次不同的誓言，十三次凜然。我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壯烈，可是那時就是知道要把背脊挺得很直很直，要有泱泱大國之子民的風範。那種驕傲啊，非要神州人、中國人才會有。天漸漸亮，所有黑暗中想看而又看不到的景色都明朗開來，中秋的月亮還未退下，晨風涼涼扇過，真的是『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啊！

而結義與月中秀都是我意料不到的事。我只是想回來看看你們，看看從未謀面却又時時聽說的王萬象如何萬象；又想去吃南山山陽的『道地』馬來食物和福隆的蒙古烤肉。當然，結義也是頂頂重要的，可是我還是沒想到我會進入剛擊道。大哥在赴港的第一晚就對我說：『阿還阿誰都是預備來香港和妳聊個三天三夜的，娥真也有很多話要跟妳說。』又講起阿誰如何因不克成行而大哭一場，阿還如何辛苦的辦手續。我聽了好傷心，就像小時候妹妹在學校挨了老師的罵回家嗚咽時我憤憤不平的想找些什麼來替她來彌補一般。後來清嘯及黃昏星都說：『回去啦，回去啦！』我一面聽著一面心裏就在想計策回台北。果然，我不是大大的嚇了你們一跳嗎？

香港的雲層好厚

輕音樂換成空中小姐的廣播，香港到了。我繫好安全帶，望向窗外，滿目都是雲。飛機降了又降，跌了又跌，窗外始終不見青天和大海。這樣厚的雲，香港天氣會不會不好呢？我回台的這個祕密，又會否給家人知道呢？憂慮就和這些雲一樣。想起離家的那天，我拉上旅行袋拉鍊的那一刻，就好像破釜沉舟，什麼問題都鎖在袋中，而我是顧不了這許多了。要回台灣的決定已在太平洋上空，我也一步步就跟著飄過去。那天真是極討厭的一天，很多事都不順心。到了晚上，解決掉所有問題，大哥他們却不見了！我獨個兒站在環新街等他們，那些搬書工人都不知我在做什麼，好奇的望過來，我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在心裏唱社歌。後來回到尖沙咀碼頭等，還是等不到他們。那時心中閃過幾十個念頭，身子仍却倚在欄杆上。腳下的海水波光粼粼，對面香港的夜景亦如平時，很明珠的閃耀其美麗。但是也就是那種燦爛，那種強烈的文明感與繁榮感令我害怕；心情好像一幅由彩色轉到黑白的電視畫面，一下子什麼都淡下來。我一個人對著千百張不相識的面孔，被吞噬的恐懼感全兜上心頭。

而這一切歷選中的不快都像幻影般消逝在半島酒店的二五八號房中。

我想，這些都是註定了的，就像我中秋回台，也是必然的。

後來大哥、黃昏星、清嘯及天任換上了新道袍，神采飛揚得忍不住要練拳。拳來腳往中，整

個房間像一面大旗，被他們舞得虎虎生風，這勁風將我的心高高揚起，而心中全是散文。觀武和練武，原來是兩番不同的境界。那時真希望詩社裏的人都在。就像有一晚看電視，是一張專講武術的紀錄片。講到各宗各派的高手在古寺廟宇中練武，教武，窗明几淨，鐘聲清遠。我們的少林、武當呢？如果你們都在，必定和我有同樣的激情。

十二點多，我們出去吃宵夜。那家馬來西亞餐廳的東西，大哥說不是很道地，可是我還是很喜歡。回想起來，恐怕是那時太鍊的關係。之後六個人又漫漫而遊，遊回「半島」去睡覺。我和娥真姐佔了二六三號房，房中整夜都有輕音樂播送，音樂中還有娥真姐均勻的呼吸。我聽著聽著就傷了感，將所有的興奮都積存下來留給第二天用。

思緒愈接近離港的那部份，飛機也就愈飛愈近啓德機場。終於放下了兩隻機輪，我們衝向長長的跑道。這是最現實的一刻了，別過你們，到此時才真正感到自己身旁已沒有人。我闖回去又闖回來，行過的山山水水都要讓我幾分呢！

聚會回來

秦輕燕

『大哥，我走了。』帶着沙啞如補鍋的聲音，走到窗前，和大哥說話。窗裏的燈，在夜晚裏綻放溫暖如菊的柔和。

『今晚回不回來？』

『不了，我要回家洗澡，然後去家教，然後回家。』

窗裏傳來大哥笑嘻嘻的聲音：

『喂，妳回家的經歷可以寫篇報導文學哩！』

伴着笑聲離開山莊，背後還傳來娥貞姐清脆的嗓子：

『阿燕哪，回家吃點藥，醫一醫喉嚨啊。』

外面下着毛毛細雨挾着冷風，我却裹着一身溫暖，如振眉閣窗旁的窗簾，離開山莊。

聚會幾天沒回家，不知家裏怎麼啦？爸媽和好了沒有？哥哥和姐姐吵不吵？

回到家門口，是媽開的門，媽倒是一團和氣，媽向來是好脾氣，只要不和爸吵架。大姊也友善的跟我打招呼，使我興起和她談金山聚會。說到金山劃地爲二，分龍蛇兩組，玩軍區作戰遊戲，奪取軍旗，追襲俘虜，緊張激烈。講到興奮，縱聲大笑，弟弟在旁，頻頻問道：後來怎樣？看來家裏的人對詩社的態度，已轉而爲欣賞了。還說起遇見 總統和蔣祕書長，唱社歌，送書，歡笑一室，最後還讓神州攝影組拍下欣喜的一刻。

晚上我看大哥的武俠小說『神州奇俠』，大哥的武俠小說都是現實中的故事和人物串成的，看到書裏的左丘超然，便想起以前大哥口中常說的兄弟『散骨大師』吳超然；看到『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唐柔：這個唐家的人，會是誰呢？記得以前在舊山莊，有一次阿遷、阿誰和我，留宿山莊，大哥又拿起上古史、中古史以前大哥兄弟們的照片。大家圍坐在冷冷的地板上，在舊山莊，沒有桌椅，向來是圍坐地板共聚一堂。看着那些又陌生又熟悉的顏容，大哥總是說起那些弟兄曾說過的話，描繪他們的個性，講他們值得驕傲的一面，使我們也喜歡上他們，熟悉他們，很想見他們。大哥的話，在冬夜裏是一道暖流，緩緩的流到每個聽衆，每個兄弟的心裏。啊，值得驕傲的兄弟，那些人物，那些繽紛的歲月，他們可記得白衣一般的大哥？如今，歲月如仇，怎料到如

今却面臨『斷冰切雪』的下場，天地間烙下無情的答痕？這一刻，我想到，山莊。

書裏吵吵鬧鬧、驚天動地的鐵星月和邱南顧，想起平日黃昏星最愛放『空氣』，清嘯鐵口最無情，平日兩人最愛鬥嘴，看到鐵星月和邱南顧的罵架，我便直以為是山莊裏黃昏星和周清嘯呢。不知山莊裏的人現在在做什麼？還有『水從碧玉環中出，人在青蓮瓣裏行』的唐方，唐家的人，暗器輕功堪稱一絕，武林第一世家。娥真姐是不是正看到『怎麼裙子這麼短』而發笑呢？『泰山高，不及東海勞』大哥怎會想到這首詩，在武俠小說裏，『觀日劍法』，一座高山升起一輪紅日，多麼壯闊的意象，我問大哥到底怎麼會想到？

却看到陳見鬼和秦瘋八，心裏直罵大哥，要取名也取好聽文雅一點，又瘋癲又八卦，叫我如何做人。不過出現在大哥的武俠小說裏，却是莫大榮幸，這才叫我哭笑不得。但陳見鬼也沒好到那裏去，又可取笑阿誰了。邊看邊笑，妹妹在旁問我：『奇怪，什麼書這麼好笑？』

聚會剛剛回來。這次金山聚會，人數超過三十個，多麼熱鬧，我最喜歡熱鬧了。又是在美麗的山莊，想起那次『夜渡金山』，多麼驚心動魄，好像在戰亂中，見出家人的真情。想起這次聚會的人，以後都會在『神州奇俠』裏出現吧？小黑豆李鐵錚那一句『來山莊若是晚一步，那就一生都晚了一步』，使我心裏震了一下，就像在鬧市裏聽到哀戚的簫聲。小黑豆來詩社不久，這是他第一次參加聚會，看他衣服比人還白，眼睛白比黑多，平日不出聲，沒想到這次聚會裏，却是

又舞、又唱、又鬧，簡直是非洲來的小黑人，大跳靈魂舞。另外一個新秀楊濟輝，却像個美洲來的白人，狂跳吉力巴。這次楊濟輝，簡直大放光輝；金山龍蛇之戰，成了龍組大將，蛇組心腹之患，個人單槍匹馬直闖蛇組司令台，三進三出，無礙於蛇組七、八人的包夾。另外一個陳蘭棣，眼睛長得就像陳蘭麗，唱起歌來比陳蘭麗的還尖細，也是飛毛腿健將，替龍組立大功。有一次大哥說：『陳蘭棣，你實在高，不過，我們還有一位社員比你還高半個頭，他叫張國治，從金門來的，下次你會見到。』可惜張國治這次有事沒法參加聚會。

唉，聚會回來，人都分散了，張博智說過下次社慶他一定參加的，不知他們是否正趕着聚會的稿，和我一樣，正想着金山的聚會？聚會幾天不在，我那些鴿組信件都還沒處理，晚上應該去辦，順道看看那些參加過聚會的人，或許他們正和我一樣，奔赴山莊呢。那個郭宛然，多麼文靜，却是金門來的姑娘。

『畏山六騎……風雲密佈，夜黑風高』同樣是夜黑風高，我們在金山，正假想敵人來襲，我們伏擊，要反攻回去。金山的海風狂嘯得可以捲起一座山，吹得人眼睛都睜起來，樹葉裏沙沙響，好像敵人細碎的脚步聲，我匍匐在草地裏，黑夜中看敵人身影晃動，一寸又一寸的逼進……紅屋那邊突傳來海鵬淒厲的叫聲：『長弓——』糟糕！一定是黑旗被奪，我們又要背水一戰了。在大哥參謀長的領兵作戰下，我是大哥的子弟兵，正在前線伏擊，要打出一場轟轟烈烈的戰！

啊，我還是到山莊吧，我可以假裝說我有正事要辦，再遲就來不及了。然後正大光明的留在山莊，可以看得大哥追着阿狗說：『狗弟弟，你只要講一聲人話，我就說你是人，不是狗。』還有，看那兩個整天纏在一起的曝光大王吳勁風和長下巴胡天任，纏膩的打永遠不完的架。還有那個陳見鬼，啊啊哇哇的，又要說我和她又同床異夢了。

我還是到山莊，就像平日回到山莊一樣，回到我另外一個家，他們抬抬眼，又回去各自吵鬧，等到一聲『宵夜囉！』一羣人漫步道南橋，吃一碗麵，歡天喜地的回來，完成山莊一天的生活。

天日昭昭

陳飛烟

在金山聚會的一個晚上，曾經爲了文學考試上的一個題目——人格與文格是否合一的問題而討論了一場，情況熱烈而精采，每個人爭相發言爲真理而激辯。而其結論是對人格與文格合一的肯定，也就是每一種的文格正是其人格的反映，有怎樣的人格必有怎樣的文格。這個結論遂使我想對溫瑞安兄其文與其人的認識，作一番探討與敘述。

溫瑞安，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一日生，廣東梅縣人，僑居馬來西亞霹靂州。他在被稱爲『文化沙漠』的馬華文壇上創立起一個叫『綠洲』的文學社團，首先在這樣一個異域的土地上種下一顆中華文化散布於海外的籽，並身兼力行的做了許多事，而那時他才十三歲的稚齡，卻已有鴻鵠之大志。十九歲的時候，已是遍布馬來西亞各州十個分社一百餘人的編輯中心人物，是他兄弟口中

的老大。民國六十三年來台就讀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因為極度繁忙的社務與工作，以致休學，然未忘苦學進修。民國六十五年在台創立『神州詩社』，今一度更名為『神州社』（是因祇名『詩社』已不足言其志故改之），社內兼修文武，又先後出版詩刊、文集、甚至手抄刊物數十種。

首先識得溫瑞安、溫大哥的大名是在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的中國時報人間版上的第一名小說獎——鑿痕。『鑿』文不論是文字的運用上，或情節的緊湊曲折上、或文章氣氛的烘托上，別有一番風格外，正如亮軒先生在『坦蕩神州』的序言裏所說的：『一股陰鬱肅殺之氣瀰漫紙上，很特別，也很引人』就是在這一種別致中，我反覆看了幾遍，並且特意地留意了作者的名姓，而就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於大哥的文章我經常是看之再三的，像我在看完『龍哭千里』時，我激動的寫下：『我無法劃線，更無法斷句，祇想一口氣、一口氣——，想那異域的十七歲少年，想那頭鬱鬱而鳴的龍，收音機傳來的是琵琶的輪指，古箏的琤琮，笛聲的清越，那中國的聲音，在中國的聲音，我重又讀遍龍哭。』在讀『今之俠者』，我是時而激憤，時而悲痛流淚，又時而一心嚮往。後來更因看過『風起長城遠』，對大哥俏皮的『人物誌』、『十一怪人傳』，而對神州諸子有一番熟悉的神交，及至今為神州人，也是大哥座下隨行的一名弟子，在日常生活裏的一言一行看大哥，才更加明白了什麼樣的人格才能寫出這樣如長江黃河奔騰千里的文章，正如我在大哥字裏行間所感受到

澎湃豪邁的文風，細緻婉約的筆觸裏，想見大哥的氣宇軒昂、俠骨崢嶸，和真性真情的映象竟是重重疊映的。

第一次見大哥是在大年初一，羅斯福路五段四樓上的試劍山莊。雁平拿着一大疊相簿在講述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大哥穿著一件咖啡色唐衫上衣、黑色長褲、鼻梁上的黑框眼鏡，使英氣的眼神更增一分書卷味，上唇還有微髭。從振眉閣走了出來，在那狹隘的廊上來回走著。我從雁平的專心裏抬頭望他一眼，就知道，那是大哥。他彷彿天生就有那種氣質——王氣，正如『神州奇俠』中的蕭秋水一般，在任何場合中出現，別人總會先注意到蕭秋水，甚至眼中祇有蕭秋水。我們都叫他大哥，別人也是這樣叫他。三十三歲的台南文武兼備的社員沈瑞彬兄，他也恭敬地稱他大哥，不管是什麼樣的場合。有一次在台南行中一家旅社裏，大哥意興過飛的講話，沈瑞彬恭敬的遞上一杯茶請大哥用，愧煞我們這些與大哥生活得這般親近的兄弟，外人也驚奇望了這一幕。

在山莊裏，大哥有時會在振眉閣中忙著趕稿、編書、處理許多社務，甚至回信，可是大廳上發生什麼事，大哥沒有不知道的。當有人前來挑釁時，大哥會在振眉閣和黃河小軒間的通道上來回走著，遣將用命，調度有方。甚至大掃除時，誰是常洗馬奴廠的人，大哥都知道。大哥在稿價高築之際，不但社務繁忙，又兼發行部，可是仍在每天的深夜把賬單一一清楚地列出，沒有欠過

一分一毫，而仍是忙碌之餘，會和我們開玩笑，說阿狗不是狗是貓。還帶著我們去看電影，吃好吃的東西。在看電影買票排隊時，看見黃牛揀隊，忍不住要率兄弟上前阻止而打架。就是這些，所以大哥『今之俠者』中的人物，事實上都是現實中的俠情人物，關照人間的性情之作，文中的擊桌碎案，悲歌慷慨，就是生活中一曲『滿江紅』的悲憤激越。

大哥常會拿祖國河山的畫片給我們看，拿錦繡中華，他說當他寫作時總把地圖攤開來，那紋路彷彿老人風霜的臉，他說假若在祖國河山的每一省、每一縣市、每一據點上都有我們神州人，那是多麼過癮的一件事。那時神采飛躍在眉間，使我想到那龍哭的十七歲少年，那激情宛若飛躍的風，再化成字字鏗鏘，字字憂心如焚的文字。當他拿著照片，指著一水之隔的故園土地，怎樣中國的一分情感在滋長茁壯，最後而成山河錄十首的一記雷鳴。

所以說，怎樣的人格表現怎樣的文格，怎樣的文格反映怎樣的人格，我在大哥的文中看到我所熟悉的形象，也從文中更加明白了怎樣的大哥，雖然我沒有那樣的才華，誇下那個曾經是兄弟而今成了斷傷的大言：『我要用一本論文集來評大哥的一首詩。』但是大哥的人與文，卻是昭昭日月、皇天后土所共鑑，我祇能用誠摯的心，拙劣的文字簡單的論述了大哥的人與文罷了。

暮

余佩珊

我站在門口看外婆和媽燒菜，油在鍋裏沸騰，外婆滿臉緊張的捂住嘴，另一手騰開去揮掃煙氣，還不忘順帶開了抽風機。媽皺著眉頭，眯著眼，一手托住盤子一手拎著魚尾，遠遠離油鍋站著，用腳掃正鋪在地下防油的報紙，然後提高魚，很果決的將魚從頭部滑入鍋裏。「刺」一聲油全叫起來，還是魚吃痛的叫聲？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國樂裏鉦那驚心懾魂的一聲。現在媽握著鏟子，把醬油加進鍋裏。外婆很慎重的站在一旁，兩手叉腰，嘴裏正說著話。昏暗的燈光照在她們身上，就那麼朦朧，似無實有的一圈燈魅，彷彿兩個人都退到燈圈裏去，不過是我的幻象罷了。抽風機的聲音還是真實的，煙氣上升極快，化成一道道白而不透明的細絲，全進了抽風機。

那時我看見暮色在窗外窺探，青漫漫的彷彿一點打翻了的顏料，摻雜著已有些發烏的夕影，

而空氣是清水，還沒攪勻，想滲進窗子，又給擋回去了。

我挺起一直靠在牆上的背，緩緩脫離廚房，外婆正在試味，否則一早就叫我別靠在牆上了，因為髒。廚房跟書房間有條短廊，其實只是一條通道罷了，但我喜歡『走廊』這兩個字，令人想起臨海而建的白屋，長走廊鋪著花紋大理石地板，廊沿的欄杆是黑的，寬得可以坐人。廊外便是怒濤，捲起千堆雪；且要有風，嘩嘩啦啦吹得很爽勁。短廊一會兒便走完了。我走進書房，在太師椅上坐下，窗戶很令人高興的大開著。往常婆看到這樣，一定一面關，一面咕噥著灰塵大，因為如此，家中每一樣不常用的東西都罩著套子，還不止一層，塑膠套之外再一層破布，或泛黃的報紙牛皮紙，總是在搬家狀態裏似的。看著看著，自己都覺得髒相，有事沒事總摸打自身幾下，離眾套子遠遠的，惟恐觸到一身灰。

太師椅前是書桌，我把雙腳架在桌面上，望著窗外。其實窗外的景色也極有限，正對著別人的違章建築，中間隔著一棵樹。兩個看來是國中生的男孩子在嘻嘻作響的木板陽台上，拿著根長竿子黏蟬，不時哈哈笑著。我倒是很有興趣的瞧了好一會。終究因為樹蔭太濃，看得暮色都沈了。一個胖女人出來，哇啦哇啦的說些什麼話，不多時，揚在衆多炒菜聲裏的那一點笑聲便也沈寂了。

我立起身，走出書房，一直進客廳。公公和爸正對著客廳門坐著，每人手持一張報紙。爸

旁邊一盞落地燈，燈罩一根支柱斷了，所以歪著，燈光黃得很無精打采。兩人臉上一片疲憊的釋然；熱了一天，到晚來該舒舒服服的坐一下吧。有風，不過很小，微微那麼一陣過堂風，叫身上的汗剛結了些又消了。由他們身後是一整排的窗子，半敞著，若隱若現一角紅花，暮色裏特別的蒼茫美麗。再遠是窄巷裏摩托車嘆嘆而去。最遠處我還可望見幾棵大王椰聳立著，剪影一樣貼在暗灰白的天幕下。

到晚來蟬聲真吵，競賽似的，叫人聽著惶惶然，彷彿好時光便要去了，想抓住些什麼美麗的事物，甚至想更具體的便伸手一抓，終究只見自己的手在漫湧而入的暮色裏逐漸模糊。

『吃飯囉！』婆在廚房裏叫。房子裏靜止的人忽然都活躍起來；『踢踢沓沓』拖鞋聲自樓上下來；洗手聲，咳嗽聲……每個人忙忙碌碌的說著笑，沒事的人便手扶著椅背，隨時可以一屁股坐下來。抓起筷子便吃。家人叫吃飯時都有些『虛張聲勢』，真正擺齊一切總是要等一會。爸爸爺爺終於坐下來了。我過去轉過風扇的方向時，媽才匆匆而來，一邊掠掠頭髮，說：『好熱，開點窗。』走過去推開窗。我一驚，怎麼暮色打一個呵欠就成了夜呢？

那身白衣

楊濟輝

我來了，駕著風馳電掣地馬達車，就爲了追趕那已荒廢的歲月與青春泉湧。尋著、覓著、探首著，如同一個門外漢，初亂拼湊了個腳蹺，就以爲如此可以一窺大雅之堂。沒什麼！真的沒什麼——除了教室、宿舍、圖書館外，便是一羣昂首顯情的『大學士』；他們怎會對我这滿身泥巴的門外漢，伸出和善的手，更何談熱絡的心。我總不能老是安身立命在『牆上』啊！罷了！！回去再說，回去再說。

嗨！慢著，慢著……

『神州信箱』，這個特大型的信箱，全身散放出沉厚璀璨的色澤……，這光彩在我昏熱疲死的腦際，却轟然地敲下一悶棍。

記得在一個春夏不接的午夜裏。雖然已更衣就寢，然全身仍是涼颼颼的，而腦袋瓜却偏是火辣辣的。沒有一絲睡意，但清醒著反倒也是一種折磨；在無所適是之下，只好從床尾拉出些過時的報紙，試圖尋些催眠的藥劑。有一篇密密麻麻的傳記文吧？然而上頭却有一幅少見的美工設計圖，那蒼渺雄渾的光茫，喚使我的眼光跟著鉛體小黑兵逐漸移動。就這樣看看停停，停停看看，到末尾時，我不得不再頓那麼一下，因為我得起來洗洗滿面的淚痕，順便揮踢幾把拳腳以洩胸中的差根、激奮之氣。接而再靜下來嚴肅肅穆地端詳一番，……。

曾幾何時，他們竟然從紙上冒到我面前來了。

『等一等、等一等……』

『喂——進去吧！』

『不會太……太冒失嗎？！』

『怕什麼。搞不好他們還會設筵招待你呢。』

『哼……哼，我不敢想。喏！你看——「試劍山莊」，有刀啊，劍的。』

『你且試試吧！或許他們看你滿頭亂髮，風塵僕僕的樣子，就先怕你三分。』

『好吧！殺進去再說。』

『叩！』『叩！』

『請問……』

『找誰！』媽啊！怎麼一下子圍上一羣人來了——

若不是自己碰上這麼一著，還真不願相信所謂的『緣分』，更何談幸運呢。就像一枚待放的炮竹，在偶然的機會裏，觸著了那把光耀的火焰，而熱熱鬧鬧的鳴放出一場舞台劇的序幕。這場舞台劇可以是人倫的大悲劇，也可以是人世間的大喜劇；是悲劇，是喜劇，對一位駐足旁觀的觀眾或許是重要的；但對我而言已不再重要，更因為舞台上早已有了我的位子，而我業已下定終身畢力地演出決心。

『詩社的門永遠是開的，任何人隨時可在此進出，』阿嘯在和我第一次談話時就說過的。

至今我來來去去，進進出出過多少次，每當我觸摸到這扇道貌岸然的門，心思各有所不同，時會是敬畏、感激、羞慚，更常會是如同一隻倦鳥飛回暖窩般的興奮；有時只不過是幾句問切的話。我也喜歡進『長江劍室』、『黃河小軒』看看他們埋首案前的默然，更希望多窺幾眼大哥的英姿，娥貞姊的柔雅。不為什麼，因那兒就是光亮，就是永恆之火！老天！我老家那扇紅柴門，竟沒令我如此深刻地感受過，真該反省、反省。

社裏的生活是嚴肅、積極的，同時也是浪漫、輕快的。在我參與的大小數次戰役裏；或是頂著炙熱烈日，或是佇立於風雨飄渺間，然而大伙仍是懷著不變的目標和審慎的原則，共同來執守這份認真熱切的抱負。我頭幾回打仗時，當遇到太頑強的勁旅或受到過多的讚賞後，我總愛暫時撤下自己的崗位，伸長脖子看看身旁這羣親密的戰友；想著、想著，楞楞地看著，登時覺得他們是一羣身著白衣的俠客。各自揀著自個的名琴或寶劍，尋覓那知音、烈士，他們的衣袂拂姿在風雨裏，酷晒在豔陽下；一旦遇上困境惡敵時，仍可擊琴揚劍地仗義而行，循禮而依。

白衣啊！白衣。並非是穿梭於冷氣房和辦公桌，更非西門街弄裏的白色A B 褲或咖啡屋的『白領子』所能比擬。這白衣是經過多少歷史的提煉和人世間的造化，它不會憐也不怕憐，任憑世俗的斑剝亦無法頹退它的雪亮與沉澱。但願我終有那麼一天，再能伸長脖子看到所有的神州人穿戴屬於神州的白衣，一起武、舞。

朋友再見

鵬
旅

那天，我經過南陽街，踩在柏油道上，數著長街的景致，數著數著，竟數到了你。就在蒼老暈黃的巷子口，鮮腴依舊。只是，好像缺少了昔日的風采。我們熱熱絡絡的握手，輕拭舊憶，細數當年。倏然間，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咽在口中，滿滿的，想道也道不出來。

你笑著說：『我們真的老了，淪落到這裏緬懷過去，日子却還是不斷的在旋轉著。』是的，我們真的是老了，說不出是痛楚、沈鬱、或是辛酸，我們像極了被放逐的浪子，僅憑著生存意志，無奈地在流浪。

而後，我們鬆散的倚著牆柱，聆聽蟬聲悄悄地溜走，看晶晶暖暖的阳光穿梭著。依稀依稀，往日的聲音還是不斷的在迴響著迴響著……。

狂風沙

『古今多少事林林總總，也就像打開一本先書，話說……。』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憶過去，但是，很多往事是不容一筆勾銷的。我一直也不能忘懷那斑斑駁駁的球場，我們泡在那兒的時光比上課的時間還多。雖然，只是一大片混黃的泥土，我們却比自己的家更熟悉。熟悉它每一塊窟窿，每一塊窪地，每一塊曾經仆倒過的砂土。我想，這幾乎是我唯一喜歡上學的理由，也許，真的很可笑，但，畢竟這是很難抹去的事實。

每次，我們都踩著自己的足跡，很滿足於目前自己所擁有的。我們不停的練『迂迴』、『碎步』、『變換步伐』、『擁抱』等技術，或是像阿貝貝般的，繞著不橢圓的球場，一直的奔跑，直到你累了、疲了，爲所欲爲的擷取了你想擷取的爲止。你笑著說：『那時真是海闊天空啊！』當時，我們是多麼的自負，一方面爲了自己的年輕，一方面是爲了自命不凡。現在，離的離，散的散，球場上再也沒有我們的影子，只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陳跡。

少年•少年

還記得否？朋友，有次我們跑去紅樓，走在古色青苔的長廊，正在怡然自得享受紅樓的古磚古柱，衰頹却有歷史的欄緣。冷不防的，却被教官逮個正著。朋友，當時我們正赤著腳，提著鞋，衣衫不整，吊兒郎當。他說我們是班上的殘渣，不配走在這裏。是的，我承認，正課對我們說

是附屬品，正規教育不適合我們。但是，我們却都不承認他的那番話。

結果，下一次的月考，我們都拚了最好的名次。這下子，我們却是泰然自若，悠悠遊遊的走著長廊，甚至，敲響一記足音，告訴它，我們曾經來過，剛剛這聲音，正是我們所敲響的。

年少就是這個樣子過的，幾分狂狷，帶著幾分情感，幾分叛逆，夾著幾分執著，幾分幼稚，調著幾分成熟。朋友我不願說我們是比別人更超脫，更特出。不過，至少在武陵年少，我們盡了力，我們盡了本分，去尋找我們的人生，追逐我們的理想。雖然，我不知道這麼做值不值得。但是，我們認真的走過、笑過，甚至活過。

拜燈之蛾

朋友，我還記得你曾說過，『我們都是拜燈之蛾，不合流也不合污。』而這類的人，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要在現實與理想中掙扎，要在理智與感情中突破。是的，我們總覺得唯有將自己投入大適之域，才能感受得到『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合一』。是的，我們總覺得挾著大志氣遠，不浪擲我們隨時都準備獻出的理想抱負外，該學的還是很多，該關心的事還是很多，而不是學會那些雕蟲小技，自欺欺人，而變得目光狹隘，近視短利。

有些時候，我們幾乎要放棄了這些抱負，一昧的自暴自棄，一昧的麻醉自我。只是，我們不是這種人，我們在最歡樂的時候，越感到寂寞。在衆人皆醉的時候，獨我清醒。因為，我們討厭

人們認定我們是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我們有我們的國魂，我們有我們的熱血。儘管，我們摸索的太艱辛，太痛苦。然而，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不得不背的十字架，做個拜燈之蛾又何妨呢？

朋友再見

隨著搖散的光陰，距離那段日子越久，愈是感觸萬端。如今，那段年少的蹤跡，渺無煙迹，一切感懷舊往，盡在心底，却不是何等滋味了。

再見朋友，爲著我們的人生，爲了我們所負的使命，容我們埋下頭來，再好好苦幹吧！

推廣時的態度與抱持

黃碧惠

神州文集的出版是社裏的大事，初關山莊即遇到『踏破賀蘭山缺』的出版，二哥興奮的語調從木柵傳過來，我似乎看見他手足舞蹈、眉飛色舞的歡欣，而感染到這喜悅，忍不住的要和大家一起去推廣。那一天在台大校園推廣的成績我拿了個龍組第三，然而這只是增添一絲喜悅罷了。最主要的是我克服了怯弱和陌生人交談，並且從中觀察各式不同面貌內容的人；把神州社介紹出來，有很多人說要來了解的成果。有感於首次推廣的遭遇而寫些心得。

推廣文集不同於推銷書刊，所以名為『推廣』可知賺錢不是目的。書是作者編者嘔心泣血，精挑細選所得的作品展現，珍惜它是必然的；我們親自去介紹去推廣文集，主要的目的是要人了解我們，藉着推廣的過程和書的傳播尋訪志同道合的人，一齊來為理想抱負，而同赴沙場踏破賀

蘭山缺；所以推廣不在我把這本書賣出去而已，是從知音共鳴者的獲得，以致長遠的理想實現，我們希望神州壯大，也喚起熱血青年一同為時代、國家而努力奮鬥，盡些心力，不沉迷於逸樂享受、安於現狀之中。

賣書不是口才伶俐就行得通的，還要「誠」，以誠心誠意的說服，而不是蓋得別人七葦八素的，天花亂墜，就像大哥所說的把整顆心都賣出去；集體推廣這一天，『踏破賀蘭山缺』才到手邊，未看完就去了台大，優點是什麼？不知，內容提些什麼？未知，當被問起時，只有啞然，這種情形下，只好說實話，想不到反而得到更好的效果，至誠是最好的策略了，打仗前，書一定要先看過，免得語細。

過程中可接觸到很多人，『五不』是我推廣中對買者的挑選，不看書者，不賣。不誠意者，不賣。油腔滑調者，不賣。以同情憐憫者，不賣。狂妄無禮者，不賣。不看書者，書賣他簡直是浪費，不誠者滑腔者不夠資格買，同情勉為其難者，何必強人之難呢？狂妄無禮者，他一開口便令人光火，故而不賣。假如是碰到有心人，賠了錢將書送給他，真心誠意和善的人，賣給他，偏激不了解而叫賣者，要他了解，那怕是辯得天地昏暗，也要糾正他搞清楚。未接觸過書刊，有意嘗試者鼓勵他。這是我賣書的原則。

以推廣為手段，以介紹詩社交友為目的，書是讀者和作者間的橋樑，作者走過去也好，讀者

走過來也好，書總是要使兩者得以溝通的。詩社在文壇上已頗有名氣，可是只有聞名而不知內容的，或者沒聽過的，還有很多，推廣中是將詩社介紹出來的最好機會，切莫錯過，或許對方不買或沒帶錢又有何妨，也是一樣要告訴你，神州社是如何的情形，即使是從風起長城遠的馬來西亞到今日神州，全本全套儘已所知都可傾囊告訴他，我們的理想，挫折感懷，一一可表。每一件都是實實在在的，要他知他曉。臨了還請他光臨山莊來了解我們，一起搓拳摩拳、共同奮鬥。

書賣不賣出去總在其次，信用、尊嚴要兼顧，狂妄無禮者雖沒必要「橫眉以掃之，怒目而視之」，但也要低眉以報之挫挫他的狂妄之氣。書是好的，不計利益的推廣，人是好的，便推誠置腹的結交，詩社是要人了解的、是神州人的光榮，便大聲的把它說出來。

初入神州

徐幼鳳

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感呢？對神州的這一份熱情，似乎是長久以前的一個夢，實現了，而且太快，快得讓我不及準備！

昨夜裏，電話鈴聲響起，抓起話筒，聽到一切甚為陌生的聲音，極不標準的一口國語，我是（細）神州西（詩）社的黃昏星哪！妳可不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呢？我心中泛起一股不知是什麼樣的滋味，興奮吧？驚訝吧？或是恐懼？怕這個我一直想參與的聚會，會在媽媽的一聲『不』中，煙消雲散，所幸，母親仍舊順着我的意思答應了。多棒！

整夜，我翻來覆去睡不着，腦中一直浮出許多畫面，神州人在照片中的形象，見到詩社的人時，該有的態度，揣想詩社聚會的一切一切。然後，天微亮時，我便起身，在一家人都仍沈浸在

夢的溫柔中就穿好，拾掇好整裝待發。其實我也知道自己太傻，還早呢，急什麼，可是心中真的生怕一個緩拍就失落了一整首歌，這份熱烈的情意是天長地久的吧？我原是個多情的人啊！

接着，一連串的活動，把我拉入了神州詩社。突然的，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確確實實的神州人了，一切都如此熟稔而親切。我默默的觀察，靜靜的看，最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每一項活動，也真誠誠的融入了這個家中。

一切的人都那麼熟悉，從書中轉而活躍在我眼前，似乎這該是場美夢，但我却體認到一份無比的真實和這些熱鬧之後的一些寂寞。每個人，都在找尋著什麼！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迷失與茫然。可是，如果有一些人能一起追尋同一個目標，即使不被大眾接受、諒解，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有知意啊！我們有心連着心，手攜着手一起向前走，接受一切挑戰的勇氣啊！忍受一點寂寞又算得了什麼呢！

今天，我面對的是一羣從未謀面的人，和一些從未接觸過的事，從未有過的考驗，我發覺，竟是如此的喜愛這些人、事和考驗。我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尚在培育的階段，不成熟；所以更需要鍛鍊，詩社的嚴格，正是我該面對的。我是活在被保護的環境中太久了，要出來承受些風雨；或許會流一些不爭氣的淚！或許會號啕！可是，我多想有一個這樣的環境中，放開自己，去追求人生最有意義的花朵啊！

能和神州人同作同息，真是我這麼一段生活的日子中，非常大的一件事。而且如此美麗和動人。讓我說一聲——永遠——吧！永遠將我們的情感聯繫在一起，當有一天，不得不做外表的分別時，能驕傲的說一句：我們永遠不會分離！



眼淚不能形容你傷悲的臉

張國治

最後你雙手緊緊握着那一只青藍的杯子，那神情是萬千的悲切，但却沈靜冷肅剛毅無比，你激昂的說：『我知道山河錄要重寫了，雖然尚未寫完，但你們知道我下語之重，我手上一直緊緊握着這個茶杯，我這時只想喝高粱酒，我一直在忍着，從張立明開始便像一團鐵球，越滾越成形，我一直在忍着，惋惜着其他的人沒有來……』

便是這樣一個肅寂的夜晚，我雙手掩埋我潤濕而很激昂的雙瞳，我不能再睜視了——

我合當用那張惶頓的容顏

掩起我單衫的痛哭

或以那雙敗殘的手

抓撕我孤情的雙瞳

我不能再瞧視你了

一瞧視

便滾出千年幽幽怨怨

黃河的淚與血

我絕無法揣測到此行的第一個夜晚，我是如此的不能自己，整個座談會，像一部斑斑的史蹟，我們竟是循血淚夜燈下蹣跚的讀史人，也是將來的寫史人！那一刻我的感情已經激昂得無法平穩，那一刻語言文字更不能詮釋些什麼，雖然我一直想傳達，一直執拗着想說很多話，我只是忽然覺得你那一張容顏，便已經是一大面鏡子，不斷的在訴說着那些亙古的史實，不斷的在映照者你乾乾神采，不斷的在肯定着你所下的一切決心。

而這時眼淚不能形容你傷悲的臉！

我又如何來表露自己呢？會後你遞給我一張字條，中間你寫着：「……其實我何嘗不知道這一股熱血奔流在你心中，其實甚至不需要語言的，有時你半夜來莊在廳上睡着了，我走過時看你，便覺得你是這家的一份子，你想不承認都不可以，因為你在我心中親切，我一生絕少看錯人的。」我真的不知何以來表示我的感激了！那一股高山流水澄明的豪情，落在我心靈上的深澗，即

刻便激起了鏗鏘的迴響，我終於也滙入那滾滾的洪流。



傲嘯高歌金山行

陳蘭棣

昨天還是兒女英雄相守天涯的霸氣，怎麼今天就只剩下我孤零的影子？早晨起來見到熟識的朋友打招呼，也失去了往日的得意。神州的家人們啊！我是否遺落了些什麼在你們那兒？你們可得替我找找！你們一定要替我尋尋！我的心我的身如今如此冷漠，都是你們最無情的陷害，當然你們要負起責任，當然你們得替我找找。

可是，我想要你們如此也太過份了些。你們可知我失落的竟是大哥的神嘯、大哥的悲壯、大哥的傲氣。那得怎麼找呢？你們一定會叫着罵我。我失落的當然有小黑豆的舞、阿威的門牙以及胡天任那唱不完的歌。那得怎麼找呢？你們一定敞開嗓門笑我。那我該怎麼辦呢？回金山嗎？不。我多麼害怕再回金山！若沒有了你們，金山的海、金山的風還不都是無意義的風景畫。

所以我只好獨個兒去找了。在寢室裏、在校園中、在課堂上，駕着快馬緊追着你們，發出通緝令的是我，我要將你們逮捕歸案——文學考試是牀前明月光是黃澄澄的大月餅，練武是又下雨又無場地的未竟大業，散文是海是驚喜總統的突然來臨，而小說還自成了文藝愛情大悲劇，座談會使我歎服不敢發言……

昨晚，中大靜悄悄的夜。冷風刮我，黑暗壓我，毫不畏懼是我，旁若無人唱起社歌也是我。唱歌時每個音符都是最驕傲地跳出，唱歌時許多人好似看到了草上飛，可是我知道音符驕傲有人更爲我驕傲。走在中大的路上，也爬在金山的沙上，我回想着我們的比賽——龍蛇大戰。打得可真盡興，打得確實緊張；臥在草叢中貼地而行逐漸接近敵方陣地。短短地一百公尺，滿是刺人的荊棘、割人的茅草，我和雲閣可真苦苦地爬了一個多小時。不動不動，觀察再觀察，功虧一簣是對不起也無法道歉。謹慎還要謹慎，一個箭步、一個衝刺、一個低欄，就到了安全區。驚訝是竟還無人發覺，不敢置信滿心以爲軍旗一定不在這裏，氣沖沖到了司令部門口，才發覺蛇組的兄弟更是憤怒更是驚惶更是緊張。找到軍旗立即發出暗號，二條天龍不久便由天而降。商量之後黃昏星一衝，我和雲閣跟着就跑，像流星，像狂風，如飛如逝地跳躍在仙人掌上。那時心中直擔憂有半路殺出的伏兵，跑得緊張頭都沒回。但到了楚河漢界，却是滿目淒涼，滿腹辛酸，心中毫無奪軍旗的喜悅，只有大哥必定的沈痛。但轉念大哥的傲絕不願我們故意被縛，蛇組兄弟的憤怒絕

不容許我們輕心。快！快！回去通知喜訊，也快回去固若金湯……唉！就連回想都是最快意的驕傲，當真不愧我們相知一場！

在金山一餐平均要吃四碗，你們一定驚訝我平常的飯量，飽加餐是爲了你們。爲了慶賀有你們這般的家人，我喝飲血飢吞甦，我一飲三百杯我生吞千頭牛。爲了有你們，我更肯定更堅毅。你們！你們真是我生生世世的兄弟啊！

娥真姊唱起歌來真正是黃鸝出谷，婉轉清脆而有一種邊疆女兒的風味。『日子正當少女』中她說：王健壯只聽過她一次歌，就一直在外說她唱歌好，叫她誇喜。我不常誇人，但却無法不讓她歡喜。實在，我真的喜歡娥真姊的歌。我不會形容，但我真的喜歡。她在『日子正當少女』一書中又說她怕和新秀在一起，和老頭子們一塊她較自然。我想我了解。我只希望自己快成老頭子，因爲我自己也是恐慌也是不自然呵！

在寧靜的教室裏，我有一股衝動。想唱蘇武牧羊。想唱滿江紅。可是看看四周却没有個人能跟我合唱，叫我怎麼不覺得離開你們真是無奈啊！

坐在金山往台北的車上，我高呼怪叫大笑大聲唱歌想拋去那擠壓在心頭的離愁。現在它全拋向我，全以最恐怖的姿勢望着我。還記得大哥在我臨下車前問我：什麼時候來山莊？我答說月底。但是我怎麼能肯定呢？見面時的秒針滴答總是最奢侈的擁有。分離在易水之後就是滿心冤屈整

日哭嚎，你們也不見人影。那我又怎知我不會責怪你們？我又怎知自己不會立刻到山莊去呢？答大哥的話真是謊言！

金山的沙在我的髮，金山的風在我的肺，我的衣有那洗不去的悵惘，我的腳有那走不完的崎嶇。我的眼即使望斷，仍願與你們相守天涯。家人們哪！你們現在何處？

回去的車上，和海鵬唱一條心。歌詞中有：

前導的人兒都不悔，只要大家一條心

我們的手臂攔得牢，我們的腳步邁得高

我們的前面路一條，我們的信心和目標

兄弟們哪！『一首歌唱幾千次，唱的人目皆盡裂，唱的歌還是唱不完。』

在同憶的流中我又復甦，你們更是別有生氣。想想莊子想想蝴蝶，想想或許現在是夢聚會是生活。你們笑靨在我的夢中，你們飛揚在聚會裏。希望永遠都是笑靨，希望永遠都是聚會。

風吹在窗外那大而厚的葉子上，頑抗的枝桠哭喊著，那聲音真比拿破崙龍板擦玻璃還要難聽，不是那種狂呼怪嘯而是尖銳刺耳令人由心深處厭惡。就是在這樣壞的氣氛下，我用筆畫着你們。就是在這人去樓空的孤寂裏，我懷念着你們。

忘情記

徐家愔

——我們相守年少相忘於江湖

放學背了書包要走，小荷從書裏探出頭來：『要去神州啊？』『是呀！回家去！』我答得又快又急，心裏喜孜孜得不知如何來收拾。這麼一天說了這麼句正經話，便禁不住喜樂得一塌糊塗。草草交代過『後事』，拎了書包便往外走，一路走一路扣扣子，夾髮夾，莊嚴地要讓教官看看，有這麼個好學生要回家去，不找我麻煩。

外面正是十一月難得的陽春天氣，一地金光亮麗得奢侈。我一臉剎不住的笑，因是心情太好，看路人皆美麗。走着走着便把外套敞開，讓風灌進來飄搖得囂張；髮夾也要拿下來，想像自己有着『一肩風裏飄飄的長髮』。雖然維護了大半個學期的頭髮還未及肩，但比起『一般人』，真是不能算太短；其實留這頭髮也沒什麼意思的，只是刻意的要留住高中三年濃濃的情誼；以後憶

起來，會想起當初曾經有過這麼小小的固執。

等車時只好掏出眼鏡戴上，小荷說我戴眼鏡時『比較有學氣』，當下聽了只當是笑話，現在也仍是笑話，只是戴上總是比較有『安全感』，畢竟『有學氣』的人比較不會看錯車或搭錯車，這點真是該注意。

上車後才真正靜下來想你們，我最摯愛惦記的兄弟們。

今夜山莊誰會在呢？有人會練武嗎？有人會出去看電影麼？有什麼新的公告？誰會來信？有客人麼？今夜，今夜山莊仍是風雲際會麼？

入社才一個月，我心底已穩穩坐著一個家園，一個神州，一羣會打會鬧會嚴肅會吵架會激昂的兄弟們。

然而和神州的因緣却是緣來已久無法深究。大哥曾說我的『惜』字就是一個知音的感覺，我却知道這種情繫不單單是止於一個『知音』，像是在曠野，在人羣中常常遠遠地一個聲音在喚我；像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我再世為人之前就已定下的約定，也恍惚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夢，有那個一羣人，一個信念，要專注一生來相守。

初到神州我便不曾生疏，神州每個兄弟都像是前世裏深深愛戀過的人，這世再見便不願再分離。那時大家在練武，釋德竟很稀奇地靦腆起來不願去叫門；只見一屋子白衣幢幢，讓我不住在

門外探看，後來黃昏星和廖雁平出來，話說得又快又急又不清楚，但覺得出來的親切。

認人時我每每恍恍惚惚看人人皆是面目模糊，但神州人個個要叫你一生一世記得不忘記。像黃昏星的愛擤鼻涕，愛吸氣；阿廖的笑，一發千里不可收拾，下一個笑話要開始而他上一個笑話的餘波尚未結束；周清嘯厚厚鏡片後愛睨人的眼睛；阿遷的眼淚笑容和圓臉；輕燕長長的裙和搶菜時的熱絡；阿誰逼人的劍氣和細細的『青樓怨』；阿威低低小小的聲音和牙洞；還有愛曝光愛說理的勁風；憂憂愁愁多愁善感的江爺，小小鮮鮮的海鵬，愛咧嘴笑的鵬旅，果決飄忽的飛煙；躍起朗詩時都會撞頭的長弓；安公子酸柔情的林雲閣；愛踢毬的楊濟輝；唱歌時會流淚的林新居；穩重老成的胡天任；愛罵人的小黑豆……

還有隻餓時會叫，不餓時會咬我，最最忠實的西門阿狗。

大哥却永遠是大哥，他一舉手一投足一揚眉一眨眼一個笑容一聲叫喚都是神州重心所在最『大哥』的『大哥』。他是塵世裏出鞘一把鋒銳的劍，最美的柔情在包容。娥真姐的美是清晨乍放的荷，是深夜裏笛聲悠揚，叫你時時要注意去盼望她稀世風華的容顏。

進了神州，便禁不住的忘情，相守相忘一輩子不分離的好兄弟此刻在山莊試劍成大志，小小的我要去赴會，車正疾馳，山莊暖暖的燈在遠方喚我，小小的我急急要趕去！

可泣可歌

洪子華

——今之俠者座談後記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本校會議室內舉行此一盛會，邀請神州社十多位社員光臨。一時半，室內濟濟一堂，座無虛席，一切準備就緒，便開始了今天的會議。首先，各位社員自我介紹，真令人驚訝，耳目一新，『詩社』大概都是文質彬彬的書生，想不到如此豪氣，真像『電影』中的江湖人在報名一樣，大家的名字也帶著豪放超脫的『江湖味』，『劍誰』，『長弓』，『清嘯』，『飛煙』，『雲閣』……好令人振奮的開場，接著朗誦溫社長的『三環套月』，由四位『水紅帶』誦來抑揚頓挫，字字音音直入肺腑，激昂思緒，內容是敘述神州社內的生活概況。接著進入今天的主題，一方面談俠，一方面介紹神州社的一切。俠的定義：凡行仁，凡出於偉大的同情，就是俠，不論古今，不論任何人，俠不是殺伐鬥狠，不是以刀劍招式壓倒對方肯定自己

的人，凡愛人、助人的，就是俠，只是一般人的觀念，被一些只敘述殺伐，仇恨的讀物所扭曲，而把『俠』，尤其是武俠，塑造成與浪人，盜寇相差無幾的形像。我們中國，從老祖宗的時代，就有俠的精神，太史公寫遊俠列傳就是明證，其實太史公本人，也是俠，他不顧被武帝重罰的後果，爲李陵陳情，仗理直言，而遭酷刑入獄，這就是俠，愛人、助人，縱使一死也無所憾，而在獄中完成了史記，爲歷史作明證，並批評漢法的嚴苛，這何嘗不須一般俠的勇氣。像去年去世的李雙澤，到處奔走，呼起大家要愛自己的歌，自己的文化，自己芬芳的泥土，不要迷失在西潮中，而他自己却爲了救溺水的同胞而犧牲，這也是俠，雖然有人說如此太衝動，太不理智，但俠就是要有一股熱忱，一股活力，一顆仁心，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古俠在法律不太健全的古代有他們的方法與任務，今之俠者，生活在法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要協助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足自成『黑社會』一般自命爲俠却輕視法律混亂社會的幫派。應是處處以助人爲己任，而不求名利的任何人。

談到神州社本身，源自溫先生的綠洲社。當初海外失根的蘭花，渴望吸收到祖國文化的滋養，那怕是一點一滴都不放過，祖國的文字；祖國的聲音，都是朝思暮想的珍品，有了一本好的中文書，大家便動手抄下，背下，一個字也不放過，祖國的聲音，那怕是一字被罰千金，也在所不惜，爲什麼？因爲黃帝的血液在身上奔流，生命來自長江，來自黃河，來自列祖列宗的血跡——那

一片海棠，不吸收文化的奶水，會枯死異鄉，讓靈魂漂泊無藉！於是在十多歲的心靈中開始有了追尋文化之根的意念，綠洲社，中國文化的綠洲誕生了，慘澹經營了幾年，便在台灣創立了神州社，以復興民族文化，提倡俠義精神爲己任，而今由於大家的努力已略具規模。文化的復興，需要社會整體的努力，在滾滾西潮中找到自己的根，加以革新，加以磨礪，以期融合在現代裏，希望大家能夠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互助合作，中華文化的再輝煌必爲期不遠。社裏的組織嚴密，長幼分明，各有職責，正像一個大家庭，如此而推動工作，效率自高，尤其大家都是具有熱忱與學養的，神州社的團體力量必定很強。社內重文武合一的精神，剛柔並具，武術的鍛鍊，在形成一般堅強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尤其是內心要充滿浩然正氣，此種練武，自不同於只練招式，只練表面的力氣大小的目的，冰天雪地，穿著道袍，不畏冷風刺骨，冰雪凍心，就憑著一股人的潛在意志力，奮鬥下去，撐下去。其實神州社的血淚史，不知苦難於冰雪千百倍，大家就是以這種不怕苦、不怕難，爲追求理想的意志力以血汗創社。在試劍山莊裏，每個人有『做小事的耐心，做大事的決心』，相親相愛，互相磨練，從照片裏，從『長江』裏，從散文集中，可以看出，那真是一個大家庭，一個中國青年，爲貫徹理想，爲服務人羣，爲喚起大眾而努力，奉獻自己的園地，甚至是『軍隊』。

最後由本校同學提出意見共同討論，共同溝通思想，共同以一顆熱心解決困難疑惑，這座談會

，已接近尾聲。起立唱完國歌之後，社員們以慷慨豪放的歌聲，唱社歌：『我們的藝術優良，我們的歌聲嘹亮……』那種激昂，剛強的聲律，及整齊的歌唱，再度顯出神州社的嚴整團結，也顯出中國的希望，此一盛會就告完畢，『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可泣可歌人世炎涼。中華的榮光……』在腦海中刻下深印，那捶擊桌子的聲音，震動著全身的血脈。這才是人生，不能轟轟烈烈幹一場，至少也要踏踏实实走一回，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至少上無愧於天，下無忤於地，無負上蒼天賦數十載春秋，國家社會作育之恩！安樂椅上的日子，也許是幸福安詳，却為一種空白，一種浪費，交空白於列祖列宗、渾渾噩噩度年月，庸庸碌碌過一生，如此終身，徒然一遭。惟有經過掙扎，奮鬥，才不失為『人』的一生，才能體認生命的真諦。愛因斯坦說：『兩點間最短的距離是曲線，不是直線』，我不管他用何深奧的理論解釋這句話，我有我的詮釋：直線，是一種完美，一種理想，只能追求，不能或極難達到，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在追求，在奮鬥，而成功與否，無須計較得失，然我們日日生活在現實裏，社會裏，不是要逃避現實，脫離社會，而是一切從現實做起，按部就班，踏實的去每一件小事，不是只有表面的激情與幻想，不切實際的結果，只會徒勞無功。奉獻，犧牲於社會國家，才是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追求，鑽研於一些空泛的意念，這種意念，就算被你透徹了解了，也只能使個人心靈得到慰藉與超脫，對於其他人却毫無益處，就算研究創造藝術，也要與人性，大眾的心靈融合，不然鑽到象牙塔中把直覺的藝術用學術

理論分成支離破碎，又有何意義？人之於人，人之於事，之於萬物，都有一種情感，有了情感，才產生美的概念，而情感用機械的學術理論分析，是行不通的。人和人之間，都有情感，那怕是陌生人，這是本性，尤其在一起相處久了，只要其間沒有在那一方面有不能協調的衝突，必定情誼深厚，朝夕相處，生死患難與共的朋友，那更不在話下。對於國家，社會，民族，乃至自己的社團，自己的學校，不論是強弱優劣，總都是我們賴以生存，生活的憑藉，更應有一股濃烈的情感在心裏，不論任何譏謗動搖皆不為改變，我們中國人，對於本土情感非常濃烈，年老的總希望落葉歸根，讓生命被孕育生命的土地收回，年輕的，又何嘗不是如此，總希望開闢祖國的泥土香，那怕是已沾滿血腥，那總是我的根，我的生命之源，祖先輩路藍縷血汗交織而成的海棠葉——神州，神州社的兄長們，也是爲了自己，使迷失在西潮的人，使流浪海外的遊子，得到祖國文化遺產及精萃，使成爲真正不忘本，不忘祖先的中國人，而創社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不論在那裏，在天涯的那一角，不論過了多少代，都不忘記祖先的遺訓，及嚮往歸根本土的熱望，不像美國人，才過了二百年，連語言都不同了。現今海外二千萬僑胞中，有不少人，因爲很多因素，完全無法吸收一點中國文化，這使他們不知道自己來自中國，身上流的是中國血，是長江黃河的支流，而『同化』於異邦，這需要很多人的努力，離鄉背景，千里迢迢，任務非常不易達成，時間可能要十數年的『水磨工夫』，把祖國文化一點一滴掉在世界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田裏，這

種工作需要肯犧牲一生時光精神，才學豐富而熱情洋溢，持之有恆的人，在現在的中國，一定可以找到很多，這種犧牲，可能短期不能見效，一生不見成果，但我們必須做，一定要做，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我們血肉相連，同源同宗的親人。



滑稽新傳

方墨舟

十一怪人傳

這是一篇遊戲文章，以遊戲的文筆來記神州詩社的一次聚會，事實上，人生是莊嚴而且沉哀的，不過在莊嚴與沉哀以外，我們也得笑一笑——

——前天狼星詩社第一屆福隆記趣

十一怪人傳沒有正角配角之分，只有大怪與小怪之異。功力尚未豐足者爲小怪，例如方娥真，功力深厚者爲大怪，例如殷乘風。又有特殊例外，功力已臻爐火純青之境、三蒸九曬烹之不熟

炸之不爛者，是爲老怪，最現成的例子當然是黃昏星。

當然，老怪還有鐵口無情周清嘯。若我不在這兒補上一句，他一定在得意洋洋，正欲訕笑黃昏星的了。我這補充的一句來得及時——老二老四永遠是難兄難弟，才抵達福隆，二人一見到海，立刻變成了落湯雞。兩人在沙灘上演『飛劍賜』，雖然大喝一聲，宛若焦雷，離地不過半尺，可是那股『赴湯蹈『水』，在所不辭』之勇決，還是令人拭目以待。不，還是『閉目以待』。因爲只聽其大喝並落水的撲通一聲，還可以在閉上的眼燈光屏裏演出李小龍式的飛踢雄姿，萬一不幸你閉了眼，我是說萬一，你會看到不是『白鶴亮翅』式的高招，而是『斷綿風箏』的急遽直下，『噢通』一聲，再浮起來時，已經是『京華塵裏客』，因爲一頭一臉都是沙，更不幸的，褲子可能還有一隻怒伸巨鉗的海蟹。

老二是黃昏星，老四是周清嘯，二人功力相當。以前有座『黃昏星大廈』，（看官千萬不要把這座『大廈』想得過於完美，更休想在大廈裏見到美麗的黃昏和閃爍的星星，必須要有心理準備，把『黃昏星大廈』看成『又黃又黑』的黃，把『昏』看成『昏昏沈沈』的『昏』，把『星』看成『金星直冒』的『星』，這樣就離不中亦不遠矣。）上述兄弟二人，爲了搶『一號』來『解放黑奴』，已經鬧出不少笑話。而今來到福隆，短短四天三夜，雖說短促，但『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多少斤兩是知道的了。大家在福隆喫過『神經刀客』黃昏星又名李鐘順（他把他的名

字拆成金童川頁，自稱日本名號）和『鐵口無情』又名休止符，再名周聰昇兩人所燒的飯了，大家肚裏雪亮。所謂『雪亮』，就是心裏明白，不過大家在那幾天肚子只怕雪亮不起來，乃因生吞黑炭炒飯太多了。大家又見黃先生和周先生的馬來舞，只聽『鬼仔 Beat』嘴巴一開，音樂嬾嬾而生，『如聽仙樂耳暫明』，掩耳的人也有，障眼的人也有，所謂音樂有『繚繞三日』之效，我們却有令人『三月不知肉味』之能。只見清嘴穿著十八世紀的老皮鞋，十七世紀的蓆袋褲，戴著十六世紀的眼鏡——如果那時候，已有了眼鏡的話——跳著馬來西亞的 Rumba 舞。如果馬來西亞總理來此，一定大跌眼鏡（這同是二十世紀的隱形眼鏡），因為他斷斷未想到，馬來西亞的民族舞蹈，竟被周氏如此發揚光大；一舉手，宛若老鼠過橋；一投足，宛如烏龜賽跑。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搭檔黃昏星，你跳你的，他跳他的，搔首弄姿，西子捧心，千嬌百媚，差一點令人從樓上跳下去，寧願做『美麗的墜樓』，也不忍目睹。

周鐵口的搭檔除了那顆黃昏星外，還有廖雁平，兩人合稱『黑白雙蛇』。『黑白雙蛇』者，源出於高一時，我在班上講述的故事『多情劍客無情劍』的兩名邪派高手，當時周廖二人，對這雙蛇的出招無敵十分嚮往，便自號其名，行俠江湖去也。沒料就在下一場——他們沒來聽的那一場中——黑白雙蛇在故事中已雙雙遭『小李探花』及『少年劍俠阿飛』所殺，周廖二人仍不知情，自以為乃故事中的主角，津津樂道。兩人在學校合唱『雙蛇之歌』，『恨你恨你忘不了』

，差點沒給教務長追出了校門。這兩人一個最怕鬼，一個吃飯最怕吵，兩人共同特徵是：睡起覺來，莫說六親不認，就算八親也不認，皇帝老子來了，也不見得他們的鼾聲會下降半調。有次在馬來西亞的大聚會上，兩人在車上睡其大覺，任你在車上喊破喉嚨大合唱，他們倆也不顧虛度春宵。結果抵達目的地，人人下車並說再見，二人在朦朧當中，不知就裏，也搖手說再見。我們以為他們已心知肚明，他們以為我們乃故弄玄虛，繼續睡其大覺，結果車聲隆隆，人聲漸杳，要不是黃昏星發覺得早，此二人真個與我們起舞弄清影，而且天涯共此時了。

這次到福隆，此二蛇也不例外。聚會第二夜，周公急召子孫開諸侯大會，清嘯第一個響應，雁平遂步其後塵。我們共小怪大怪老怪九人，進其房內，大呼小叫，為時五分鐘，周氏第三百九十二代嫡孫清嘯君仍安枕而眠，也許正夢見老鳳嫁女，何其熱鬧，嘴邊還為鳳兄盛宴而掛上半個微笑，微笑稍掛上半寸垂涎，十分嫵媚。至於雁平，定力略遜於清嘯，忍無可忍，起來看看腕上手錶（在夢中誰都是無資產或有資產階級，看來他在夢中已忘他的手錶在三天前已進了當舖換成了旅行費），設法找罵人藉口，再開窗看看是否天亮，只惜手甫觸樞，人之精神力量已洩，睡神再度十二金牌急喚，只見廖氏手一伸，腳一直，世界語言去也。……（註：要知道什麼是世界語言，可向本道溫廖二正副掌門詰問。）

廖君除深諳世界語言外，還對本國語文，大有貢獻，尤其對語錄類，更見其功。他有這樣的

語錄：『耶穌說：「浪費是罪過」』（耶穌聽了也必瞭查，不知幾時說過，曾刊在那本聖經裏）

廖子曰：餓者不飽、飽者不餓。窮者不富、富者不窮。睡者不醒、醒者不睡……」如此至理名言，據說共有三千言，他自己預言三千年後可與老子『道德經』媲美。我真希望那時候的人莫要看得怒中火燒，忍無可忍，拖他出來鞭屍三百就好。

只是每次廖子說：『愛者不恨，恨者不愛』時，就一定有人搶著反對：『我又愛不恨不可以呀？我不愛不恨不可以啊？我恨四分之一愛四分之三不可以呀？我愛四分之一恨四分之三不可以啊？我愛五分鐘恨五分鐘不可以啊？……』諸君小心，『剛擊道』中的『一陣風』又號『長氣神君』的來了。此乃股乘風也。這次聚會過後，至少沒有人敢指著他的鼻子說話，因為手指一旦伸出，下一個鏡頭便是手套白紗，這位股君，就像大白鯊，會咬人的。而且專吃手指『且無分男女、老少咸宜』。這位股少俠，不單妙語如『豬』，而且最愛麵包，回來時他一面走一面啃，你問他：『買了多少錢！他說十二塊。你大吃一驚：一個麵包十二塊！他說：買了四個呀！你東張西望：另外三個呢？他慢條斯理地答道：早已在吾腹中矣。短短兩三分鐘，四個麵包下肚，還有三大碗白飯做預備軍官，不由你不心寒。諺語有說：男人口大吃四方，四方磚都可以吃，莫要說是圓的麵包，可是每次上下車我都要清點人數，就是怕有一個被他不小心吞下去了。人說宰相肚裏可撐船，他的肚可連塞麵包一十五個，該說度量也不小了，歟不成宰相，至少可以做個街邊看相

的。

最報應不爽的是，殷少俠在屋頂上過招的一幕，神州社史上真該大大記上一筆。話說溫瑞安、黃昏星、殷乘風在屋頂上比武，正夢想自己是高來高去的夜行俠，行俠仗義，劫富濟貧，來去無聲——砰碰一聲。只見殷乘風忽然一矮，只見上身，再見頭顱，呼——撲通一聲，直從屋頂落下水去。我開始還以為是我的小說「驚痕」出現了，嚇得魂飛魄散，低頭一望，方知一陣風弟，下足太重，踏碎屋瓦，直落下面水塘。只見他在水中載浮載沉，宛若美人魚，於水晶宮中逐浪而嬉——晚餐時方娥真喫得飯中有異味，似是海鹽之鹹，又似是檸檬之酸，後來根據溫氏海洋研究所報告：那股先生落水處正是別墅之蓄水池。於是該晚所用的水包括燒飯的水，一概是殷氏洗澡水。案查至此有福爾摩斯頭腦的人自然會猜出異味何來了。此事本一直是最高機密，因為有關於他人的心臟病與胃病。

剛才提到的方娥真，抱款的是這十一怪人傳裏面，也有嬌弱的她的份。方娥真又名方小娥，又叫方小鴨，又叫方小貓，總之，小動物都有她的份，誰叫她那麼小，笑起來怒放一排兔子牙，眼睛裏充滿頑皮，虧她還敢叫殷乘風做「頑皮豹」，她自己就是活脫脫的「頑皮貓」。聚會中有次強迫寫詩，她就拿着紙拿着筆到處來吵我說「江女才盡」，要「投江自盡」，然後看見殷乘風等寫好了詩後大讀自己的詩，她便忍無可忍，一把手搶過來，揚言要燒詩。寫出來之後，又高興

到半死。又寂寞到半死，而我們却被她嚇到半死。每當風起，最喜歡拍照，走到高高的橋上黑髮高揚，白衣飛飄，於是要拍照。我聽過白蛇雁平的抱怨：『嘿，我不要再跟娥真一齊拍照了，免得相映之下，自己變了樣……』這就顯得是用了文學上對比加暗示的技巧。但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她與娥真一齊拍照相形之下而失色，另一是他與娥真一齊拍照娥真相形之下失色。但顯不是後者，否則娥真的『豆腐十八式』及『棉花拳』與『鴨腳步法』不是好惹的。阿門。阿彌陀佛。阿拉。（我忽然發現上面那三位原來是同姓的，真是無巧不成書，想必是親兄弟，而所學不同而已。）

還有一位李光敏，我叫她李玄霜。我寫她不如由黃昏星寫她，因為黃昏星是她師父，教她武功，結果呢？才教了三天，回來後心口滿是烏黑的拳印，令黃師父擦了三十天跌打酒。聽說她出拳時，尤其有目標可打時，不單吃奶之力也用了，甚至吃奶瓶之力也一併用上，一拳打去，只見黃昏星的臉色就恰如他的姓氏第一字一般，但爲了武功的精神，爲了全世界男人的榮譽，爲了全人類奴隸制度的控訴，爲了全世界動物願意變作植物的傾向，他，我們的黃昏星，憑着二十世紀的鴛鴦精神，就一塊木頭般的挨打。李光敏果然公事公辦（反正打了也不必賠錢），不會因爲黃昏星也姓李而有任何相讓。記得在沙灘上，忽如奇來的一聲尖叫，我馬上擺出『戰鬥姿』，以爲何方怪物來襲，只見紅光一閃，在沙灘上左傾右擺連跑三圈，臉也紅，氣又喘，（真抱歉爲了藝

術良心，不能寫成『臉不紅，氣不喘』。』終於站不穩，差點沒一跤倒下去。我眼見她繞場三周，不禁爲她以身作則，示範給我們知道，何謂地球公轉以及原來地球是圓的道理，告訴了我們，可是爲求不讓牛頓的地心吸引力的失敗而傷心，還是求李玄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好向除了齋什麼都吃的佛仙王美媛學習。

說到王美媛，麻煩可大了，因爲這人小怪不收，大怪不搶，老怪也不過問。她佛號福圓，外號小圓圓，小名小熊，又叫小鬼，再叫王美扁，更叫小傢伙，且叫小卡通……名字太多了，叫也叫不來。有次李玄霜扮演我的『鑿痕』裏面的恐怖叫聲，結果什麼人都沒被嚇到，只嚇跑了佛學大師福圓小姐，害得張秀珍大叫：『小珠，回來！』當然『珠』、『豬』同音，我還是願意相信那是『小珠』，而不是孫悟空那位師弟的同類，雖然那也很可愛。小美媛也很可愛。小美媛更可愛的地方是在她座談會時偷吃飯的一舉一動，我恨不得把它一一攝入鏡頭之內。我記得以前我家的廚房裏，每到半夜時，就有這種動物出現。每想起她就想起黃昏星先生對王美媛小姐名字的介紹：

『這位王美媛，王嘛，就不是那個大肚黃；美，就是那個不美麗的美，媛嘛……緩緩的『緩』字少一字『系』字邊，留另一邊，加一個『女』字邊，總之嘛……不是扁的！』

剛才提到一位小姐叫張秀珍。想到她，我就想到一次嚴重的謀殺案件。我和幾個『高手』（

如果高手前面再加『吃飯』二字，可能更會妥貼一些。正在A—7的房裏，忽聽張小妹大叫『救命』，語音清楚，令人不忍卒聞。我以為有何大事，莫不是強盜入屋，或虎狼入侵，又自恃不計罐頭有五十公斤，縱然強盜虎狼，我也可以去——去講人情。又想到房裏幾位小姐，莫不是乘風、清嘯、雁平、鐵順頂上人頭，向她們家人三番四次保證，才放他們出來的，要是出了事，人命關天，那四位好漢的頂上西瓜豈不是要賣了給人！於是一鼓作氣，兩鼓嘆氣，三鼓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A—8去，大呼『何事』，推門一看，只看李玄霜扮鬼，張秀珍扯直喉嚨，仰天長嘯，壯懷激烈。此情此境，除了回房找棉花塞耳朵睡覺去，夫復何言？

最精彩的還是張秀珍的突如其來的笑。過程是這樣的，人人都咧嘴笑（當然有人是用鼻子笑的，也有人皮不牽肉不動，眼睛眨一下就當是笑的），只有秀珍不作聲。人人奇怪，不禁俯近探問。只見她微仰首，作沉思狀——阿門，如果你在此時翻個十萬八千里的筋斗雲，還有希望——然後發出一聲九度音波十八高調的大笑。所謂笑可驅敵，張秀珍可以自豪；所謂笑可以當飯吃，今天我才知道是通的，因為被嚇死的人怎麼能吃飯？我們僅以身倖免，最大原因是耳膜不止一層。為何耳膜會不止一層呢？問問我們抽屜裏十八年不用的耳挖自然會知道。

可是有時候問問陳奕琦的頭髮，與黃振涼的腳板也會知道。奕琦的頭髮，作劉海狀，有些像草狀雲，左看像小亞細亞的草原。右看像T、S艾略特的荒原，前看像一杯熱燙燙的桂圓，後看

像過多至好好吃的湯圓，多姿多采，加上金邊銀眼鏡，居然可以把眼睛戴得與眼睛融合為一，『比馭劍之術』更上一層樓，令人嘆為觀止。至於振涼的脚板，就差不多像只寫不擦的黑板，所不同的是課堂上的黑板，是黑反白，振涼的脚板是白反黑。若論用途，振涼的脚板更為出色，甚至可以作蓋章用，當然這要是你不反對的話。床是不會抗議的，所以在黃振涼白的床單上，抽象畫風氣很盛，又是一個『文藝復興』的構圖。

十大怪人從黃昏星身上的沙寫到黃振涼的脚板，算是可以蓋棺定論，只欠本怪生平不詳，其志不可考，除了有四隻眼睛，兩隻耳朵，一雙鼻孔，一張嘴可以肯定外，其餘諸如生卒年月日亦不可定。婚姻子女的調查亦告闕如，在此只好敬告讀者，下期再會。

神州聊齋

神州聊齋就是神州鬼話；不過這篇鬼話談的是人而不是鬼。『別人的英雄都是寂寞的，我們的英雄卻是歡樂的。』我們是不是英雄倒是沒想過，不過在嚴肅中也不忘帶有一些歡樂就是了。

——神州詩社第一屆福隆大聚記趣

上次我被『長江』第一期主編大俠頑皮豹股乘風所迫，不得不寫了一篇『十一怪人傳』交卷。

後來承陳憲仁先生看得起，把它轉刊在『明道文藝』上。本來呢，我還想寫篇下集，那時候正是詩社第二次金山大聚會，聊以紀念。可惜人人聽我預言要寫下集，臉色陰晴不定，我道是他們知鉅著有續，喜極忘形，他們可真有藝術良心。不幸後來終於有個代表王小媛，『拜託，拜託大哥，你不要再寫了好不好。再寫我就不能再在班上上課了。』用語婉切，相當年李鐘順那位姊姊李清照下雨又沒有被蓋時的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也是這個樣子。想生平行善無數，只怕『十一怪人傳』誤了人家的終身大事，豈不惡哉？我在傳記，不過說她吃東西的時候，跟我家廚房三更半夜裏某樣動物很相像罷了，又沒直接說她是孫悟空的那位師弟，看的人想必是主觀經驗，下此判斷，所以不關我事。因此想來，我乃當仁不讓，決定再寫這『神州聊齋』，以這次參加神州詩社第一屆聚會福隆之行的十五人，替他們辯誣，替他們澄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抗議，使他們沈冤得雪，使他們名揚千古——唉，吾雖老矣，亦足慰平生也。有一天，我們萬一有人雙脚一擡，西遊記去也，但能流芳百世，想必有賴於此傳也。

自從我在魏朝寫過一部『水經注』共四千卷後，屈指算來，也有十幾百年了。今日為神州福隆聚會十五怪人寫注疏，實係託天洪福。在『十一怪人傳』中股乘風僅為『大怪』，而今已晉升為『老怪』之列。這次聚會他一番長江大河式的理論，從司馬遷的史記談到李白的道教，從歷史反映現代談到由現代眼光觀歷史，從道理詩哲談到理性，洋洋灑灑，滔滔不絕，聽的人一面佩服

，一面爲他口中所製造的局部陣雨而不舒服。他幾次出去替大家買東西，淋了一身濕漉漉回來，反而精神愈加旺盛，又來開壇講座，聽的人有許麗卿一位，其他人不詳。不詳的意思是說很難決定有沒有在聽。那時何永基先生正在『橫眉冷對千夫指』，玉體橫陳於床上，鼾聲陣陣，時高時低，貝多芬曾以三短一長兩組音符來作爲生命戰門的聲音，何先生却以五長一短的鼾聲作爲生命鎖門的聲音，也就是說，出氣多入氣少，表面上正聽得正襟危坐，骨子裏是以鼾聲抗議。所以這個聽衆，殊爲難說。另一位阮秀莉正在繫辮子，一下子像回到了民初的時候，她總算是雙眼直瞪股乘風，直瞪股少俠的眼鏡——記住，不是眼睛，股先生的眼睛單眼皮，直徑五分三厘點二八，十八條眼睫毛，上面七根，下面十一根，眼白跟雞蛋白差不多，還有點豆雞眼，總之沒什麼好看的——可是眼鏡就不同了，至少可以作照鏡子用。這是股氏唯一可被利用之處。所以阮氏雖雙目平視，却不一定能看見股乘風。所謂『見山是山』是第一個境界，『見山不是山』是第二層次的境界。那時候的股乘風，可能暫時變成阮秀莉了。所以看來看去，股乘風的知音也許只有麗卿一個。果不出所料，乘風暢所欲言之後，風效雲開，試探問道：『我剛才的理論，妳有什麼意見嗎？』許麗卿很真誠地道：『噢，這個，實不相瞞，你開始講話我就想睡覺。』坦白是可愛的，我是說如果你你是聲子的話。

當乘風的臉色跟雞蛋白差不了多少的時候，阮秀莉也突破了第二重境界，進入了第三層，『見山仍是山』，驟然驚見，花容月貌絕減，股乘風竟然仍是股乘風！這道理等於石頭仍是石頭一

樣，當時掉頭不看，其時何永基的鼾聲已進入『海神號歷險記』的高潮，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夢中順手一抓，以空手入白刃之技，奪得一張棉被來。秀莉禁不住誘惑，周清嘯那位公公，又十二度金牌急催，只好暫且閉目養神。所謂閉目養神者，神可能養下到，至少可養到幾隻燴雞。佛洛依德說過：『夢是願望的達成』，神州福隆之旅，沒好吃沒好睡，吃飯時飯多菜少，你推我讓，除了廖雁平泰山崩於前不動於色，照吃不誤外，其他人笑也笑飽了，想吃時已經夜已過半。至於睡覺，那更不可能了，記得有次何永基夢中醒來，發現周圍都是文學辯論之聲，這邊談深度，那邊講廣度，有人談密度，有人談韌度，只差沒人談今晚是攝氏華氏幾度。永基醒來，口中喃喃詛咒了幾句，勉強坐起，有點像和尚道士替我們超渡。福隆聚會之饑寒交加，便可想而知。除了夢中可喫燒雞腿之外，還要靠搶棉被枕頭的技術，否則你縱有一簾幽夢，只有窗外陰風與共的滋味，不是瓊瑤可以想像得出來的。

剛才我寫股乘風的手法，是用『史記』的『互襯法』，不單寫股乘風，而且還點出了何永基、許麗卿、阮秀莉、廖雁平諸人。單憑上面所列，股乘風不為老怪之列，實在天理不容。記得有一次，他對黃昏星說：『佛洛依德那首「雪夜林畔」真好！』黃昏星說：『不對呀！是佛洛斯特寫的呀！』股乘風一時失口，老臉掛不下來，只好說：『伊德、斯特，差不了多少，還不是一樣！』黃昏星呱呱呱呱的叫了起來：『那股乘風和股放屁是不是一樣？』股乘風爲了血淋淋的真理

，粉撲撲的臉皮，大刺刺的氣節，只好硬着頭皮（請用洋洋洗髮精——以上廣告標語），沈聲而肯定地道：『一樣。』

這場辯論，輸的只好是黃昏星，而乘風這等人材、不啻入『老怪』之列都幾難矣。本來的幾位『老怪』，如廖雁平、黃昏星、周清嘯一樣等眼見長江後浪推前浪，不禁人心惶惶。話說黃昏星、周清嘯一接近福隆海邊，水性大作，禁不住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在波浪中翻翻滾滾，嬉樂不已。看的人簡直羨煞，暗恨自己不會游泳。只見周清嘯在浪濤中張大了口，黃昏星在波浪中手足揮舞，一定游得酣暢無盡了——老友記，趁他們不在，悄悄告訴你，黃昏星是手足揮舞，因為要沉下去了啊。頭和臉都沉下去了，只見雙手一招一曳的，這種游泳的方式叫做『死雞撐飯蓋』式，只礙在臉皮所以叫不出聲，其實已想盡辦法，頭部還是不浮不上來。另一位周清嘯不是張大了口嗎？你以為他高興得要唱歌了？非也。他是喝了一肚子海水，想叫救命，又怕丟臉，所以張大了口，這種游泳叫做『沈默是金』式。至於跳水方式，各種各樣都有。像黃昏星這一種，飛身躍下，海水剛剛退去，只見沙灘上留下一個如剪影般清晰的人形，叫做『雁落平沙』式。有時還不止落在沙上，而是落在石上。那時這些深刻的痕跡沒有留在石上，而是留在黃昏星的額頭上。像周清嘯這一種，側躍而下，撲通一聲，只見一雙腳板，膝露於水平線之上，不住搖晃，不是他想用雙腳作剪刀用，而是上半身埋於海底沙中，拔不起來，這叫做『倒掙葱式』。還有廖雁平的

『狗爬式』，首先匍匐於地，四肢收縮。一旦海潮沖來，四肢伸展，隨波逐流，酣暢神妙。一旦發覺情形不妙，馬上站立，回復人狀，反正離岸不過兩三尺，一站起來，又是頂天立地大丈夫一名，不必冒周、黃二人的奇險。難怪陳素芳寫了一首詩叫『海歸』，原是想命名爲『海龜』的，寫的可能就是雁平演出的這一幕。

福隆聚會的第二天，就是十月廿四日，還有三大高手的來臨，除了上述一位阮秀莉外，還有兩人，來幾個小時就離開的。這兩個人，一個是李玄霜，一個是王美媛。啊，這兩位正是當日『十一怪人傳』的人物。我們在火車站相候，只見李玄霜自車廂嫋嫋而出，以手絹掩著小半張臉。我心中大奇，想這是火車呀，又不是楓葉荻花秋瑟瑟的潯陽江頭夜送客！李玄霜不抱琵琶却抱手絹，半遮臉而出，這是幹啥？我回首望去，沒人穿青衫，江州司馬是沒有的，待嫁的殭屍倒是有幾個。玄霜在我面前站定，苦口苦臉。我暗道要糟，萬一哭出聲來，我豈不是責無旁貸？幸虧娥真已來，玄霜解下阿拉伯式的臉紗，以一種東方的神祕對娥真說：『娥真姊妳看！』只見她上唇下唇，各有傷痕幾點！記得有一次她邊行邊想，結果撞到電線桿，這次莫不是吃宵夜沒洗臉，老鼠橫行不成！又或是再一次邊走邊想，撞到他師父黃昏星不成？我沒敢多想下去，也沒來得及多想下去，因爲一個行跡可疑的怪客，正繞過火車月台，靜悄悄的要從我側翼掠過。我定睛一看，只見此人雲髮有些怪怪，我們詩社有一首歌，最後一句是『鳥不做工那有巢』，但頂戴而行的人，今天

我居然見到了一個！不行，我馬上戴眼鏡，再作精細鈎密的審視，發現來者是王美媛姊妹。還是眼大嘴小的小阿圓，但頭髮竟有出人意表的超越，於是開始有人來研究小媛的頭髮。黃昏星的研究報告是：『在海灘拾到龜殼套上去的。』周清嘯的報告是『南海漂來的椰殼』，股乘風噴為觀止：『中國人偉大的編織手藝』，廖雁平却一口咬定是『天一假髮』。女人是偉大的民族，上帝給她一把頭髮，她可以把它梳成草狀雲式，高空失事式，馬蜂窩式甚至馬桶式，有時還可以染成金色，塗成紅色，甚至可以伊士曼七彩關銀幕——只要她高興的話。男孩子就不同了。你看黃昏星，從來沒有一柄梳子能在他身邊過一個月三十天的。原因無他，梳子碰到他的頭髮，簡直以卵擊石，喀喇喀喇地，梳齒斷裂，而黃昏星頂上幾根雞毛，屹立不倒。又像廖雁平，幾根沖冠怒髮，帽子也蓋不下去，就算想梳，無能為力。難怪他常常夢見自己在梳頭，頭髮還越梳越長哩。據說他理髮爲了省錢，只須一點火酒一支火柴，就這樣，劈，啪，劈，啪——蓬。便髮首離異了。聽說我們之中還有梳頭梳出一隻蟑螂來呢。這只算是常事，聽說周清嘯炒菜時，只要梳梳頭就可以不必放鹽呢？！

阿圓阿霜來了。雖然一個嘴巴有幾個小洞（可以多吃一點吧），一個頭髮上有幾隻烏鴉（幸虧不是幾頭馬猴）。大家面對大海，小媛總算童真未泯，一見海水就想起省了多年不用的井水，馬上用『螃蟹式』游到海裏去。只有玄霜還迎風而立，望著大海大概又想到『家在台北』那首歌

吧。我想既然來福隆，不浸點海水再回台北，未免太暴殄天物了。於是向玄霜挑戰，一齊下水。玄霜者，湖南人也。字光敏。少時學笑不成去學哭，所以站在岸邊哭笑不得。身長近六尺，力能被鼎扛。才氣過不了人也過了鬼。而我之挑戰，戰鼓一響，一起步下海去，才知犯了兵家之大忌。此女比我高多，海水才淹到她喉部，我已五官入水。爲了剛擊道的榮譽，只好以視死如歸的精神，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心中默念『阿氏』三兄弟的名字（阿門、阿拉、阿彌陀佛——詳見『十一人傳』），走入海中去。……結果如何？唉，有字無字，皆是我佛。

我在冒險犯難，爲了使別人一身濕的掙扎奮鬥過程中，殷氏、黃氏、周氏仍在研究著『浪費是罪過』這句話是誰說的。黃昏星是政大中文二的高材生。他也是文學權威。他曾經認爲『鼎』字是兩隻手托日字，故應作『鼎』字。語驚四座，座上都佩服於他的理論。後有字典大師廖雁平（此人一生學問都是從查字典得來的，博覽羣經，包括狗經、馬經、觀音經、大伯公經、食經、神經……），決定與他賭兩個菠蘿麵包。黃昏星抓起一本說文解字，大聲唸出引文，別人聽來佩服得五體投地，若不是贏得光明磊落，怎敢如此囂張。不料一段唸下來，越唸越小聲，終於說：『奇奇，這本字典印錯了……』還有另一位新文字學的開山祖師周清嘯，他對文字學也有一套新的看法。就拿『蠶』字爲何不作『春一蟲』：『蠶』，原因是一條小蟲，不能歷兩春，並引『夏蟲不足語冰』爲證。所以只能一個春天有兩條蟲，因爲蟲是很笨的，春天的蟲更笨，因爲春天別人要

下田耕種，一動鋤頭就鋤死牠們了，所以生在春天的蟲特別笨，故作形聲會意字，是爲：『蠢』字。他這番滔滔不絕的理論，說得我和陳素芳以及歷四的洪文慶臉無人色，這種文學高深莫測，所以我們根本聽不懂，可是總算也明白了周清嘯爲什麼不敢報名進中文系的原因。

話說他們在大辯『浪費是罪過』第一個說的人是誰。殷乘風認爲是『耶穌』，周清嘯認爲耶穌比阿廖更貪吃，所以不會是他說的，並拿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作證明。黃昏星認爲是『孔子說的』，不過這位經學大師的話，最近除了『飛越杜鵑窩』裏的人會相信外，一般來說，很不賣座，尤其那次『鼎』字事件過後。雁平肯定是釋迦牟尼說的，最後我們只好同意，釋迦牟尼他老人家的白話講得相當好，意象用得相當不錯，可以寫詩。雁平最近有修造成佛的傾向。他在福隆朗誦我的詩『袈裟』，未讀自己先笑，坐在那兒什麼都不像，就像個和尚。又在福隆第三天大家在冰菓店聯天，他代表女方家長，爲了要省錢，第一個建議不用花轎而用棺材把女的送過去的人。我那首『袈裟』便是這樣給他謀殺了。他開始朗誦時還站著，因爲怕冷，所以扯了一件大金毛毯披在身上，活生生就像西藏活佛——不，簡直就是喇嘛佬。所謂『喇嘛佬』者，就是替死人奠祭的那些人，而且他還發明用電子吉他樂隊來給死人奠祭。我想，如果那死人定力不夠的話，一定會從棺材裏踏出來大跳Beautiful Sunday的了。他把我『袈裟』的其中三句：『看一捲浪花蓋來，把我激成了溫柔，看一角飛簷，把我烙成安定，看見清朝的你，你是無限依戀的前生，他是

無限哀矜的前程』。前面的他都唸對了，可是後面的都唸成『看見清朝的你，還有明朝的他，還有民國的我……』他是『拜得神多退著鬼』了。而且他對翻譯又很有天份，我上面引到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如果你給他翻譯，他一定會翻成，*find find look look, cold cold clean clean, sad sad cry cry seven seven*也是用疊字。至於後面為什麼會翻得文不對題，你去問他，他自有理由回答，不過一定不會說他的字彙不夠就是了。

還有一位小怪，方娥真是麵包大王。記得福隆第二晚，有一個文學考試，人人埋頭苦寫，我提議去吃炒米粉，但見人人集中精神，也不敢驚擾，強自振作，捨命陪君子。不料卻惹起方小鴨食指大動，拿著雨傘想跑街想吃宵夜——麻煩可大了。她在聚會裏，海邊、沙灘上、屋旁、廁所旁；說在等人出來暗算，用的是她那一記合氣道，可惜有時掙不著人，自己卻嚇得個半死。有次她街上遇到股乘風，背後就吼他一下，沒料到反應是股緩緩轉過頭來，方小娥反而以為認錯人了，嚇得想道歉。郭秋風生日的時候，老二黃昏星曾大發豪情：『好，我為妳拉一胡吧！』大家臉色陣青陣白，郭秋風強作鎮定。二胡拉起，廣東話有一句『勸雞拜神』真是風流酷似。阿廖首先忍不住笑，方小鴨已笑得不能自己，幸有阿圓、阿威，左右挾持，小娥才不致笑得滑入桌底。王小媛此次來福隆，戴了把李達髮，方那肯放過，稱之為『哈巴狗』，小媛不甘示弱，反譏之為『獅子頭』，這兩大高手，可謂有其姊必有其妹，『龍生虎，虎生豹，獅獅生馬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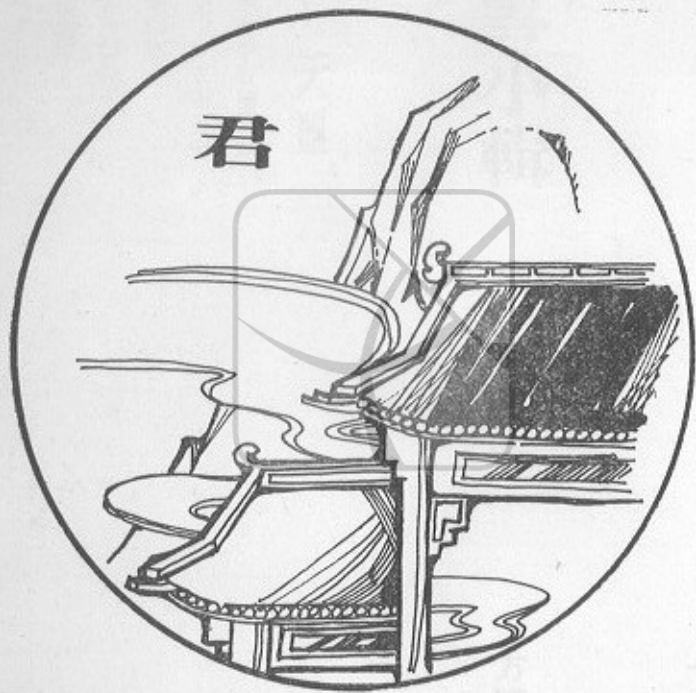
這部『神州聊齋』寫到這裏，已寫了七七八八。好了，讓我看看誰是漏網之怪——唔，哈！洪文慶！還有？……戚正明和陳素芳！哦……該沒有了吧！沒有了。噢！不！還有！還有一位郭秋風！好吧！我兄由她說起。這個郭秋風也是小怪不收，大怪不入的那一類。如果不是對她了解清楚，恐怕第一印象要寫的便是伸舌頭。股乘風有次和我縱論江湖事，他說他決定要學習單起一隻眼睛看人，或遮著嘴笑，我說哎呀怎麼你變成西門公子啦。不過說真的，如果股乘風要學，找王美媛、郭秋風都可以學到一些。在座談會時，已過凌晨三時，郭小秋爲來這次聚會，緊張得一個禮拜都沒好好睡過。所以到差不多的時候，郭小秋上演了無聲四部曲。一是坐在床上；二是把背倚在牆上；三是牆上又冷又涼，不如貼個枕頭吧；四是挺著身子坐，不如躺在床上吧——據我個人『捱眼睡』的經驗，至此已經進入狀況，心中縱有一千句：不要睡不要睡，你放心，最多祇能唸到第七句，已經進入『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狀況了。所以快快大事警告，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再醒來時，大夥兒已在台北車站了。

至於素芳姑娘、小戚和文慶先生，前者本來廿四日是她姐姐訂婚日，她壓根兒不能來參加聚會，但她不顧一切，說來就來，原本說明廿三日晚當天回去的，可是廿三日晚上那麼美，夜那麼遲，我們的鼾聲又那麼沉重，詩刊又剛剛與高采烈的出版，廿三晚素芳就回不成啦。廿四日想回，玄霜、美媛的回已夠令我們惆悵了，她又何忍。於是乾下燒酒，決定不回，那晚風大雨大，人

多傘少，路還長遠得很。小秋對她尤其照顧。中午下海，素芳摔落二次，我也慌了手脚。那時文慶獨穩大局，幫忙攙扶，我問素芳如何？她說今天一連喝了一生從未喝過的兩樣東西。我問滋味如何，她笑不言語。又有貓一隻，在福隆獨虎，斷喝連連。小威又哭了。雁平剛好站在她身邊，見勢不妙，嚇得臉有土色，快快走回床上，發現我瞪著他，忙忙辯道：『唔關我嘅事，唔係我佢架！』（廣東話。即是『不關我事，不是我打她的呀！』）

這部『神州聊齋』寫到此為止，高高興興的開頭，結束時卻有點神傷，不敢再寫，怕寫了不開心。就算是裏面一頁詩，一篇文章，也都是這福隆聚會的恩愛。就算是一次攙扶，一聲關懷，一句調笑，也是這次聚會的片斷。素芳喝海水，清嘯買燒酒，股乘風淋雨，洪文慶早晨睡著了。莫不是有淚有笑的一幕。方娥真點唱，小威哭，黃昏星笑，郭小秋沙灘起舞，許麗卿吵，莫不是有歌有悲的一景。福隆過去了，我們呢？什麼時候，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天荒地老，永遠守候，再來下一闕聊齋呢？

君



絳雪小輯

天盟

一路上有千百個誓言

發在空中，立在我心中

這次離開你

我再也不回頭了

上一級樓梯

下一個決心



方娥真

要告訴你我的訣決
要留給你一角絕裾

門開時，你的眼神
在門內，寫滿喜意
你喚了我一聲，我淡然
看你中斷的笑容
我急急地走了

一路上我回憶你的受挫

我想起那停在欄杆上的揮手

揚起又垂下

我把誓言還給天空

我敲了門，進了門

再也沒有出來



詩書

第二本詩集出世

我又開始要動筆了

第一頁還沒填上你的期許

只是常記取那一向的鼓勵

我想先不要讓你看吧

未完的篇章我也不知它的結局

有一天你展開來

一本詩集，你從來沒見到的

我等你，驚我的豔

羨我的才

那一天我們還在不在一起呢

或許還用同一張書桌



共同喝一杯菊花

共穿同一襲衣

或許正想起昔日我們的嬉戲

那一天我把詩集遞給你

我立在你背後，翻着書架的書

假裝不經意

一心一意，等待你的轉身

誰知呢？誰知還有這一天沒

或許我們早已分散

你在書攤上看到我的名字

讀到從前的點滴

爲了一點小小的倜傥

我把一生來斷送



我恐懼地回想起來

看到你奔來的身影

我釋然地迴待

我們再合成另一本詩集

地址

我們變為知友好不好

我住在另一端

不曾留地址給你

只在你的作品中

讀你的近況



你娶另一個女子

最知心的話依然藏給我

偶然遇見，你最驚心的人

仍是我的一舉一動

你最觸痛的人也是我

你說找個沒有深情的人更逍遙

不必太在乎

更不必因而受傷

我聽了很高興

你真的對我最好

我真的是好意的

我們變為知交我就不必吵你

不必苛求，我不會獨佔

我們各自找個歸宿

在心靈上才彼此定居



誤植的句點

我是再也望不到雁字了
斷鴻聲裏，楚天是極目千里的帆
綠衣是匆匆走過的風景，我的
愛呢？



誤會是錯植妳。我之間的
句點，句點是四月的一場風雪
而我是風雪過後

江秋陽

依舊攪鏡的多情

爲一個冰凝鏡裏的春水的山色的妳

把話說啞，把髮染白

把二十年的英姿飛揚讀成

落魄江湖。我的

愛呢？

情是焚毀的手帕

愛是妳曾經摺衣爲我的痕跡

而寂寞呢？寂寞是分手的車站

妳攤散風中的黑髮

而我在風中，我在風中走成

斷臂的衣袖……

想起如畫的夜市



妳站在路旁的攤前

把輕輕的情揉成厚厚的衣

妳說：回去的路將會很冷……

如今，我的路果然是漫天的風沙

遍地的冷，而我的

愛呢？妳轉身一變成爲無聲的鼓

而我的鼓槌已然敲斷三千……

四月，天是我胸中振翅欲飛的

杜鵑，暈眩而蒼白

我是傾倒的蠟淚

而妳在風中，妳在風中

飛。



風沙

仕途

昨夜蕭蕭的野寺方冷宿
今竟絕唱一首銅鑼便響

十年深鎖的寒窗推開外面

功名嘩然成一片

說道曆桌明春梅集

燈色重重的書生

京都爵祿雕鏤不同臉色



雁邊秋

且看你色眉飛舞的少年

回道遙仰層層的山嶽

若有足跡困擾你去路

沒有你卷帙裏的山河

無奈那逸去青青琮琤

任今朝披上煊赫書袍

你何時學會秉燭

生命髣髴流星般剎那

遙遙道途江南未綠

悠悠少年你

打響划划的雙槳搖破江心

你該趁風歸航返回青山綠水之靜止



穿越叢林的千里
你佩劍敲打夜色

四周呼聲未醒

草波

風動

送你一程又一程

長安遺忘

洛陽尙遠

且看你策騎似飛

盡攬我疆域暮色

來朝有歌有琴有你一份激昂的豪氣



景色

(11)

蘋果樹光禿的枝杈

在寒風疾雨裏招搖

透過雨跡模糊的琉璃窗

遠眺巔峯的皚雪

宛若不小心倒灑在地上的洗衣粉

漂白連綿的山脈

趁春陽尚未蒞臨



廖雁平

（一）

六百空格子能抒寫

幾行惆悵

原子筆躊躇於萬頃

阡陌間

揮毫仰天空無語

秋雁振翅南徙



烽火

當昔日的玩笑成了一夢

在礮火中驚醒

國仇家恨濺出

碧血黃花的同胞

水深火合與寸鐵寸心

那一役太平時的戰陣

伏在山溝中當會想起



戚小樓

腥血的喉頭會甜

笑在戰友談天的唇上

那一次我們的戰爭

男孩與女孩相抗

怒山與怒江對唱

颶風前夕的黃昏

繡晚霞在衣上

與烽火相照

與鮮血相共

最後走過昇平的街道

還是走馬燈的年節

綺麗



蒹葭

想起春天

蘆花伴着長髮

在風中飛揚

秋來的時候

你突然去到水的一方

溯洄阻長的水路

我涸完長夏

頭髮漸漸的長



王添源

白露靜靜的下
在最清冷時成霜
所有兼葭蒼蒼
你已融入我無法到達的水中央

秋水之涸

我逆泳而上

任我怎麼追趕

距離還是那麼長

白露怎麼還不乾

兼葭淒淒

在茫茫的沙洲伴你

從水中水底

一直到水址



白露怎麼不止

任我怎麼迴游

隱藏在水中的你

仍還在距離之外

默默地無視我淒苦的容顏和濡濕的長髮

以我的長髮

問候你的長髮和所有的蘆花

蒹葭采采

白露依然靜靜的下



俠中俠

忍虹昇

序幕：擬定第一次爲黑道人物寫詩，使我顧慮劉金剛其人被八名惡漢以武士刀圍殺，爲的拯救一名面目姣好的女子被逼跳河，也只不過落個英雄救美的千古老套。但我又在九月份的長河雜誌讀到有關劉金剛在獄中目擊一被判無期徒刑的亡命之徒老找弱者欺侮，他一拳就殺掉對方的霸氣。他的正氣，他的勇決，他的豪爽，震盪我這神州人俠氣互爲激盪，我決定寫這首詩給這位人世陌生的俠客，希望在坎坷的人生旅途，爲其在精神上重重擊出一拳共鳴。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中秋之夜

地點：台北市淡水河第二號水門堤防邊

嘆通！

跳進江湖撈饅頭

十三歲的拳頭亮出

萬華寶斗里的紅粉招牌

二十歲行走江湖最險象的殺手

把關綠燈戶

一隻白帶魚

一個醉客饅飽白帶魚

血 只好溢出魚口洒滿驚驚燕燕的妓女戶

殺手的手中殺死一個侮辱他的殺手

沒有佈局

或者憂忌已寡

一條好漢幹一種痛快的打鬥方式
他的兩手



併攏一起

在獄中

對決了十五年

母死

父存

殺手強烈思父

終於有了章回

越獄只是初試殺手的另一種膽識

膽試台灣所有的監獄

他的鐵膽仍然被法秤秤掉威力

俯首認罪

認了四年

總共十九年的禁獄

圍閉不堪回首的黑道陰鬱



小琉球、綠島日夜綿綿的濤聲
聲聲直撞孤兒隱隱絞痛的心弦
總沒有蘭嶼管訓的機遇

結束傳奇江湖的一生前半部

醒悟殺手生涯終歸要生鏽

在還沒鏽完的劍鋒

他抓牢正道的航線

揮舞他爲正義而新生的誓言

要爲人生的下半部

填充燦燦煌煌之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的中秋節

淡水河邊的柔麗正流長

第二號水門的堤防

暴徒加暴一女子跳河

不是殺手

只是路客

尙存的英拔帥氣

抱拳拜禮江湖阿哥放她一馬

容該女子慢慢償返三十萬

古龍在白玉老虎裏說的那句

人在江湖有些事是身不由己

劉金圳懂得這個道理

對方八名手握白帶魚的殺手

殺氣令月光閃避

但曾是殺手的他絕不閃避

他知道減刑出獄的珍貴

搞不好

鐵窗生涯又要葬掉幾許青春

但他仍鐵拳幹上白帶魚的虎口



他的英雄俠氣拚鬥殺手的刀氣

楚留香也有掛彩的場面

劉金玟當然也掛上往地獄的號牌

血就是

血 從他的肩膀代替淚水沖出體外

沖退八名也是男子的殺手

總有沖完的時候

他倒下去的時候

弱女子與他沒有互通姓名住址

她走離醫院

他走入昏迷

似乎到了完結篇

我認為英雄的路正開始如華貴的雀屏展開



璀璨璨威威揚揚

俠以武犯禁

他乃俠中俠

面對八名惡漢手握的白帶魚

就算英雄救美也不容易

我力讚其烈烈陽剛之舉

劉金鉉的義行真應了

溫瑞安『今之俠者』：

武字如要成其為藝術

必須要加上人性

行俠濟世的抱負

在南方一隅

寫完這首詩

我掩卷但不呵欠三更天的疲倦



心有松風如仙臨

仰首人間煙火中

屹立不屈服惡勢力的硬漢

他正走向輝煌

我一直在鼓掌

67 10 5 夜追記 9月19日

聯合報記者吳祥輝報導

黑道人物棄邪歸正之舉



誰識我龍馬一身

林雲閣

哈哈，我要笑，我要笑
我欣賞的人兒呵
你居然還不曉得爲我
回眸一笑

花兒爲誰留香

韶音爲誰繞樑

月亮爲誰終宵不眠

——那還闌珊著燈火的窗扉呀
連這點道理也不曉

知音爲什麼能爲絃斷？

絃爲什麼能爲知音死？

(註)

我和氏這塊石頭誰識得

便賣命誰與

蕭蕭、誰識我龍馬一身

便與誰奔飛千里

隴中的道類仕心

祇待你三叩門扉

我欣賞的人兒啊

你若無伯樂、玄德之心，便罷

且讓我不求聞達

淹死這一生吧！



祇是、祇是、怎耐得這一心欣賞

（註）：變奏自方娥真詩句：『弦爲知音斷，知音爲弦死』。



構圖

我斜躺在靠牆角的高背椅上。摸出一根紙煙劃亮了火柴，吐出口煙。伊絕美的臉孔就模糊了。

『你真的相信愛情會帶給你快樂嗎？』

然後，我感覺伊炯然迫人的眼神透視過那層迷濛的煙霧，探測到



涯
而

我的臉上。我用力挪動了下身子，努力的想衝破這道迷霧，抵達可更清晰來辨識伊臉貌的彼岸。

『你應該相信天使都是可愛的。懷着喜悅的心情，肯定的來握持它，那麼你將會全然融入祥和的樂音裏。』

我巧妙地避開所有致成煩惱的素因，躍過架構我痛苦陰影的溝渠。依我憨直誠摯的心海對伊舖訴永恆的美和潔白的愛戀。伊昂起頭來，從伊瞳眸裏所散發出來的和諧美以及獨特的媚魅，再再使我感到未曾觸及的充實和完美。

『我要把握住這片刻短暫的柔美和安詳；然後將其擴充至永恆。』

伊再度的模糊了，我匆促的吐出一口煙。竭力來抗拒那股敏速使我下墜的漩渦，奮勇的泅越橫梗在伊和我之間的茫茫鴻濛。煙散了，單調的音樂在冰冷的空氣裏默默渡着。昏亂中，我所緊緊抓握到的僅僅是激情的感動后伊所賜于我的整片淒然枯萎的空白。

伊已然消失了

第五季

——給瑞安

晚夏或者初秋？

你是身份未明的季節

來去得那麼突然

夕照那樣匆忙

總有風的吹刮

揚起煙火泥塵後的輕寒

一壺竹葉青

溫任平

午夜十二時喝是最快意不過的了
偏側的頭顱

看得出來某些記憶就沉墜在那裏
等着發酵，等着

時間底溫醇，把它或者它們
再轉化為酒

你是身份未明的季節
喧賓那樣的蒞臨
不曉得如何去寂靜

你拱手抱拳

捲起的總是風雨

灑落在老屋階前長滿了
厚苔，與

蒼苔宿命的期待



三杯已過，案前已成觥錯
臨流自鑑

杯裏是酒後的酡顏
抑是雲光山色，曾經的風景？

如果一晃首就遺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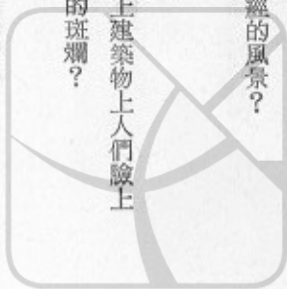
爲何你要在石上山上建築物上人們臉上
鐫刻下這許多歲月的斑斕？

如果那不是遺忘

爲何你飛翔如劃空而過的鳥

沒有腳印，只有沉默

只顧着匆促如矢的翱翔？



駐足在前進的路上

黃昏星

(一) 走入巷道

有一天我胸懷開朗

站在天台，看望地上車輛如舟

它們急急的要超車

要到另一個世界流動

去觸摸燈火

後來燈火果然入了夜

紅起來天神般站在十字路口

我們飯後慢慢回家

却常常與車燈的探射比快

三步兩步跨過馬路

現在天橋還沒上樑

歸路依稀一片泥濘

等車的人一夜放眼的張望

在天台上，我開始是詠嘆

到黑夜突來時正想走一條巷子

巷子沒有人車燈拐了彎

有寧靜的霧說話了

我有一首歌過門忘了打鑼

使獨行的人想起它真情的段落

(二) 駐足



黃書豐

走寂寞的長途八小時
這路是泥濘

可以看見我是山是水

石頭落下山谷

滿足聚合歡樂的臉容

火焰熊熊把目標射出去

又回來時的起點

千辛萬苦趕完這趟路

途中山峯孤傲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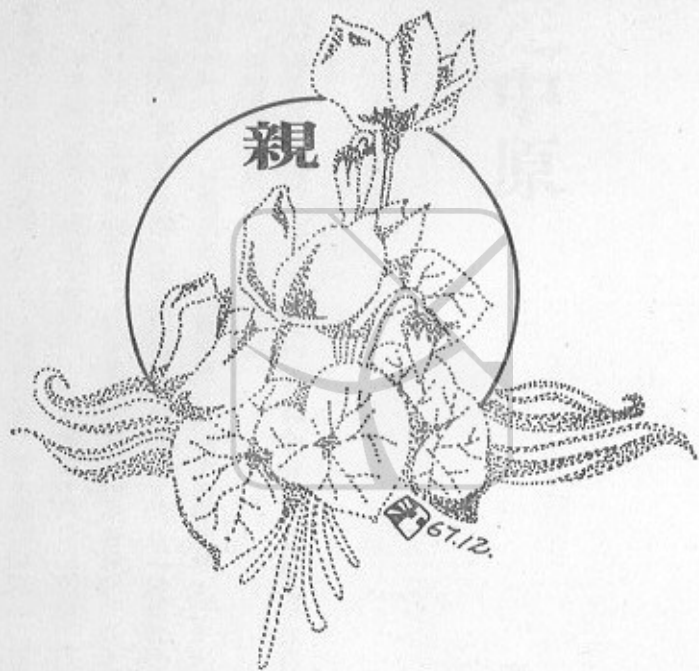
見了煙霧，就見了

生命鼓掌的走到空無駐足

有許多人穿挿而過

有許多人隔岸觀火





北定中原

秋 安

溫大先生：

『先生』是非常的敬語，你在社裏是『大哥』的身份，我以為是稱你為『大先生』，為免產生誤會，謹此一筆帶過，不致別作意會。

初識『神州』作品，極為偶然，誠屬幸運。文壇上著作如林，汗牛充棟，却多濫竽充數，殊少性情之作，做為一個愛好文學、關心國運的中華國民，我是『神州社』的忠實擁護者。

茫茫江湖，不見『神州』也久矣！從少年起，我心中早有神州存在，手無三尺劍，徒懷英雄志，二十年湖海浪跡，眼前依舊望不見神州，滿腔熱血，只向空林灑，內心嚮往着梁啓超如劍之筆，欣賞他筆鋒的多情，可是哲人已萎，空仰沐浴，我也愛胡適之『但開風氣不為師』劍胆琴

心。他的死，曾經使我痛傷國喪英魂而流下莫名的熱淚。徐志摩帶來了初昇的新月，却未及滿月就如流星消逝；周樹人有筆如刀，却晚節不保，託身紅朝，使一千武林耆宿陷身赤地，神州因此變色，江湖掀起血雨。文學的生命乃不絕如縷移植到此東海一隅的小島，東山再起，多少孤臣孽子，嘔心吐血來灌溉這片武林中的沙地，只是仗劍行俠的，却都是單槍匹馬，孤舟獨劍的義士，有的中道鎗羽而歸隱，有的爲黑道圍殺而飲恨，神州茫茫，忠義斂跡，神州兒女，無根浪遊，朝不見旭日啊！有淚如血，夕不見明月啊！以血代淚。億萬被壓抑的中華兒女，終必化共同的心聲爲再見神州的吶喊，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來自九天大馬，各領風騷數百年，英雄齊聚神州社。吾生也早，不能以少年的血軀爲神州社長歌救命，但願以一瓣心香，常爲神州社焚禱，吾雖不能投効山莊，日夕習武修文，磨練鐵腸，但行跡所止，必爲神州社鼓三寸舌，播百年種，並祈神州社溫大先生以下各少年中國英傑，珍惜生命與智慧，不負丹心與碧血，爲光大神州精神榮耀而奔走呼號，鐵血奮鬥。

吾未能親見溫大先生，但從先生縱橫磅礴之文，能想見先生之大志，從神州社組織之嚴密，人才之多龍虎，知先生統禦領導之能與吞吐天地之量，講武習文，集思廣益子曰『君子不器』先生之謂也。吾半生有志不伸，過去歸諸命運，今始知受限於才氣，溫大先生多勉勵啊！吾對先生愛慕之餘亦有數點求全之建議，條列於下，聊供取捨：

1 異己者未必仇己，神州社還須加深包容量，神州社成員慷慨叱囑，捫管爲文之際，儘可以酣敘奮鬥之歷程及戰果，却不宜過分驕矜強調已得之成就，使部分讀者誤解爲吹噓而起反感；儘可以抗辯異己或仇己者之歪曲，不宜意氣用事，逞強辯辯，使異己者化爲仇己，親者因之而痛，仇者爲之而快，以神州社之宗旨及目前成就，當無此慮，可是隨着茁壯發展，必有嫉忌妒怨者，神州社當然不畏打擊，却應減少不必要之打擊。

2 文人相輕，同行相忌，英雄關愛，惺惺相惜。山不厭高，水不厭深，神州社還宜就地嚴爲物色奇才，吸收新血，人才素質數量決定事業成敗，此事選仗溫大先生萬方韓偓，當仁不讓，唯於吸收新人上，盼能盡撤藩籬，不分畛域，使相輕相忌者逐漸折服轉而惺惺支持。

3 吾料溫大先生，志當不止於做一倚馬萬言之文士，亦不止於當一慷慨悲歌之燕趙男兒，以先生不世之際遇，當能効力能挽狂瀾，八千里披星戴月之岳武穆，心懷孫文先生廓清天下之志，改革社會及政治，始乎文學，終乎救世，吾非愛作狂徒醉語，內心蓋有厚望焉！

4 神州社提倡武學，可謂切中時弊，然而止戈爲武，不得已使用武學仗義行俠，防身自救，事後須儘量不向外炫耀，否則引起小人結黨報復或無端爭勝搗蛋，暗箭加害，傷害社裏精英，不可不防患未然。

娥眞詩文，拜讀不少，獨樹一幟，天趣盎然，民國以來，實不多見，其文如詩，其詩之柔婉

瑰麗，清雅純潔，寫作方式之任道自由，組織文字之富於創意，視當代號稱大師者，豈止不遙多讓，實已凌駕前邁，吾以爲自冰心、佩弦以來，陳之藩、張嘯風等鼓盪其間，首先打破格局，革新有成者，娥真奇女子也，溫大先生爲文跌宕多姿，波瀾萬丈，固爲娥真女所未及，若論溫柔婉約，內含綺麗之天工佳趣，溫大先生亦難免自嘆弗及吧？百鍊鋼與繞指柔，想這一對璧人之感情生活，必也是一部尚未全部殺青之武林祕辛，當代名耆矣！非溫郎之才氣，不足以成就娥真之文學深度造詣，非娥真之眞性情，亦不足以佐大先生之龍戰志業，寶劍明珠，互相輝映，莫負一片好才情啊！請留下亂世中可供歌泣的史業。

神州社黃二先生及周、廖諸劍客，還有陳、李秦諸位巾幗英傑，皆屬繁榮之器，但憾無緣拜識，共爲少年遊，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切盼不忘初衷，永懷救國之大志，爲國魂，爲民命，共舉神州之大纛，飄揚五湖四海，吾有生之日，當常日祈盼王師北定中原，瀝洒放歌向君等遙賀也！秋安，非名非姓，秋安本人也無名無性，不具姓名，不是不明禮儀，實爲表達衷誠，並示無私之心耳！

餘不一一 預祝

成大功

立大業

秋安 敬草

亮麗的神州

鄭激塵

敬愛的神州詩社：

當我握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是多麼澎湃啊！我如今身居台中，與台北遙隔，若我是在台北，我會奮不顧身的到你們的山莊，那何等亮麗的山莊啊！

每次展開你的書刊、文章，心中總是那麼的激動，那麼的不能自己的要在地板上打個滾，狂嘯幾聲才能平息自己的歡暢，我真愛你們，真愛你們！

第一次是由溫大哥的『狂旗』而認識了你們，驚訝的我是那麼歡欣地認識你們，我真的是好高興啊！以後，以後每次上書店一定先找你們的書，那麼急切地想分享你們的喜悅苦難啊！將近一年了，認識你們將近一年了，我首次敢提筆欲與你們互通信息！別給我打擊啊？

我只是台中女中高一的學生，個小的我更顯得有分稚氣，別笑囉！

今天晚上本要補習的，可是同行的同學不去，於是懶洋洋的我上路後馬上被書店吸引了，心想先進去看看吧，說不定神州詩社又出書了，想不到啊！真想不到真的看到四本，二本溫大哥的『四大名捕會京師』，一本也是溫大哥的『白衣方振眉』，另一本則是『坦蕩神州』，我真的樂壞了，把這星期的午飯錢九十元買了『坦蕩神州』『白衣方振眉』，心想，這星期午飯另尋他路，補習也不補了，騎着鐵馬快速回家，在路上連紅燈都樂昏了頭的看成綠燈。而回家後書只看至一半，我激動地怕自己再看下去會把心臟給激出，於是乾脆放下書寫信給你們來了，我會不會太魯莽了？

常常由書上看到你們推廣詩刊的事，每每讀至此，都想幫忙。我想，你們可否以後出了文集後就寄至我這兒，我幫你們推廣，我這個人熱心十足，一定幫你們的詩社推廣出一條路來！（哈！有點在說大話，不過我是確確實實的真誠喔！）

生活於祖國台灣的青年子弟，有很多流失了，在留學中流失，在聯考中流失，但事實上我們不能流失，不該流失。中國啊！中國！要我們青年去復興。從前的我，只是茫然的一個學子，而今我自你們的文中學得高冠節操，人生不若夢的呀！中國啊中國在我們的手中成長。

我愛文又愛武，但既不通文又不通武，每每妄想自己能夠和你們一同習文練武，啊，何等神

往！你們要好好的練武，好好的習文啊！看到你們日益光大，我心中之欣喜，哈！真是無以名狀！

有一次要開週會，全校到禮堂去，恰好有位同學問起了你們，我興致高昂地詳述，忘了要開週會了，被教官罵到禮堂去，哈！那真是一種快樂的事！

不知你們近況如何？有否新書？別忘了我要幫你們推廣，這是中國的新血輪啊！

祝你們

全體快樂！！

鄭激塵敬上 六七、五、廿四

忘了一點：你們詩社出的文集，我都不能看到，好可惜啊！我直接向你們購買好嗎？

語無倫次

楊美珍

溫大哥、方姊、神經刀客、廖雁平、周清嘯、曲選鳳、陳劍誰、秦輕燕、楚勁秋、陳悅真、戚小樓、陳非烟、玄霜……阿狗……

我可要先聲明哦！我是一個很貪心、很貪心的女孩，所以，我把想傾訴的對象，都列名於上，我要對全神州詩社的成員，說出我心目中的世界。

一口氣讀完了『你們的書』——我激動地想親口告訴你們一句話：讓你們努力做好從根救起的工作，而我們却要致力於迎頭趕上的工夫！我是一位唸理組的高中生，我常告訴自己：救中國呵！中國的命運就在你的手上，我又告訴自己：以後我也會到外國去學些什麼，再回來參加十大建設之類的工程，也許不！也許二十世紀就是中國的天下，我要致力於科技的研究，上物理課時，

老師常說：你們以後也許有希望拿個諾貝爾獎！那時我就會癡癡地想著：才不呢！二十世紀呵中國的天下，到時我們自會設立個『張衡獎』，頒給全世界有功的人類！我說我是致力於科學研究迎頭趕上的一羣中國人之一，可是，偶爾，我也會插手管管你們從根救起的工作的，前一陣子，我們班出了本班刊，甚至，有感於現在的社會，我們也曾想過成立『孝陵詩社』，我們有許多浩瀚的抱負呵！可是——公民老師爲我們從縣政府帶來的資料中明文規定：成立社團者需年滿廿歲。於是，放棄了詩社，我們創辦了班刊！我們這一羣有六個人，六個就夠了，六顆年輕的心能造就多少事業？六個人中，我屬最小，今天！剛收到了她們的生日禮物，外加一句——『等妳過了二十歲生日，我們的孝陵詩社也就誕生了。』二十歲呵二十歲！那真真是股瀾氣盈宇宙的感覺！

那天，窗外風雨交加，冒著雨，我們衝進了視聽教室，去看中國大陸的幻燈片！我們衝進了舊日的中國！再大的風雨濕不透一顆燃燒著的心！華北的旱田上，淳樸的農民臉上，那一張張刻滿了歲月的痕跡，而却年紀輕輕呵！我眞的用不著哭，我眞的不應該哭，可是！眼淚就那樣悄悄地滑落臉頰，彷彿黃河、長江，浩浩蕩蕩！中國呵，苦難的國家！却又是那麼一個優良的民族，可是却飽受外人的欺凌，中國呵！妳怎能不快快長大呢？

我常想『愛國』和『用功』一樣都是不能放在嘴巴上嚷嚷的，現在的我，只能在心裏頭想得發疼！以後的我一定會付諸行動的，至於貴社所討論的『文學報國』是否是神州人最佳報國途徑？

『我以為答案未必肯定，曹植曰：『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曹丕又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同學們也有爲此而辯的，我却以為這些都不重要的，只要心中有一團熱誠，眼前有一個正鵠，目的都是一個『忠』字，走那一條路並不重要，對不？用那一種方法表現並不重要，對不？當然，每一條路上，誠如文學的、科技的、經濟、政治的種種路上都要有人腳踏實地去走，如此一個國家才能富強，惟有國民同心協力，萬衆一心，國家才有希望，於是，爲了我們大家的中國，雖然，我們不走在同一條路上，可是我們還是會互相砥礪，相互琢磨的！』

畢竟，我只是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學運兒，『生活』對我而言，還是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名詞，可是當我看見黃昏星的異鄉童年，『生活』所施予他的壓力，我就忍不住輕輕啜泣起來了，因爲這是發生在他身上，如果一旦『生活』面臨於我，我想，我會一如許多中華兒女，不管海內的或海外的，我會勇敢地屹立在風雨之中！

你們可曾發現，國父眼眶裏始終有層薄薄的霧水！透露那層淚水，飽凝視著祂的子民……我們能不屹立嗎？

從來不曾寫過如此『語無倫次』的信！我幾乎不知自己說了些什麼，可是却仍又有股『欲語還休』的……

真的，從你們身上，彷彿可以看見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的中國！！好清晰的感覺。

該停筆了，夜已深，而明天還有化學平常考呢！畢竟我們該時時刻刻記著自己的本務，共勉！
晚安！！我的神州。

我們的神州！！



小小孩——七八、六、六燈下

大丈夫當如是也

謝昆恭

溫大哥：

決定如此稱呼你時，我就將自己想成是『神州』的一員。對於未曾謀面的『大哥』，從書上白衣飄然，慨然有四方之志的神州少年，忽焉一躍，使我感覺如在眼前，近得只消一伸手就可觸及，因此，當提筆時對『大哥』也就一點也不陌生了，且有股欲一吐為快的衝動。

當合上『坦蕩神州』後，古斑的彫樑畫棟攤在眼前，對著如此十分的純中國，使人憶起曾在夢中所見的北平西安，如此遙遠的遐思是來自整個中國，整個神州。而彫樑之下畫棟之下，是一批熱愛的神州少年擊劍所發出的鏘鏘，在寂寂的午夜益顯出它的寬遠。於是另外一種低沉的回聲響自下意識裏：『這不就是你所要追尋的嗎？』的確，這種足為神州人所典所範，足使奸惡頑儒

之徒爲之耳紅的神州精神，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於是縱使礫珠上滴不出幾滴水來，也毫不藏拙的寫下一點久就想說的話。

小弟是個工讀生，晚上在一家高中上夜課。但是讀書對我並非全部，課業縱使有多繁重仍屬其次，由於對國家的使命感，常使小弟有『欲語無人聽』之嘆，如能遇著一二知友，往往是清夜猶高聲，所談之事或爲古今，或爲天下家國，無不在話語間。此外由於喜愛詩詞文章，因此每於課餘或工作閒暇時總愛塗鴉，雖無極品妙文，倒也其樂融融。

溫大哥，你來自中南半島，南中國海向爲多難的地區，從你的字裏行間所得悉你們所處環境的困厄，更加深小弟對印支三邦所有僑胞所受的非人之痛的相信。大哥，對於沒失去自由的人，生而自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對於失而復得的人應該有如從地獄走了一趟回來般的驚慌。向來我即深信『僑胞是羣值得致最敬禮的炎黃世胄』。六十多年的革命血淚史正可爲僑胞的忠勇愛國做見證。他們身在異國，處於異族的文化天地裏，對於祖國文化的沾濡，永遠是處於絕對劣勢，但他們却能在最險惡的環境裏開創生機，戰勝種種壓力與迫害，而仍保留著祖國的文化。因爲他們確信祖國高於一切，祖國給他們的是無限的鼓舞，無禁的希望與安慰。看到銀光幕上興奮涕零的老僑胞，你會不掉下虔敬真摯的眼淚嗎？雖然小弟生長於自由祖國，在祖國的庇蔭下長大，但是無論如何總覺得初生的臍帶未斷，我的肉我的血是來自那葉展向天隅的秋海棠，對祖國的白水黑

山有份欲擁之大哭而後快的退念。每至夜深臨圖神遊著那串也串不完最熟稔且陌生的名字，往往身猶正坐，心却已飛渡千里。如夢如幻又如實，極視那隻隻的連天大漠，一股『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的激情迴盪在空靈的心腑。『然則臨圖神遊是一種超越，或是一種變相的逃避。』讀余光中總覺得有股濃得化不開的故國鄉情，詩人總要邀你同遊於時光的隧道，同啜中國的香醇，而每次從文中醒來却有點英雄氣短，臨而欲泣的咽然。

溫大哥，想必你也聽過且看過一些自貶為迷失、無根、虛無的現代青年，他們那種無知幼稚，捧著洋神牌硬充是神明，且自甘墮落而至不可自拔的愚昧，真使人扼腕。但是只要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國青年，仍深信自己的根實，清醒。我常想，五千年的民族文化的大防，豈是區區數百年的西方科技文明所能沖垮，所能根除的。五百年一浪花，那不被波浪所淘去的先民，便是我輩步塵的標的。『中國啊中國，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滿臉的恥辱就是我的恥辱！』希望詩人的哀嘆能在我們這一代消失，更希望當我們兩鬢飛霜時能唱出『中國啊中國，你滿身的榮光就是我的榮光！』

『文以氣為主』，讀了溫大哥你的文章更覺此話的真切中肯。在當前風花雪月，刀光劍影氾濫的文壇，能得數篇清音，真有新耳目啓人心靈的木鐸之效。相信神州詩社將會在你的巨掌下，聯合有志的神州少年，共同為中國文壇破開一條光明大道。朦朧中彷彿看到你踏霧而來，彷彿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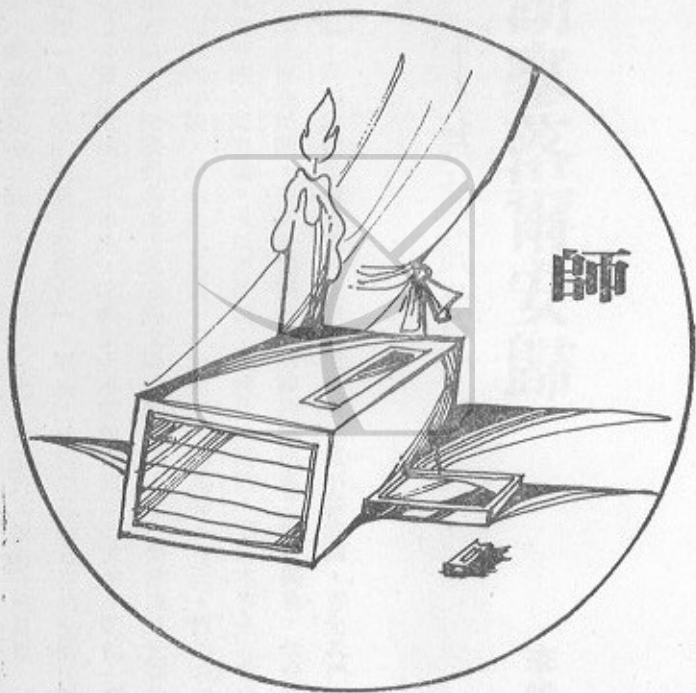
到神州衆兄弟擠在不甚寬敞的試劍山莊，煮酒論英雄，擊劍談國事。這些現代的曹劉、李杜、韓蘇，每人都懷抱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豪情壯志，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之嚮！

希望能去拜探山莊

神州衆弟兄
安



台灣彰化謝昆恭敬筆



江湖寥落爾安歸

李鐵錚

——試論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假如我們先撇開它的是非好壞與價值觀不談的話，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武俠小說廣泛且深入的流傳在民間，而其所強調的忠孝節義與俠客之誅惡鋤暴，無疑在民間產生了一種無形的精神與有形的安定力量。可以這麼說：武俠是民間的，它的本質是在寫實之中帶有極強的浪漫色彩的；而武俠小說，便是這種現實中浪漫追求下的產物。今天，假如我們認為武俠也可以成爲一種文學的話，首先我們必須正視它的文學尊嚴並賦予它一個健康且光明的風貌。我們急須要有一種優秀且多量的武俠文學出來，才能對大多數粗製濫造的武俠小說起一種刺激與淘汰的作用，也才能夠如『在漸暗的窗邊點亮燈火』，把俠的精神灌注到日益消沈的民間來。基於這一種使命感，武俠小說必須要有其新的生命、新的形式、乃至於其新的發展目標。

既然如此、武俠自身也要有其更確切廣大的定義。武俠精神及其意識型態的濫觴，史籍上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史記的遊俠、刺客、匈奴等列傳，及論語、莊子、先秦諸子百家中的一些思想；但武俠精神的顯現，可確認是更早的事。司馬遷就有這種遺憾：『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余甚恨之』。由漢至唐，武俠的體裁更見成形：傳奇小說如紅線傳、潘隱娘、崑崙奴、妙手空空兒……等都已可算是武俠小說。自唐以降，武俠小說也因時代潮流的變化而作著不斷的沿革。然而無論如何，武俠的精神是歷久而彌新的。就武而言，粗淺的武是一套拳術、一式劍招、一陣殺伐；但就其精神上言，武本身是止戈，它可以是一句話的擲地有聲，一件事物的專注忍耐，一個舉動的驚天動地，乃至一篇文章的氣勢磅礴。發揮到了這個地步，武本身就已是一個境界，自成一種藝術。至於俠，按照司馬遷的定義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種描述，根本就是儒家所謂志在天下的『士』。因此俠的精神也就是中國傳統儒家的基本精神；也因之一個俠者不必定是一個武者，他可以平凡渺小，只要他有一顆俠心。但是我們說武俠武俠，武和俠並不是分家的，誠然，『武本是客體的存在，俠才是主體，才是重心；但武的外在表現需要俠的內在精神來完成，而俠的內涵往往得藉武的止戈來顯現。二者處於一種互為依存的關係。甚至到最後我們分不出也不用分出何者是武何者為俠，因為在俠中處處可見武，而止戈之武

早已是俠了。當然，這裏的武和俠仍是就著廣義的來講。

由三國水滸、七俠五義，彭、施公案一直演變到兒女英雄傳……清道光後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開了近代武俠小說的先河；其後經新文學、白話文運動的倡導等等的刺激，武俠小說的格局亦隨之有所改變，像文體已從章回體慢慢演變到白話文或新或簡的格局。自滿清到民國，民初至如今，由於武俠作家水準和態度上的差距，武俠小說一直是良莠紛陳。這中間，我們可舉出三個代表人物來探討，就是：金庸、古龍、和溫瑞安。他們各自代表著一個武俠的朝代；五十年代之前是金庸，近幾年是溫瑞安，中間則是古龍。

五十年代前後的武俠小說，大抵還跳不出章回的窠臼。雖然如此，金庸在當時乃至於現代於武俠小說仍有承先啓後之功。像金庸作品：『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笑傲江湖』、『天龍八部』、『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等，置諸武俠文壇其光輝仍是熠熠不可磨滅。類似的武俠小說大量出籠以後，武俠又慢慢來到一個必須要突破的階段，乃有古龍起而強調武俠必須要變。首先古龍把已漸脫離章回的武俠小說更進一層帶入一個生動活潑的格局；雖然古龍如此站出來登高疾呼，但似乎對已固化的武俠小說起的作用遠不若金庸；（這應歸咎於武俠作家們的畏於突破，也牽扯到社會時代的演變種種問題。）但就整個武俠源流來看，古龍的一系列小李飛刀的故事、歡樂英雄……等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特立的風格。金庸和古龍，都影響到後來的溫瑞安。三人

之中，溫瑞安無疑是用文學手法融入武俠而不失其風貌極成功的一個，武俠文學至此也才真正被肯定，武俠精神於此也才被認知發皇。從溫瑞安的今之俠者、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劍試天下、神州奇俠……等書，我們可以試圖為武俠『江湖寥落爾安歸』作個解答。

武俠，武俠，江湖寥落爾安歸？武俠的歸向，在此大略分為幾個子題來談：

在方向上：至少可以從兩個方向入手：一是歷史，一是現實。合一來說，就是從取之不竭的生活來找材料。金庸的大部分作品後面都有著一個動盪的歷史背景，如射鵰神鵰發生於宋元交接之時；溫瑞安的白衣方振眉、四大名捕……等也是藉著一個歷史場景來烘托出英雄俠義。現實，是武俠小說一個可喜的新礦藏；取材於現實的武俠，是溫瑞安在『今之俠者』的新嘗試與突破。但是在溫瑞安的新作『神州奇俠』裏，我們既驚且喜的發現了另一條武俠的新途徑。『神州奇俠』故事的發展是歷史的，但書中描繪的神州結義等人物情節却有現實的成分，也就是說利用歷史的場景演出現實的人、事和物。這樣的武俠文學無疑的在武俠精神之外，藉著武俠這個素材，作者可以溶入他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及對生命歷程的探討等等。這樣的武俠既不失其歷史性、故事性、乃至其趣味性，在精神上，文學哲學上也有一番提昇與研討。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武俠才是我們需要的武俠、需要的文學，我們需要這樣的武俠文學！

溫瑞安較古龍高明的一個地方是在精神境界上。初、中期的古龍著意在刻劃人性，這原本無

可厚非；一切人類文學與非文學的東西莫非根諸人性。但古龍在表現上導引到的人性不是有時和武俠精神愈脫愈遠，就是利用人性來造成一種懸宕詭異的氣氛與情節，也因此如今的古龍固限在自己設下的樊籠無法突破。反觀溫瑞安，不管形式上以歷史或現實或其他的層次來入武俠，其作品依保有一貫的武俠精神。這種精神，在神州奇俠中，蕭家能寧捨鎮派寶劍而先搶救岳夫人；它可以在躍馬烏江（神州奇俠第二部分）面對權力幫這股強大惡勢力時猶能有廓清天下之壯志，還要回首叫雲飛風起，可以在別人劍下生死俄頃之間尚心存大志，還可以爲別人著想；在『今之俠者』麵館老闆爲了拯救弱女而可捨生……這種精神的強調上，在金庸的作品裏也屢見不鮮，如其刻劃出的在家國破碎之際各階層的漢家兒郎表現出來的凜然大義等等。講到境界的問題，也不妨談談現代武俠的新境界：在武功上，一般武俠小說有所謂的『身劍合一』、『以氣馭劍』、『劍罡』……這些雖屢被誇張濫用，但其實起初還是在強調那種精神的力量。在古龍的圓月彎刀和多情劍客無情劍『小李飛刀』以下的比試，有所謂手中是劍、手中非劍，心中有劍、心中無劍一層層的境界；在金庸的『神鵰』裏有獨孤求敗的利劍、鈍劍、木劍、無劍；在溫瑞安神州奇俠裏有蕭東廣由掌上名劍一把古松殘闕到一把掃帚劍、心劍、心之所之無處無物不成劍；在劍試天下震懾天下的長笑七擊第七擊居然無中生有，……從這些境界，讀者往往可以從中領會到人生的哲理。基於這一點，武俠文學往往也如其他文學，一樣可以使人感悟、使人超越。

此外，在表現手法上，無論是描寫武功、人物、情感或其他，在處理上以生活為素材而訴諸文學的筆法，就往往成了一種藝術。像金庸幾場描寫武鬥文比的情形，金庸就利用了中國的書法藝術和古代易經九宮八卦河圖洛書的算學（見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如由養生主發明出一套武功（書劍恩仇錄），這裏頭都有許多令人深思之處。再如古龍『小李飛刀、例不虛發』（多情劍客無情劍），溫瑞安描寫的算盤，步法克敵（由衣方振眉、神州奇俠）等皆是隱含人生的哲理。在溫瑞安的『神州奇俠』中，作者在處理上作了很多新的嘗試，也溶入了很多的文學的手法。如描寫蕭夫人燒的幾道『平常』的菜肴：

『那空心菜炒得那麼嫩綠，水綠得就像在田裏雨後，蔥翠悅意得像充滿了生命，也不懂蕭夫人放下了什麼調味料，那青青空心菜的輕浮之意，却給這調味料恰好沈住了，加上一些鮮紅的辣椒片，就像蕭夫人日子正當少女時的孫慧珊，天之驕女的劍、飛入蕭西樓雄拔的古鞘裏。』

『至於一盤榨菜肉絲，竟是眉鬚手筆，大塊肉、長條榨菜，雖然鹹，但鹹得讓你愛吃，敢吃，不斷的吃，甚至要喝那汁，才發現菜是鹹的，而汁却是甜的！』

『那一碗清湯，是蓮藕、紅棗與牛肉，三種朱紅色的食物配在一起，連湯也是淡紅的，蓮藕如江南，就算是紅粧豔抹，到了江南，也要清新起來，這湯也是這樣。』

這樣的描繪，造成了很強的文學美感，使人不自禁食指大動。又如引入現代詩

「……只聽一陣稀疏的掌聲傳來，月色下一人壯聲而唱，兩人曼聲而和：

百年前，英雄繁馬的地方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

這兒我黯然地卸了鞍

歷史的鎖啊沒有鑰匙

我底行囊裏也沒有劍

要一個經綸的夢吧——

趁月色，我傳下了悲感的「將軍令」

自琴弦……

這歌聲悲壯中帶閒慢，歌詞自然中帶沈雄，唱完之後，又是一陣稀落的掌聲，月色下，走出

了三個錦衣公子……」

這一段引出鄭愁予『殘堡』的文字，又營造了一個多麼動人的氣氛。引入現代詩實在是個很大胆的嘗試，像在標題上引用了現代詩句：『我要到那兒去尋找我的兄弟』；這樣的以時代文學融入時代武俠，是一條嶄新而亟待開創的路，由這類的嘗試，武俠文學在這時代或將邁入新的階段。今日把武俠歸向到文學上來，乍視是對武俠發展的一種扼抑，其實不然。以文學為基準的武

俠，是一種質與量的要求：在質它需要更高的意境，更真的武俠精神，更合人情的情節，更嚴謹的寫作態度，更豐富優美的結構文字；在量它吸引更多的有志者爲它做更大的努力，產生更多量的武俠文學作品。武俠是永遠生活在民間的，甚至是生活在整個人世間的，武俠小說家今日必須有一大抱負，善爲利用武俠廣爲流傳的優點和生活歷史現實中取之不竭的素材，開拓出一個武俠文學的新局面，成一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有心人曷與乎來！

武俠，武俠，江湖寥落爾安歸？從古老的芬芳而來，就走向遙遠的清香去。武俠！且微一佇足，『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座中人物三傑

曲鳳還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名，酒爐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傑。休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裏重揩西望眼，唯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秋月。

——辛棄疾『念奴嬌』

宋朝是一頁讓人不忍翻開的歷史。『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斑斑血，紛紛淚，它記載的似乎永遠是偷安忍恥，姦邪無道，永遠是當頭壓下沉沉的命運，像罩著一張漫天蓋地的網，四面八方，無盡無涯，掙不脫也衝不破。在這面網下，不是沒有良將能臣，多少以氣節自

勵之士，滿懷忠懇，却鬱不得志；多少以功業自許之將，凌厲操切，却為當路所忌。偶然一線光明，劃破寂寥黑暗，帶來滿懷希望。眼見大功即將告成之際，却功敗垂成，功虧一簣了。

眼見宗澤與金人大小十三戰，每戰皆捷，而高宗只顧著趕緊南遷，其餘諸將也一意主和，不肯出兵，終於使一代良相憂憤而卒，臨終之時，還連呼過河者三。眼見李綱親自率兵，出封邱門，用神臂弓與金兵戰，使敵大敗而退。丞相李邦彥竟趕緊向金使謝罪：「此李綱私謀，非朝廷本意。」……眼見韓世忠水陸奏捷，劉錡屢創金兵，岳飛驅兵直搗黃龍。金人銳氣已沮，而宋士氣正昂，中原父老響應，眼見收復失土，指日可待，只要高宗肯下詔親征的話。而結果呢？結果是：劉錡領兵返回太平州，從此不出師；韓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岳飛以「莫須有」罪名，賜死大理寺。

宋朝就是這一頁讓人扼腕切齒的歷史。許多的「眼見」，換不回一張破碎的山河。他們在滿腔悲憤中唱出了慷慨激昂。忠義豪傑志士，忠憤鬱勃之氣，見之於行事，發之於詩詞。兼資文武，悲涼縱橫！

於是，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大哥率領著弟妹，在我們練武的天台，循中國的古禮，拜祭天地，香煙繚繞，紅紙上寫的是「神州最尊敬的寂寞英雄豪傑」。

是的，寂寞英雄豪傑。雖然到垂暮之時，不免「藥籠功名，酒憾身世」，但畢竟也曾在「醉

裏重措西望眼』，浩歌一曲，談一談『座中人物三傑』！

*

*

*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勁服快馬，衝入金營，在叛徒張安國和金將酈飲之際，大喝一聲，驚得金兵張惶失措。他神龍天矯地，將張安國挾持在馬上，奔回了臨安！

好個『錦櫓突騎渡江初！』他，就是南宋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其生時金人已佔歷城。二十三歲於耿京處掌書記。一生處戎馬間。歷任湖南、江西、浙江安撫使，進寶謨閣待制。

棄疾性豪爽，尚氣節。與朱熹友善，熹歿，時黨禁方嚴，棄疾獨爲文哭之。由此可見其性情與作風。

前述夜擒張安國之事，洪邁在稼軒記裏這樣動人地記述著：

『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鷁兔。束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概，儒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

雖然只是寥寥數筆，但也想像得出，靜悄悄的五十匹銜枚快馬，首尾相連，如何迅雷不及掩耳地，闖過敵人的防線，避過金人的追兵，晝夜不食。往臨安一路奔去，這是何等的勇概，何等快人心的豪情！

這使我想起，在金山的聚會，五百年後的一個朔風野大，海潮澎湃的夜裏，從晚上八點到凌晨三點半，我們也有一場『龍蛇戰役』，兵分二路，模擬攻守，一部分搶救俘虜，一部份攻奪軍旗，有人匍匐在草叢之中，和樹影夜色溶爲一體，有人蹲伏在墳場墓碑旁，窺伺敵人的動態，那時心中昇起的是一股莫名的衝動：如果面對的是故國的河山，我們拂曉登陸在福建的灘頭……想著想著，遊戲時突然有股茫然的悲壯：壯歲。旌旗。擁萬夫！浪不斷沖激、在海潮聲中，黑暗裏，我突然發現，我們和辛棄疾竟是如此的接近，接近得都聽得見他的脈搏和心跳！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轡，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短短一首『鷓鴣天』，却道盡了辛稼軒的傳奇、豪放和悲涼。縱觀其一生，辛棄疾不只是一個文人，更是一個武者，他不只做個『東馬銜枚，壯聲英概』的勇將，而且更做一個識見精微，高瞻遠矚的謀臣。守滁州、平茶寇，他不但能治軍，而且能理財，不但能攻，而且能守。他縱論當時的國防形勢，治亂之源，不但有坐而論的精闢見解，而且有起而行的將帥之才。尤其在湖南建立的那支『飛虎軍』，更是一支訓練精良的勁旅，預備北伐時用的——雖然終其一生，却英雄無用武之地！

也不知是幸或者不幸，畢竟最終，辛棄疾還是以詞名世，四庫提要云：『棄疾詞慷慨縱橫，

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屹今不廢。』爲何稱『變調』？因稼軒詞慷慨豪恣，已把詞的境界擴展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程度。他不是一個專事吟詠的騷人詞客，而是有雄才大略的豪傑之士，平生屢遭沮抑，不能盡展其才，心中抱鬱憤懣，才發而爲詞。讀來也分外豪邁悲壯。

但是，姜夔在辛棄疾傳的引言中說得好：『辛棄疾一生的抱負，我們可以用他在破陣子裏兩句話來說明：「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像這樣一位不可一世的英雄豪傑，區區詞人二字的頭銜，又豈是他所願意接受的！』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磅礴的氣概與源源的活水，需要的是對環境、對家國，甚至對民族命運的關懷與憂思，出自至誠的文化意識和使命感。就如大哥所說：『與其做文學裏一柄青銅的寶劍，不如做時代靜水中心的一顆石頭！』雕章琢句、無病呻吟，是我們不取的。唯有像辛棄疾這樣，有恢宏的志節，有堅毅的民族感，方能如鐵石相擊，如奔流遇阻，交迸出澎湃的光色和聲響來！

*

*

*

一個朝代的興亡，往往從文臣武將的命運上見出端倪。盛唐時謀士如雲，勇將如雨，唐太宗的知人善任，奠下了日後盛世的基礎。而反觀，『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

不恢復」，誠如乾隆的『御製武穆論』所言：「人皆曰由徽欽而至然，高宗實難縮其責焉。」高宗信用汪黃，貶黜李綱，不復以中原爲念，以至用人不察——其中影響最大，而誤國最深的，莫過於岳武穆的含冤而死！

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破金兵於河北，敗金兵於河南，扼金兵於江南，禦金兵於江北，又剿平南方盜匪，征討劉豫，與兀朮戰，則大破拐子馬於郾城，於臨潁，於潁昌，於朱仙鎮，可謂『功烈彪炳，軒揭天地』，比諸古今名將，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何況他的文武兼備，精忠無貳，又豈是一介勇將可比。『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爲秦檜所構，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雖有後人或譏其『愚忠』，殊不知，此等忠懇風烈，正是自以爲聰明才智高人一等的，所不能及其萬一之處！

一個民族的興衰，往往從它文學的強弱可以揣測，從讀書人的氣節操守可以得知。周公制禮作樂，無非是負風教之責，孔子以仁爲己任，孟子以義爲依歸，建立民族大義，夷夏大防，其影響是深遠的。而我們讀岳武穆的詩詞，更感覺到那充溢在字裏行間的忠孝奮發，一片血忱。『讀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然起，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我們尊他，敬他，就是因爲這份忠肝義胆，是中國人不可或缺的天性。在兵馬倥傯之際，偶作之書翰詩歌，披肝瀝胆，皆是至性所流露，並非尋章摘句之輩，所期望其項背的。

『遙望中原，荒煙外，許多城郭，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裏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吾安在？青鋒鏑；民安在？墳溝壑。歎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歸來，再續漢陽遊，騎黃鶴。』

歎江山如故，千村寥落！此情此景，每讀至此，總覺似曾相識，分外觸目驚心。只覺眼前浮動的是，幾年前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影片『中國』，斑駁的故都，落後的上海，帶著恐懼和驚疑的老百姓……我們愛他、慕他，因為我們有相同的民族感情，相似的歷史背景，更一樣的是，對那片土地的牽掛！『怒指天涯淚不收！』我們需要這樣的憤痛，不是麻木和漠然。

而今我們的政府絕非南宋時的政局可比。我們有比岳武穆更好的環境，更佳的機運，面對的是比金人更殘暴的敵人，難道；我們就沒有岳武穆當年『還我河山』的壯志豪情了嗎？

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

*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這是蘇東坡『念奴嬌』的上半闕。也是神州文集第三號的序詩。

東坡在文學上的輝煌成就，是無庸贅提的。他多方面的藝術造詣，文詩書畫無不工妙。尤其

對詞方面，更獨創新調！豪放、飄逸、不喜剪裁以就音律。後人評他：『詞至東坡，一洗綺羅繡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逸懷浩氣，超乎塵俗之外。』確是至論。

最重要的，却還是他爲文的態度：『平生無一語不可與人言』，那份磊落的胸懷風骨，自然發而爲詞章，透露出淋漓盡致的元氣來。他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物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又嘗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餘此者。』

有真性情乃有真文章，觀其文如見其人。直抒胸臆，雄深雅健，讀他的詩文，到而今還彷彿聽到他健朗、豪邁的笑聲。長遠的眼光，堅毅的自信，與從容的氣度，無論在他的政績上，還是處世的哲學上，都十足表現出一個中國讀書人的典範。

在大哥的『馬鳴風蕭蕭』一文中，這樣寫著：『愛之深而責之切，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看著牆上飛躍的馬，揣想我們的民族性應是激越的：有平白的不羈，有蘇髯的狂放，有辛棄疾的劍氣，有岳武穆的豪情……怎麼而今國人都是一份淡然的情感，冷靜而老成的處世態度呢？難道我們真的願意自己是生苔的石子嗎？我望著牆上的馬，風湧雲動的奔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我唸著，忍不住激動起來。』

我唸著，忍不住激動起來！神州文集爲什麼要出版？爲什麼要用『滿座衣冠似雪』（辛棄疾

詞）、『踏破賀蘭山缺』（岳武穆詞）。『一時多少豪傑』（蘇東坡詞），作爲書名？這理由都盡在其中了。神州文集的出版，並不是爲了湊湊熱鬧，躋身書林，更不是在坊間再增加一本普通的文學書籍。之所以爲『神州』文集，自然要有它的特色和精神——要以『光復神州』爲職志，徒務詞章，委靡不振的文風，是我們所揚棄的。稚嫩或者成熟，寂寞或者熱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清清楚楚的知道，有多少過往的英雄豪傑，作爲我們的鼓舞和目標，隨著年齡的滋長和環境的考驗，不要讓事物價值和卑瑣氣氛封閉了理想，磨蝕了青春，就算有一天，會讓『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但還是值得欣喜、慶幸的，因爲，我們畢竟把握了『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的歲月！

去了天涯的白衣

周清嘯

——釋溫瑞安的二首短詩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一個白衣少年揮別了雙親、兄長，他自十三歲辦起已有六年歷史的詩社和社員，以及他成長了十九年的土地，毅然踏上旅途，從異鄉千里迢迢回到國內來。這個白衣少年，就是當代年輕作者中以詩、散文、小說、評論、武俠小說飲譽文壇、倍受讚賞的，也是國內外唯一能同時從事各文類創作，並起而行地領導一羣年輕人共同為復興中華文化努力的，『神州詩社』社長溫瑞安。

溫瑞安在文學上給人的印象是，照銀正雄寫他的短文『奇男子』（刊在幼獅文藝二九四期，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出版）的說法：『大抵他的詩磅礴、散文雄偉，而小說尤見奇詭。』單就溫瑞安的詩來說，國內讀者讀到溫瑞安的詩作絕大部份是超過百行的長詩，而他的詩給人最深刻的印

象是文氣很足，氣魄很大，天地萬物盡在他恢宏的胸襟中，就算他寫婉約柔逸的詩，如『山河錄十首』之二的『江南』，也是柔中見剛，纖細中見出偉大。凡讀過溫瑞安第一本詩集『將軍令』的，都可看出溫瑞安在現代詩的突破——以戲劇、小說、音樂和繪畫的技巧來嘗試寫長詩，把傳統和現代都寫入他的詩，達成『古典與現代的交融』。『將軍令』收有長詩共十一首，其中第六輯『圖騰』的四首詩都超過兩百行以上，而第四輯『短詩行』則有短詩共六首，最短的只有六行（大悲十九首中有四行短詩）。從這裏可看出，溫瑞安也有短詩，他的詩長可動輒數百行，短可只有六行，真可謂『收放自如』了。短詩最著重精練凝蓄，把瞬間的意念捕捉下來，因此寫短詩要寫得好也很不容易，多餘的一個字或不重要的意象，往往破壞了整首詩，溫瑞安從事長詩創作，因為他不甘自囿於短詩中。現在我們正處身於大時代中，五千年的文化和現時國家的苦難，在在撞激着每個心靈，文學是時代的心聲，詩是文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二十三行的短詩不太可能把這大時代表現得淋漓盡至，當然需要長詩來補其不足了。對一個具有大氣大概胸襟氣度皆偉闊的詩作者來說，長詩必然是他的另一道創作途徑，這也就是李白不甘自限於五言七言詩而已的原因了。中國的長詩本不多，現代詩人長詩創作的更是少，難道白話文不適宜寫長詩？還是現代人已沒有才能和胸襟來寫出成功的長詩？溫瑞安的作品，就是最好的答案。但溫瑞安並不顧此失彼，短詩也是他創作生命重要的一環，它的凝練精謹正可補長詩散漫和敘事太多的缺點，而且人生有不少

題材較適宜短詩去表現，溫瑞安不會忽略了這些。大凡一個大家，應該是面面俱到，大至整個宇宙，小從一粒沙子，都可成爲他的作品。

本篇只專注在討論溫瑞安的短詩。他的短詩不少，每隔一段時期都有新風格出現，筆者限於學識和才能之不足，只能自『將軍令』中選出三首短詩來探討。這三首詩是他一九七三年十月從異鄉回到國內來，初初嚐到天涯兩地的別離滋味時所寫的，充足表現了他那時蕭索茫然的心境。溫瑞安寫感情的詩很多，但寫出了那般蕭索淒惻的只有在這段時候，因此這三首詩是一個系統的，迥然成另一種新風格。

第一首：自序

我折斷了我底弦

我帶走了我底歌

曾對你笑得年輕及莊嚴的雲

正飄揚在隱隱的青山

悄然裏有多少未訴說的情感

一揚袖，白衣去了天涯

這首『自序』是七三年十月中旬的作品。那時溫瑞安正準備離馬來台追求他的理想。回祖國來獻身於正統文化的大洪流中是溫瑞安自小便開始奮鬥的志願，從七歲畫起武俠連環圖，十三歲辦起『綠洲社』，把海外的中華文化底一縷香火傳遞下去，十七歲時把僅有二十幾人的『綠洲社』擴充成擁有一百多位社員十大分社散駐各地的『天狼星詩社』，正值風雲際會之時，他爲了學業和展現更大的抱負而要回到祖國來。溫瑞安平日和社員們素以兄弟相稱，視詩社爲家，現在却因爲一個理想而要跟他的詩社、父母和兄弟們分開了，究竟走不走的問題在他內心掙扎着，在感情上他是應該留的，在理智上卻是應該走，最後他選擇理智上的，『自序』便是他扶擇了走，寫這次別離的第一首詩。這首詩好就好在寫別離而全篇無一別或離字，別離之情卻自然流露且不氾濫，詩中含蓄着深情卻不失洒脱之意，文字淺顯仍具有深度。『自序』的結構可分爲三節，則第一二行一節，三四行及五六行各成一節，但這三節不能分段，因每節所構成詩的力量不夠，顯得單薄，再者分了段，節奏變緩慢了，一頓一頓的，會破壞詩中那份離情。

我折斷了我底弦

我帶走了我底歌

首行的動詞『折』字含有有意爲之的意思在，本來弦是彈斷而不可能折斷的，但彈斷沒有折斷來得有力，彈斷弦是忽然的沒有意識的，着重在弦字上，折則是有力的動作，『我』把弦折斷

是因為有意要弦斷的，着重在『我』字上，緊接第二行的動詞是『帶走』，明顯地把別離點出來了。歌和弦是相配的，折斷了弦自然也帶走了歌，歌有歡樂的也有悲傷的，把歡樂和悲傷都帶走了，把弦折斷，那股沉痛便流露出來。把兩行合起來看，讀者可想像到『我』的別離並非乍然來到的，而是下了決心把弦折斷把歌帶走的離去。詩中的兩個『了』字是必要的，它具有『已折斷弦』和『已帶走歌』的意思；在聲調上『了』字存在使節奏緩慢下來，配合『底』字，『底』音比『的』音要來得低沉，恰好契合別離沉傷的情緒。『折斷弦』和『帶走歌』這兩個動作是因為別離產生的，節奏自然該緩慢而沉。

曾對你笑得年輕及莊嚴的雲

正飄揚在隱隱的青山

第三四行詩是一節，作者用『擬人手法』把雲形容成『笑得年輕及莊嚴』，雲是主意象，象徵着離去的『我』，雲是飄浮的，不會在一個地方逗留很久。『曾』字表示已經是過去。第三行暗示出雲和你曾經相處過，有着很好的感情，才能『對你笑得年輕及莊嚴』，第四行的『正』字再強調出雲和你已分手了，上承『曾』字。『飄揚』含有飛的感覺，『隱隱的青山』象徵一個遙遠（因為隱隱，看不真切）及永恆的地方（青山，有萬年長青之意，也有永遠存在一定地方的喻意）。兩行合起來可解釋為曾想和你相處，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我卻如雲一般飄離了，正在一個

離你很遙遠而永恆的地方。

愴然裏有多少未訴說的情感

一揚袖，白衣去了天涯

『愴然』兩字用得真好，非但道出了別離的各箇滋味，分別而有愴然，而發覺『有多少未訴說的情感』，這情感也是說不出道不盡的深，點出了第四行的『飄揚』也帶有悽楚的成份。『一揚袖』暗示着迅速的，匆匆的，也帶有幾分洒脫。白衣是詩中第二個主意家，在溫瑞安的诗裏常常出現白衣這意象，白衣是崇高、純潔的，不沾一點人間煙火，所以白衣一揚袖，就去了天涯。白衣和雲相呼應，天涯和隱隱的青山相呼應，『天涯』把空間拉得極大，表示這次別離不是短時間的，揚袖這動作，有拂走一切的味道，徐志摩的『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溫瑞安有同樣的洒脫，却多了一樣『愴然』的深情。

第二首：天問

一隻水鳥自金黃的稻穗叢中驚起

漫天昏灰，沒有空隙

客機夾着雷聲沒入雲裏，遠方

古老的建築物依然聳峙着

背後是毀塌的垣牆

杜鵑溢血，滴花成碎

花斑斑的向淒風求微弱的掙扎

我把手交給風

風交給我一片茫然

我把目投向天

天交給我一目淒然

這是十月廿三日的作品，溫瑞安已回到國內，心緒還存有濃濃的離愁，因此心境是蕭索寂寥的。這首詩即是他當時心境的寫照。題目取名為『天問』，就有了茫然的感覺，而天是不會給答案的，給他的只是『一目淒然』！這是一首『情景交融』的詩，情因景生，景因情而變化。心情愉快時所看到的景都是美好的，淒風苦雨的景也會產生蒼寂淒楚的情，兩者是相互影響的。詩中的『我』因昏灰的景而生起愁緒，但他內心本已有了蕭索沉寂在，所看到的景也因情的影響而蕭索昏灰了。

前面七行在寫景，情因景生。第一句寫一隻水鳥自稻田中驚起飛走，稻穗叢中是水鳥棲息的

地方，却因一個驚而離開。第二行『漫天昏灰，沒有空隙』轉寫天空，眼光本來是落在驚起的鳥上，鳥飛向天空，自然也看到了天，視線擴展得最大，相對的看天的人便渺小了。天佈滿灰沉沉的雲霧，從這裏我們因天色昏灰想到可能是黃昏，在暮色蒼蒼裏一隻水鳥自稻田中驚飛走，便顯得相當寂寥。第三行的『客機』和『水鳥』相對。同樣飛在天空，鳥是帶有感情，客機是機械，而且客機是載着人去遠方的，所以它沒入雲裏再也看不到。從水鳥的驚起到客機沒入雲裏，使人聯想到別離。第三行的『遠方』，可解爲客機飛向遠方，看客機的『我』身在遠方，也可啣接第四行『古老的建築物依然聳峙着』，那古老的建築物在遠方，依然聳峙着，『古老』和『依然聳峙着』給人一種力量，雖然經過許多年代建築物仍然不倒塌，緊接着下一行『背後是毀塌的垣牆』，馬上寫出了古老建築物的蒼桑，垣牆已毀塌了，建築物還能聳峙多久呢？畢竟在時間之流裏一切都要成了流逝的過去，不能永久存在的。『我』看眼中，自然也有蒼桑的感覺。『杜鵑溢血，滴花成碎／花斑斑的向海風求微弱的掙扎』，這兩句是情已投注在景上，作者因前面的景產生愁緒，加上他內心已存在別離後的蕭索，因此看到的杜鵑花也是哀愁的溢血了，花在風中搖擺着變成『求微弱的掙扎』，這也正是作者內心的掙扎，却像花在風中掙扎那麼脆弱而無力。後四行是『我』的心境表明，『我把手交給風』，表示『我』的無奈，要在風中抓住什麼，却是『風交給我一片茫然』，就像花在風中掙扎一樣的無助。『我把目投向天』，聯合了題目『天問』

，我在風中抓不到什麼，那麼問天吧，天却是『天交給我一目淒然』，『茫然』和『淒然』充份把作者那股蒼涼惆悵寫盡了。

『天問』一詩除了情景交融外，最重要是由一個動作『我把目投向天』來貫串的。『我』看見水鳥飛起而望向天，天空昏灰，恰好客機沒入雲裏，因而把心中的愁情索引出來，升起茫然和淒然的感覺。

第三首：『絕路』

船向南航，機往北飛

趕屍者冒險於炙陽下行走

騎馬趕科場的人，行到半途

才驚覺騎的不是馬，是驢

猛拔劍，才知道劍並不殺人

連劍鞘也是一把彩色的虛無

灰燼紛紛碎裂於利斧

不打酒，只品茗茶，連炊煙都冷卻了

燈也熄了，風衣在旋風中靜止

千辛萬苦到達那所在

驀然發現

那正是來時的路

『絕路』在十月廿四日寫成，作者的心境却有了一個轉折，不再像『天問』有股蕭索和茫然。此詩着重在『頓悟』。『自序』的別離是爲了要尋理想去遙遠的地方，『天問』是到達那地方却因離愁的纏困感情沖激而陷入茫然的愁緒，『絕路』却是對追求理想而別離朋友家人有了頓悟。讀這三首詩，『絕路』使筆者想到感情和理智並不能二分法的。像溫瑞安扶擇了理智，却還是受到感情很大的影響。

『船向南航，機往北飛』一句就襯出一個浩大的空間兩端。『趕屍者冒險於炎陽下行走』一句，『趕屍』是中國古代把客死異鄉的屍體運回故鄉的一種行業，趕屍者是在夜晚才趕屍的，現在却『冒險於炎陽下行走』，違反了常情。『騎馬趕科場的人，行到半途／才驚覺騎的不是馬，是驢／猛拔劍，才知道劍並不殺人／連劍鞘也是一把彩色的虛無』這四句也是違反了常情，却因此頓悟。『騎馬趕科場的人』有他的目的他的理想，而趕科場在半途才驚然發現騎的是自己一直以爲是馬的驢，這實在是一大嘲弄，下兩句蘊含着悲劇的成份，劍殺不了人，連劍鞘也是一把彩

色的虛無，可說是理想的幻滅。劍鞘是藏劍的，却是『彩色的虛無』，完全不是趕科場的人（作者本身）認為的那一回事，真是最大的反諷了。第七行『灰燼紛紛碎裂於利斧』也是不合常理的，灰燼本是容易粉碎的，却要用利斧來碎裂它，這灰燼的碎裂也就有它的悲劇意味，加強了理想幻滅如灰燼（碎裂於利斧）的撼震力量。『不打酒，只品茗茶，連炊煙都冷卻了／燈也熄了，風衣在旋風中靜止』，暗喻着作者在理想幻滅後的心境。茶比酒的味道淡，有淡然處之的意思。『連炊煙都冷卻了／燈也熄了』，炊煙冷卻了，表示火已熄滅了，自有一股冷涼升起，燈熄後便是全然的黑暗，在這裏我們能深深體會到作者當時的心境。『風衣在旋風中靜止』也是不合常態的，在旋風中風衣應該飄揚得激烈，却是靜止的，可見其不尋常。這句和『燈也熄了』同列一行，更能點出理想幻滅後那種心情。

千辛萬苦到達了那所在

驀然發現

那正是來時的路

這三句是全詩的主題，也是詩中最感人的頓悟，這驀然發現跟前面的驚覺相呼應，也使前面四個不合常理的都合理起來。在『千辛萬苦』的過程後，却回到來時的路，已進入了『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仍是山』的第三重境界，這最後的頓悟使『絕路』一詩有更深的意義。

宜用鄉音讀鄉愁

吳勁風

不管是『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或是『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從詩經『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到余光中的『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已是數千年。詩的鄉愁仍然未減。這裏試舉紀絃在四十三年的一首一片槐樹葉來看詩的鄉愁。未論之前先看這首詩：

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
最珍奇，最可寶貴的一片，

而又是使人傷心，最使人流淚的一片：
薄薄的，乾的，淺灰黃色的槐樹葉。

*

*

*

忘了是在江南，江北，

是在那一個城市，那一個園子裏撿來的了，

被夾在一冊古老的詩集，

多年來，竟沒有些微的損壞。

* * *

蟬翼般輕輕滑落的槐樹葉，

細看時，還沾著些故國的泥土哪。

故國啊，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讓我再回到你懷抱裏

去享受一個世界上最愉快的

飄著淡淡的槐花香的季節？……

詩一開頭作者便直接了當的告訴我們，他有一片全世界最美，最珍奇，最寶貴，會使他傷心甚至流淚的薄薄的，乾的，淺灰黃色的槐樹葉。當然我們都知道不見得作者那片槐樹葉就是世界上最最美最珍貴的槐樹葉，但是在欣賞這首詩時很容易溶進作者的說法而忘了這些。第一段作者點出他對於這片槐樹葉的感情；也僅是作者對槐樹葉的珍貴感情而已。作者沒說出槐樹葉裏所代表

的是愛情或其他感情。只是告訴我們有這一片槐樹葉存在。在第二段作者寫出槐樹葉的來歷。雖然他忘了是在江南、江北或那一個園子裏撿來的，但是至少他不是在北京、紐約、倫敦撿到的。同時他也用江南江北來說出他心中想說的對整個中國的懷念才是他最重視的懷念；而他也是把對見不著故國的感情轉而投注在這片槐樹葉上。接著他說：

被夾在一冊古老的詩集裏，
多年來，竟沒有些微損壞。

『古老的詩集』給人的印象就是感懷已往，作者用這樣一個蒼桑歷盡的槐樹葉來對比同樣象徵年代久遠的古中國的『古老的詩集』，這就像電影技巧中從特寫鏡頭到近景再從近景退到中景再從中景拉到遠景。整個中國就像片片薄薄的，乾的，淺灰黃色的槐樹葉。最美最珍奇最可寶貴而也是最使人傷心、最使人流淚的一片土地。詩是美，詞珍奇，論語、楚辭是可寶貴的。這些構成作者的中國。作者又說『多年來，竟沒有些微損壞。』這句若照字面上來講，當然是作者驚喜於這片槐樹葉的保存竟然多年而無損壞。但也可能是作者的暗喻。他自己多年來一直未忘對故國的感情，一旦在多年後仍懷有這麼濃烈的感情他自己察覺也要嚇一跳。緊接著他寫『蟬翼般輕輕滑落的槐樹葉』上一句是自喻感情，這句則是自喻從生活了數十年的故土到另一片國土，就像葉子滑落於地。樹是棲遲最久而土地是他向來陌生的另一母親。也就是作者逃離大陸到了台灣的比喻。下

面就銜接『細看時，還沾著些故國的泥土哪。』這句詩明顯的是作者懷想舊事。作者懷國並不只是懷鄉，在前面已隱約提到。到了這裏已是作者該變，不變無以為繼的時候了。先以伏潛的暗喻發展前段詩。到了這裏呼之欲出作者乾脆堂而皇之的呼喊著故國問『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讓我再回到你的懷抱裏／去享受一個世界最愉快的／飄著淡淡的槐花香的季節？……』。

整首詩到此已是結束。未完的是作者的『廣義鄉愁』繼續在心中蕩漾，或多或少。

綜論全詩並非一流之作。但在民國四十三年有這樣的詩，在當時也算上數了。整首詩敗筆在於開頭無力，承接又不夠緊湊，明喻沒有強調，暗喻又不夠含蓄，自然語句、神意、節奏就非常不足，而使得可能成爲一首上上之作的一首詩僅成淡淡而已，殊爲可惜。

解開鄙視的結

銀正雄

——評曹禺在『日出』中的困境

『日出』是曹禺的第二本劇作，出版於民國廿五年，當時他才是個廿六歲的青年。書甫出版和戲一公演，立即轟動全國，然而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日出』書後的跋裏，明顯的看出曹禺的痛苦、茫然和作爲藝術工作者的他徘徊於改革社會的問題上是如何的自我掙扎。

但是，我們也同時在這篇跋裏，知道曹禺爲了這部劇本，喫了多麼大的苦頭。他爲了寫『日出』中的第三幕，在嚴冬裏跑去請教貧民區的乞丐，結果是受盡『多少磨折傷害，以致於侮辱』，差點瞎了一隻眼睛，還被許多人嘲笑辱罵，然而曹禺無不一一忍受，爲的是求得書中的語言能更真實。老實說，這種敬業精神比起現在我們某些劇作家，其差別真是不可以千里計，這也足以說明曹禺的戲劇語言，爲何總是屢讀屢震撼人心之故。

在這篇跋裏，曹禺還夫子自道：

『「日出」寫成了，然而太陽並沒有能夠露出全面。我描摹的祇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陽光的人們始終藏在背景後，沒有顯明地走到面前。我寫出了希望，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我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但也祇是暗示著。』

這一段話很重要，因為是解開『日出』一書演義的鑰匙。

細觀全書，在戲劇演出的內容時間上，也就是故事皆發生在晚上五點鐘以後到早上五點鐘以前，戲裏的所有角色正如在第二幕，旅館茶房王福升回答方達生一語點破的：

福（按，指王福升）

反正就是那麼一回子事，有老陽兒又怎麼樣，白天還是照樣得睡覺，到晚上才活動起來。白天死睡，晚上才騰騰地跑，我們是小鬼，我們用不著太陽。

像做茶房的王福升都自承是個『小鬼』，過氣的交際花陳白露就是個可憐鬼，而潘月亭是銀行經理，金八操縱股票就成了剝削鬼，至於胡四則是色鬼，反正無一不是見不得陽光的鬼魅。這些人只合活在黑暗中，所以到了落幕時，除了方達生外，沒有一個好下場，即連陳白露本人也以安眠藥來結束她不幸的一生。曹禺在描繪他們時是無情的撻伐多於憐憫，戲末陳白露的遺言，作者藉她的口也這樣冷酷的寫道：『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讀後，令人倒抽一口冷氣，覺得這批人真是毫無希望的被打入煉獄裏。

在整齣戲中，除了第三幕外，其餘三幕皆是圍繞在女主角身邊，所有這些社會名流莫不來打她的秋風，而故事也以她為定點成螺旋式的打轉。然而只有越陷越深，結果是一道淪亡。曹禺在跋裏自道寫出一個『興奮的希望』『偉大的未來』，老實說，我看不出來，真要有，也只有那麼一點之管可陳的影子，在討論完劇情後，我會提出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此處且先擱開。

在這齣戲裏，一共有四幕，前兩幕和後兩幕截然劃開，這是就時間而言，第一、二幕發生在某日早上五點和晚上五點，第三幕則是發生在一星期後的晚上十一時半，而第四幕則是在第三幕的翌日晨四時許，所有的情節全部發生在日出以前。故事中的主角在白天中幹什麼，讀者無從得知，作者也不關心，作者只是要我們明白，某些社會名流究竟在晚上幹些什麼狗屁倒灶的事，而他藉著抽樣的兩個晚上赤裸裸的把他們刻劃出來。

陳白露，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事實上這部劇本中也只有她一個主角，其他都是走馬燈式的陪襯人物，而她也書中唯一獲得曹禺稍稍付以同情的人物。

陳白露是個鄉下人，從故鄉到上海打天下，靠著女人天生的本錢，她成了名交際花，但她所獲得却都是浮面的虛榮，男人晚上到她那裏去，只是要一時歡樂和刺激，一到了白天就全都絕裾而去。當然，對這樣的生活，陳白露到最後只有覺得疲乏、厭煩却又離不開這樣的生活。因為她在旅館中的一切開支，都需要像潘月亭這樣的買大頭來替她支付。而潘月亭自然求的是她肉體上

的慰藉，底下的結果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到。

陳白露並非不明瞭這個情形，然而她是身不由主的，她就像一個賭徒，明知再賭下去就會傾家蕩產，但却又抱著翻本的希望，結果只有越賭越輸。作者在戲一開始，就用大段精彩的白描（這是曹禺戲劇最傑出的特色）來描繪她這種飲鴆止渴的性格：

……一種嘲諷的笑總掛在嘴角。神色不時地露出倦怠和厭惡；……。她愛生活，她也厭惡生活。生活對於她是一串習慣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實的感情的慰藉。……生活是鐵一般的真實，有它自來的殘忍！……當然她並不甘心這樣生活下去，她很驕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等待，等待著有一天幸運會來叩她的門，她能意外地得一筆財富，使她能獨立地生活著。然而也許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門聲突然在深夜響了，她走去打開門，發現那來客，是那穿著黑衣服的，不做一聲地走進來。她也會毫無留戀地和他同去，爲著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畢竟總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會放開人的。

是這樣麻醉自己而又無可奈何的性格，造成了陳白露的隨波逐流。因此儘管她青梅竹馬的好友方達生遠從故鄉來找她，希望能帶她回去時，她予以拒絕了。當然，陳白露不是不知道方達生的好意，然而兩個人活在不同的世界裏，自然不可能結合在一起。方達生的世界是平面的、不知險惡世事的，而陳白露却不同，所以當陳白露在第一幕裏反過來要求方達生留下時，方達生衝口

就是一句話：

達：不，用不著，這裏的人都是鬼。我不用看。……

這真是一語中的！連陳白露也一道罵進去了，但陳白露還稍具人性，曉得保護被賣到娼戶的小女孩小東西，像其他人如潘月亭、金八簡直就更不是東西了。然而，陳白露力量畢竟有限，她也只是個自身難保的可憐鬼。事實上，她居住的旅館，就她們這羣人而言，活脫脫的就是一座地獄。她只能在裏面備受折磨，想逃也逃不了，以致於死，何況她不想逃，更只有死路一條。所以當書後，方達生企圖回來再挽救她時，她已吞安眠藥自殺了。在整齣戲中，作者對她的態度是同情有之，鄙視有之。而這已是曹禺對她的寬容，因為在書中其他的角色，曹禺所採用無不是嘲諷和鄙視的攻擊態度。

潘月亭是供養陳白露的銀行經理，實際上他是一個剝削者也是被剝削者，他一輩子都在錢財中打滾，專門騙別人的錢，沒想到倒頭來還是給金八操縱的股票騙了。這個人腦滿腸肥的醜惡嘴臉，曹禺對他的刻劃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他是純粹的欺善怕惡，當陳白露要他幫助小東西時，爲了討陳白露的好，他答應了，可是他一知道小東西是金八所看上的人時，他退縮了，我們且看底下的對白：

露：可是月亭，你當然知道這個小東西是金八看上的。

潘：金八。甚麼？（手拿回來）

露：她把金八得罪了。

潘：甚麼，這是金八看上的人？

露：福升沒有告訴你？

潘：沒有，沒有，你看你，險點做個錯事。

露：怎麼，月亭，你改主意了？

潘：白露，你不知道，金八這個傢伙不大講面子，這個傢伙不大講面子，這個東西有點太霸道。

潘月亭的表現可以說是十足的懦夫，然而作者藝術技巧的高明也就在這裏，儘管戲中每個人物都像走馬燈似的跑來跑去，但是他們的性格不但鮮明而且貫穿全劇。在第二幕裏，潘月亭的祕書李石清（勒索鬼）抓住潘經理在銀行裏買空賣空的把柄，狠狠敲他一大筆時，潘月亭只有答應讓他幹裏理。但到了第四幕，股票誤傳漲價，潘月亭以爲自己的銀行保住了，便毫不客氣的炒了李石清這個背叛他的部下的魷魚，手段不可謂不狠毒。潘月亭給我們的印象，儘管他是白領階級，但由作者無情筆下，我們認清這位經理，實在是小人，他的破產是活該，根本不值得同情。

而李石清也是一個小人，他的迫害書記費省三恐怕是中國戲劇史上最恐怖的場景之一。在第

二幕裏，黃省三被裁員，他跑去請李石清幫忙，結果李石清反而給他上了一課偷錢的哲學，還逼他去自殺，搞得黃省三在第三幕裏家破人亡，連本人都因此而瘋狂，我們且看他如何對待黃省三吧：

李：（憤慨地）怎麼你連偷的膽量都沒有，那你叫我怎麼辦？你既沒有好親戚，又沒有好朋友，又沒有了不得的本領。好啦，叫你要飯，你要顧臉，你不肯做；叫你拉洋車，你沒有氣力，你不能做；叫你偷，你又膽小，你不敢做。你滿肚子的天地良心，仁義道德，你只想憑著老實安份，養活你的妻兒老小，可是你連自己一個老婆都養不住，你簡直是個大廢物，你還配養一大堆孩子！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不是替你這樣的人預備的。（指窗外）你看見窗戶外面那所高樓麼？那是新華百貨公司，十三層高樓我看你走這一條路是最穩當的。

黃：（不明白）怎麼走，李先生？

李：（走到黃面前）怎麼走？（魔鬼地獠笑著）我告訴你，你一層一層地爬上去，到了頂高的一層，你可以邁過欄杆，站在邊上。你只再向空、向外多走一步，那時候你也許有點心跳，但是你只要過一秒鐘，就一秒鐘，你就再也不可憐了，你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這個場景我們見到的李石清簡直就是個冷酷的殺人魔鬼，而黃省三也果真大受刺激，殺子自殺不成轉為瘋狂，李石清可謂雙手沾滿凶血。然而，作者也沒放過他，他的結果也是跟黃省三一樣，他的兒子病死在醫院，而本人也失了業，重蹈黃省三的老路。

從這裏，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對他痛恨的人物，總是要加以正義的誅殺，在『原野』裏焦大媽集罪惡於一身，結果錯殺自己的孫子，本人也慘死在原野裏，而在『日出』中，潘經理破產、李石清失子，無一不是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之報應。這給我們的感覺似乎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殺人者，人恆殺之』，曹禺在基本上仍不脫傳統上善惡自報的道德觀念。這也是曹禺這部劇本在內涵上的缺陷，由於他太憎惡這批戴著人皮的禽獸，似乎是非要他們家破人亡才開心，無形中把戲劇的整個張力破壞無遺，善良者（也是無力抵抗的可憐蟲）如小東西、黃省三被迫害得愈慘，愈能顯示出這批上流人物的狠毒，所以他們的報應也應該加倍的慘，才能大快人心，我們覺得惋惜的是，曹禺錯了，因為他只知道鄙視和嘲諷，只一味追求戲劇上的報復力量，把整個舞台的潛在暴力充斥無遺，見不到一絲悲憫，反而降低了整齣戲的效果。

除了以上討論的三個人物，另外還有顧八奶奶、張喬治（洋鬼子）、胡四（色鬼），他們在戲裏的地位，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莎翁戲劇的小丑，不同於莎翁的是，曹禺把他們這些小丑本身當作社會現象極盡嘲弄之能事。我們也很容易就知道，曹禺在寫這齣戲時，態度是激動的，並未能

保持冷靜的心態，因此使得他這部劇本在公演上雖然成功，但是在劇本上卻徹底的失敗了，尤其在這本劇本上所反映的思想，如今看來是偏執而又幼稚的。

當然，不可否認，曹禺在語言的運用、高潮的掌握仍是傑出異常，即使是以上引用的情節，那些對白放到今天也少有劇作家能比得上，何況他在寫這劇本時才是個廿六歲左右的青年小伙子，這種成就我們不能不佩服。

但是曹禺所犯的缺點也不能不使我們警惕，在跋裏曹禺曾自述他寫出一個『興奮的希望』『偉大的未來』，然而審視全劇我們只能找到兩處有這麼點希望的影子，在第二幕一開頭和第四幕結尾時，曹禺藉著工人打地基唱出他們（也是曹禺）的不滿和希望，這歌詞分別是：

『老陽西落，砸的好心焦，不賣點命，誰也不饒。』

『日出啊東來呀，滿天（地）大紅（來吧）……。』

而唱出最後一節歌詞時，正是陳白露吞藥自殺時，象徵著黑暗的結束，光明的啓現。可是，這兩點象徵在整齣劇情來說，非常薄弱而且毫無必要，而方達生卻因為工人的歌聲而興奮得要跟金八那羣惡人拚，更顯得荒謬。也由此，我們可知，作者雖然有意安排方達生作為救贖人物，但由於自己舉棋不定，遂使得這個人物皮相而單薄。作者雖然藉他在拯救小東西時，貫穿第三幕，但第三幕刻意描繪的妓女戶卻與全劇毫不相干，反而只是多餘之筆，不可不謂是結構上的一大

疏漏。所以，歸根究底，我們不明白，曹禺要給我們的『希望』和『未來』是什麼。

實際上，曹禺當年才廿六歲，正是血氣方剛之時，他看見上海的種種不平現象，卻不知如何解決，因為這牽涉到的教育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不是當時的曹禺所能理解的，他只能憤慨的把他所見所察憤慨而激動的、毫無保留的表現在『日出』裏，當然他在劇本中對潘月亭、李石清這幫人所作的正義的誅殺也是基於此一心態。

也因此，曹禺在跋裏自承：『哪裏是太陽呢？』他只知道這些不好的現象以後都是會改革的，但卻不知由那些人來作怎樣的改革。我要聲明一點的是，曹禺在此時並未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要不然他在跋裏所寫的就是自欺欺人之談，而且他在『日出』裏所暗示的也就不會那麼薄弱了。當然，工人的歌聲很容易被誤解成是階級的怒吼，我想，曹禺很可能沒有這個意思，他用意只是在『表示未來仍有希望』這麼一點單薄的意思罷了。

然而，我們也由此聯想到藝術工作者的本分問題，究竟身為作家，是該反映現實還是進一步呼籲的改革現實呢？從曹禺的劇本『日出』，我以為兩者，一是不及一是太過，反而成了鐘擺式的極端。作家，不錯，是比常人多了一分敏感心，但也僅限於此，社會種種現象畢竟只是浮面的，如果不能冷靜的觀察、客觀的調查，主動的深入，便不能挖掘到現象的本質，則他在創作時必然由於情緒的影響而有所偏執，這也是目前在台灣我們有許多作家所犯的毛病，而我們所討論的

曹禺也正是如此，這部劇本無論從結構、從情節、從人物均不如他的『雷雨』和『原野』好，在這部劇本中勉強只能算得上是一部文勝於質的作品，而之所以這樣，乃是曹禺犯了一個藝術工作者最不可有的毛病——鄙視的情緒。



神州編後



神州編後

天地君親師：乃人間的至情至性。我們用這五個字，作為這一期神州文集第三號『一時多少豪傑』的五個要目，以天的浩瀚無邊為小說創作，以地的平實博大為散文部份，詩以君為貴，讀者函件以為至親，文章論評作為師尊。習武人皆知單刀亦分『天地君親師』五位，刀背為天，刀口為地，柄中為君，護手為親，柄後為師。五位中以『天地』為主，但一個真正精嫺的刀法名家，固然將天地二位使得出神入化，亦可將『君親師』發揮得淋漓盡致。人常謂神州社乃『磨刀』的所在，一柄快利的好刀，是要做有志的事的。這裏的刀，是指『文人的筆乃橫掃千軍的筆，武人的刀乃立地成佛的刀』，亦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刀』，『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的『刀』。使刀如此，寫文章亦如此。這磨刀是有其特殊意義，正如書生蘸墨一般

，可以有聞雞起舞的鴻鵠之志。爲了要敬重天地，要愛君親師，神州社更以文爲旌旗，報道大時代以好志氣！

本集收輯的小說、論評稿件，多爲神州社內第廿六至第廿七期振眉詩牆之競寫得獎作品，當然外稿亦十分歡迎。『滑稽新傳』是用一種較輕鬆的筆調來描述神州社中的笑傲江湖，不只是鐵臉無情的面對生活。散文部分則特別側重『神州人』作品。這裏『神州人』乃泛指神州詩社的同仁或友朋。特意這樣做的原因是：購買文集者多爲『有心人』，他們因知神州詩社而買書，許多人都致信或提問有關神州社進一步的訊息與近況，神州散文的輯錄有助於這一方面的詮釋與瞭解，標立神州社旨與意態是必須的，但作爲一小集團的相互吹捧却是我們所厭惡的。

溫瑞安識于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四日

一時多少豪傑

陳劍誰等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

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神州集刊連絡處：

台北市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電話：九三四四四七五

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傑豪少多時一

著等誰劍陳・號三第集文州神

社文州神・際之嘯長天仰・劍直舉・旗起揚
輕年・的國中們(她)他著昂激又們友朋年青的
跡痕的血心冊一這出推重隆度再您爲・氣志的
作傑心精是都論評或・歌詩・文散・說小論無

